

责任编辑：张一芳
封面设计：冯魁



玉环古文选

政协玉环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玉环古文选

政协玉环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玉环奇石异景
佳话典故
引人入胜
流连忘返
流连忘返
流连忘返

政协玉环县第七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南 锐

副主任：黄立轩(兼) 钟光伟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亚兵 方贵川

李伯俊 金爱花

夏霜芝

特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张 瑾 张一芳

汪云霄 徐君义

黄开标 黄银玲

责任编辑：张一芳

校 对：林楚香

玉环古文选

(玉环文史资料第24辑)

政协玉环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

凡 例

1. 本集汇编玉环历代文献文案。凡涉及玉环的人事风物记述文章,均在选编之列。
2. 收集年限,止于清末。
3. 本集所收,体裁不拘,形式不拘,题材不限。
4. 编排以时为序,按发端先后,不分文体。清代以后按题材所属,以类为聚,纵而贯之。
5. 本集所收以史籍、志书、专著(含合辑)、别集为据,酌情收编文牍及谱志所载,一般不标明出处。
6. 作者生平随作品首次出现作简扼介绍,力求客观平实;不详或无考者从略。
7. 尊重作品内容及蕴涵的各自解读,不对词义、引典等作诠释。有表达立场观点者,乃作者所持,时势所依,读者自辩,引用时务请慎重。
8. 对文中涉及地名和处位,酌情括注今属、今名。

编 者

2010年10月

目 录

凡 例 (1)

宋 代

竹冈戴氏宗谱序 朱 熹(3)

元 代

重建灵山寿圣寺记 陈 高(9)

刘元芳休休室铭 陈 高(12)

送刘仲彬序 陈 高(13)

山中白云诗序 陈 高(15)

送徐天常人京序 陈 高(16)

梅湾小隐记 陈 高(17)

明 代

举人张甫墓志铭 谢 铎(21)

张甫墓志碑阴记 朱 谏(23)

谏南巡疏 陈 璋(25)

- 八老亭记略 陈 璋(28)
 谕祭刑部侍郎陈璋文 朱厚燠(29)

清 代

○展 复○

- 奏为查复浙洋玉环山情形 李 卫(33)
 条议玉环事宜 (37)
 台州府太平县为查复浙洋等事 (43)
 依议始置玉环厅 (47)

○政 详○

司政

- 温州府为晓谕招徕事 (57)

科则

- 查出隐漏 改征本邑 (59)

涂税

- 征收渔税科则 (62)

- 详请稽查网龙 (64)

盐课

- 详禁私煎改设官灶 (68)

- 查议灶丁 (69)

水利

- 天开河道事 (73)

- 新筑楚门南塘说 (75)

○绩 记○

- 玉环厅额尔荆泰公德政碑记 董文贤(78)
 金香谷司马德政颂 李树苑(80)
 玉环同知杨君丹山墓表 林则徐(82)
 玉环厅徐公治绩记 王震之(86)

○宪 碑○

- 铍墩渡禁革碑记 宋如林(88)
 坎门钩舫吞妈祖宫前严禁对进出船只乱收费奉宪勒碑
 吴□□(90)
 陈屿横坑村观音堂遵例报陞垦地晓逾碑 张 洵(92)
 陈屿岭头村观音堂路廊轿夫恃强勒价奉宪严示碑
 余□□(93)
 陈屿岭头村观音堂路廊私设烟馆恶乞强诈示谕碑
 徐□□(94)

○志 序○

- 《特开玉环厅志》序 张坦熊(95)
 《玉环厅志》序 张沅卿(98)
 《玉环厅志》序 温忠翰(99)
 重修《玉环厅志》序 杜冠英(101)
 重修《玉环厅志》序 胥寿荣(103)

重修《玉环厅志》序 吕鸿焘(104)

○训 教○

惠及桑梓额跋 庆 廉(105)

义学劝捐文 康兆晋(106)

补与鲍石芝台书 林 芳(107)

笞林芷生芳书 鲍 台(108)

刘氏读书笃行之堂序 徐树楠(110)

送玉环厅朱勿轩序 王 邻(111)

刻吴自肃作文家法序 黄秉哲(113)

○艺 文○

天开河赋 张坦熊(115)

玉环城记 张坦熊(117)

玉环新建关庙记 张坦熊(118)

玉环新建城隍庙记 张坦熊(119)

环山胜境记 张坦熊(120)

环山胜景记 张 云(122)

武昌西山苏黄祠记 王 邻(124)

题温州府海防营汛图 郭钟岳(126)

○逸 事○

书张朗湖廉访逸事 袁 枚(129)

屠成荣传 吕锡时(135)

刘则言传赞 林 芳(137)

驱虎记 王 琯(139)

○寿 节○

叶节母冯孺人传 林 芳(140)

刘母陈孺人六十寿序 黄体芳(142)

潘节母传 陈 燧(144)

戴节母坊表赞 王 邻(145)

纪李烈妇事 张英凤(146)

宋 代



竹冈戴氏宗谱序

朱熹

《周礼》大司徒教民之目曰，孝、友、睦、姻、任、恤，而家政居其三，孝、友、睦是也。孝者善事祖父母，友者爱育弟昆，睦者和于宗族，三者实民彝之大者也。圣人立民生之本至矣。

凡人之父母，身之所自出也；昆弟，气之所自同也。宗族，高曾之蔓延，又吾身之所同出也。无宗族则无昆弟，无昆弟则无祖父母，无祖父母则无吾身，无吾身则天地之元机于是乎息矣。是故教之以孝，孝则不遗其亲；教之以友，友则不遗昆弟；教之以睦，睦则不遗宗族。父母昆弟宗族不遗，故明王皞皞之风油然而生，国家刑措之化翕然可致也。然则尽乎祖父母昆弟宗族之道，莫若先明其源，上之溯吾祖宗之自出，下而延吾宗族之枝派，傍而合祖宗之同气，然后孝友睦之政勃然而行于家矣。是故先王之世，立官以掌其族，作谱牒以系世次，盖所以明源委之来也。

兹竹冈晦斋戴先生讳明^①者，余忝气同道合，每咨商时政之暇，相与穷经释义，绸缪忘归，于戊申仲春之望，要予于官舍，卒以家谱示予曰：先生为我序。予曰：以先生之道，穷则为孔孟，达则为伊周，且出身仕进，官极人臣，君子进用，吾道将行，有所冀望于先生者大矣。矧先生戴礼之系，诗书源流，忠良作述，同时南塘子姓，嘯歌唱和，金石交奏者不知凡几，致君泽民，声施宇内者又不知凡几，余昔守永宁时详之甚悉。先生闻望特隆，海内之士望风而下拜者又久之。然予夙忝见知，爰序孝友睦之道弁诸简末，愿后世共守

此三者之道焉可矣。

【作者简介】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别号紫阳先生、沧洲病叟。南宋南剑州尤溪(今福建三明)人。南宋诗人、哲学家。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初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任满请求为祠官,潜心理学研究,四处讲学,宣扬“太极”即“天理”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程(指程颢、程颐)朱学派的创始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淳熙五年(1178),经宰相史浩推荐,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县)知军。八年三月至八月,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任间募集钱粮赈济灾民,拟调直秘阁,以捐赈者未得奖赏不就职。宰相王淮以浙东大荒,改荐朱熹为浙东常平提举。后官至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9)理宗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主要著述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及门人辑《朱子大全》、《朱子语录》等。

朱熹与戴明交谊深厚,气同道合,常相与穷经释义,咨商时政,绸缪忘归。戴明邀朱熹于官舍,为宗谱作序,时在淳熙十五年(1188)仲春。

注①:戴明字见远,号晦斋,南宋玉环乡竹冈西岙人。淳

熙乙未(1175)进士,除翰林检讨,丁酉(1177)出知福建福宁府事,有善政。己亥(1179)陈俊熙荐升四川提刑。辛丑(1181)调太常寺少卿。乙巳(1185)升工部侍郎,转户部侍郎。

戴明以立朝孤介,刚直不阿,不随流俗而闻名于朝都十数年,曾摈斥阉门舍人姜特立招权预政、骄横纵恣。时特立内结固甚,未得志,寻卒于官,直声震京师。朱熹称“先生闻望特隆,海内之士,望风而下拜者久之。”绍熙二年(1191),朝廷追封戴明为户部尚书、太子少师,谥忠肃。其子戴铨承父荫,官江西建昌同知。后人有戴廷坚,官道州录事参军,至宋,有戴元赞山东长山县知县,戴元质,除河南彰德府、迪功郎。

戴明还开创玉环教化先风,时办于竹岗寨东门的皆山书院,为玉环第一个书院。



元 代

元 代



重建灵山寿圣寺记

陈 高

温之乐清东南为巨海，有山曰玉环，在巨海中，岛屿紫纒，袤亘八九十里。山隈多平地，居其隈者凡数千家。有佛寺宫八所，而灵山寿圣寺为之冠。其寺背负大峰，若展屏障，左右之峰隆起翼两旁，对峙翔伏而回抱其前。处乎内者，视不见外，自外望之，隐莫知中有寺也，故地之胜为最。

寺始建于唐咸通间。初桑门爽公者芟屏菑翳，结茅居崦西，日课《妙法莲华经》，朝夕鸣钟磬，声殷岩谷。里人异焉，迹声所殷地，创兰若迎爽居之。闻于朝，朝廷以爽能宣布灵山会上大乘之典，故锡今额。其徒曰诚公、曰竟公，堤海为田，众由是乃聚。而处业用世，嗣以甲乙传次主之。更唐及宋，以迄于今，或盛或微，若巨公之匡复，真公之振发，皆有功于寺者也。至治壬戌毁于灾，金碧之区悉化灰烬。僧一濂、惠宜咨询其众曰：“事不为无成，成不成在为之力与不力耳。吾属勉夫力之所至，而相继以复旧规，奚患无成哉。”金以为然。而善来者，遂以营构为己任，铄累其衣钵之资，得千七百余缗，倡立佛殿及严像设，又鬻地佰五十亩有奇，为寺之经用。至顺庚午，一濂成三门两庑。元统癸酉，惠宜、善来成大殿。演法之堂及观音大士殿，则一淮成于至正乙未。藏经之室，则可兴成于至正庚子。而多宝法藏，乃甲辰岁明释所成也。若智康、一沂、德昌、寿贤、惠超，或赞之资，或翊之力，以竟厥事。钟楼、僧庐、庖漏众屋次第完美。室庭雄敞，葺宇绵联，丹腹炫耀，辉映林壑，旧规复还而

加壮丽。听镛昏鼓，法音梵呗，寒暑勿替，隐若大方殊胜丛林。

呜呼！近年以来，像教陵夷，加以南北用兵，江东西、浙、闽招提巨刹隳十九，兴者百无一二焉，而兹寺乃能恢廓坠绪，非独其寺之斗绝幽复，尘垒所隔，盖亦有人以维持之也。向非得人以相承继，孰能兢惕负荷而究心以图永久哉！虽然，得人以兴，不得人以废，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后之继今者，顾前人经画之艰勤，益思增广而弘大之，则庶乎愈久愈盛。而凡其徒之逸居于是、安食于是，亦勤修梵行，究竟夫灭寂无生之学，以毋忝尔大雄氏之教乎！明释请记颠末以正来者，故为之书。寺僧思宁、来奉、正宗、惠然、永亨、祖璘、文琛、如岳皆将以次嗣主是寺，尚得绍续厥志云。

【作者简介】

陈高（1315~1367）字子上。浙江平阳咸通里（今苍南项桥乡）人。元代著名诗人。元至正十四年（1354）进士，留任国史馆，以母老拒绝，改授庆元路（宁波）录事，次年抵任所，处理公务明察、敏捷，然州郡相继陷落，以“度时不可为”辄自免去，居家躬耕。

十八年五月，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左丞，罗陈高为幕僚，陈隐匿不出；命为慈溪县尹，不就。次年，方明善（方国珍侄）占领温州，与平阳知外州周嗣德互斗，为免累百姓，曾出面平息。二十三年冬，周嗣德兵败，归附朱元璋。陈高不愿再陷政治旋涡，闻吴行省照磨孙安追索，将妻孥托付挚友谢泰来，弃家涉海外游，次年正月到乐清南塘，二月到玉环，客居灵山寺数年。二十七年（1367）北上山东，至怀庆（今河南沁阳），向扩廓帖木儿（河南王，太傅中书右丞相）陈述安危大计，八月病逝于客舍，四方名士哭葬者众。

陈高诗文雅洁，颇为流辈推重。明洪武初，苏伯衡访其遗集编定《子上存稿》十五卷，后经八世孙重编为《不系舟渔集》十五卷、

附录一卷，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撰玉环诗文，多见于《文渊阁四库全书·不系舟渔集》，有《重建灵山寿圣寺记》、《刘元芳休休室铭》、《送刘仲彬序》、《山中白云诗文序》和《题刘元芳只如是斋》等，是研究元代玉环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



刘元芳休休室铭

陈 高

温乐清之玉环山有刘元芳氏，年且五十，属家事于其子，谢绝世纷，于居宅旁构屋三间，而辟东西为燕居之所，乃名其东曰休休室，来徵予铭。予问其休休之说，元芳曰：“人之生也寓形宇宙，视光景之迅迈，犹驹遇隙耳，而举世营营役役，未至于死则未有休息之期。既贵矣而益思丰其禄位，崇其班资，是贵者不知休也。既富矣而复思蓄其货贝，广其田宅，是富者不知休也。贱不能安分而致慕乎贵，乃汲汲于形势之途，则贱者不能休矣。贫不能受命而欲求其富，乃逐逐于刀锥之末，则贫者不能休矣。是故自少而长，长而老，老而死，而莫有休者焉。吾观古之达者，避名遗荣，土金芥玉，淡泊以自持，逍遥乎无为，中心诚有慕焉。吾故休息于兹，以终乎暮齿。或有以世事相及者，应之以休休而已。”于戏，元芳之志亦足尚也哉！又爱其言有可以警乎世者，故为之铭曰：

宵貌堪舆，有生蠢蠢，百岁驹隙，倏然而尽。情荡欲肆，心役于形。徇物展转，形亦靡宁。攘攘熙熙，蝇营狗苟，自稚及耄，晨趋夕走。贵富贱贫，鲜不有求，既知止足，未耄而休。斯休曰休，有刘芳氏，旷焉达观，邈矣高趾。于利勿计，于爵弗縻，珠璧沙石，轩冕涂泥。庄周我师，向平我友，盘桓一室，于世奚取。寒螿蛰穴，宵禽息巢，休休无营，永逸弗劳。

送刘仲彬序

陈 高

往岁予在四明，乐清刘仲彬^①自乡中来，以善数学，能推人生年月日时，多中，上官有据权势者，方骄肆得意甚，仲彬布数，为言“不避去，将败。”未几，果败，人咸神之，予始知仲彬精于术也。

后数年，予归永嘉，仲彬亦自杭回会于真华玄馆。仲彬为予言，幸为当道者推举，授官东归，予且知仲彬之有所遇也。今年秋，予来城中，寓松台僧舍，一日卧病，招吴元龙诊脉，忽有着道士衣冠者，翼如而来，迳入予室中，揖予而坐，予初不识其何人，怪而问之，则曰吾固弃俗而为黄冠者矣。始吾以术动公卿，谓富贵可立，致仕来吴越之间七年，经涉世故，亦尝濒于死，今吾观世之荣名利达，犹春花秋月耳。吾母已老，奉之隐居，因作养真道院于玉环山凤林奥中之梅屿，将以终吾身焉。孔子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吾之所赋於造物者，既有定份，吾已知之矣，吾与世界果何求哉？

予闻其言，始而甚骇之，卒而深喜之，而又知仲彬之异於人也。今夫奔走乎要津，请谒乎权门，大可以获爵位，小亦不失润屋而肥身，举一世莫不皆然也，而且相习以为常。其不能然者，则众虽笈之而谓之迂。仲彬乃独背驰於当世，不顾人之笈己，而甘为迂焉，岂不可骇矣？虽然予乃一世之所共笈，以为至迂者，仲彬之出处虽不与予同，而为世之所笈，以为迂则与予同。此予深喜，仲彬不置也。

予闻玉环在海中，昔之方士以为海中有三神山，仙者居之，不

知果有三神山与否？若玉环者，岂即其地也耶？方悲世俗之迫陋，愿轻举而远游。他日子或访仲彬於海屿之上，而要安期羨门以与之接，则亦将从子而终老矣！因叙而赠之。

注①：刘仲彬 元时乐清人，善数学，作养真道院于玉环山凤林岙中之梅屿。



山中白云诗序

陈 高

天下之物，凡可以适意娱情者，苟非其所有，则必将尽心力以求，求而且不能必得；苟得矣，又虑夫攘窃之患重固扃钥，惟恐其有窥而伺之者。而人方且因而肆为争夺，使之不得以有其有，是则物之可爱可玩者，适足以累夫人耳。若夫不劳心而得，不用力而有得之，而人不誉有之，而人不争。此山中白云所以为可贵也。

然世之人鲜有知爱之者，惟方外清幽之士时有取焉浮屠宗。旨南居玉环之灵山，遗尘垢，绝世纷，金璧珠玑之宝，锦绮鬪翠之华，象齿犀角琛贝外国之珍，乃世之所爱所玩者，举不足以易其性情，汨其心意，而独偏所居，室曰山中白云，其好尚可谓异矣。且夫云之为物，其来无方，其去无迹，舒卷自如，变化靡常，或隐而藏，或散而雨，千态万状，若有若无，可玩焉，而不可执，可望焉，而不可即。旨南閒居是室，结跏而坐，由禅定起，观白云往来於山谷中，漠漠乎与身同虚，湛湛乎与世同寂，浩浩乎与之俱游于鸿蒙之上，悠然独得其趣，而岂世俗之所能知哉。旨南既以自乐，又求能诗者歌咏之，且微言於予，故为之序引，使知旨南者，观于是诗而有以见其志之所在；其不知者，亦可因是诗而得其为人矣。

送徐天常人京序

陈高

同郡士徐天常将之京，求予言以自壮。

予语之曰：子亦尝闻钓之说乎？世有慕得鱼而业於钓者，其始也，曲针以为钓，断蚓以为饵，投竿洲渚之中，而魴鲫编鱖，曰充乎庖厨矣。既而闻有钓於江湖者，其所得之鱼，乃有大於此焉。於是乎以锥鬣为钓，以鲮鱗为饵，投竿於江湖之上，而鲭鲈鳊鲤，日满乎舟车矣。既而又闻有钓於溟渤者，其所得之鱼，复有大於此焉，於是乎悬数尺之钩，用全辖之饵，投竿於万顷之波，而垂纶於千丈之流，掣吞舟之巨鳞，引横山之修髻，然后知夫昔日之钓，其所得者，微矣！

今予以儒试，吏於郡，自漕府以至於省府，非钓於洲渚，而得魴鲫编鱖者乎？由是而从事帅府，举贰大邑，非钓於江湖而得鲭鲈鳊鲤者乎？今兹之入京师，也大官高爵可掇而取之，吾见子之钓於溟渤，而巨鳞修髻恶乎可逃子之钓饵哉？子往矣，吾且拭目而望子之得鱼而返矣。然予亦烟波之钓徒也，泛不系之扁舟，垂无饵钩，钓於寂寞之滨，而求希有之鱼於兹有年矣，未始有得也，子之京师而问焉，有能持竿从吾而钓者，吾斯与之友矣！

梅湾小隐记

陈高

梅湾在乐清县治之东三十里，其地旁际大海，山环海岸，若屏障，然世俗谓水之支流而汇者，为湾。昔为居是者，植梅其处，故以命名，梅今无存者，而名则因其旧云。梅湾之上，凡山水可游览者，曰镇屿，曰明山，曰龙门山。镇屿正当海口，捍潮汐之冲，或汹汹作声，则久晴必雨，旁居人以占候常验。山脊有龙井，井畔小穴视不见底，投之石，良久乃有声铿然。龙井之北有立石，高可三丈许广，如之石纹理若窗櫺状，俗呼名石櫺。空明山上有萧相国祠，莫知其所从始。水有赤水，一名白龙港，中有白龙，天阴雨，则见长老，相传云昔有妇人不夫而孕，破胁产龙，子龙奔入海，所经为溃，数回顾其母，故水势多曲折。有松濂泉，泉甘冽，以煮茗甚佳，至正甲辰之岁，予友赵新彦名来卜居焉，僦屋数间，日洒扫，具图画琴书，畜小僮一人，令其拾薪汲水，彦名隐处其中教授子弟，暇，徜徉泉石间以自娱，取景之佳者，俾诗人歌咏之。好事者以彦名故，率多来游，由是梅湾之名，遂传士大夫间矣。

自有天地以来，不知几千百年，居者盖非一姓，而景物之胜，今始昭彰，岂地之显晦固有其时耶？抑亦待人而然耶？彦名尚志节问学，才器出祈於人远，甚沉冥善藏，怀珍待用，其所谓隐者，岂真长往而不返哉？予以乡邑沦陷，义不受污，弃家出逃，来从彦名，居数日，尽得梅湾小隐之趣，盖非避世而离，俗者初来，易以语此也，彦名求予记之，遂为记。

明 代



举人张甫墓志铭

谢铎

成化庚子十六年冬十月十有三日，乡贡进士张君尚美^①卒于京。其卒也，仅一妾持五岁孤在旁。越明年辛丑夏四月，其族孙克用以乙榜拜河南归德州学政，乃获扶其柩归葬。克用始以从事来京，君教之业举子，二年遂克有成。克用方领顺天乡荐而君卒，至是官便，归其丧，固克用所以报君，亦天实使之也。君讳甫，字尚美，祖肃献，妣陈氏；父峙，妣孔氏、张氏。世居温之乐清峰林里。地邻于台，台之所分太邑，割以隶之，今为太平人。以谱牒藏于家，莫识其世系，第闻其祖父而上，则皆有潜德。君生秀敏，治举子业，补郡庠弟子员，成化四年戊子领浙江乡荐，会试礼部者四，每中一榜辄辞，卒業太学。戊戌冬将治任归省，适其父以书来，戒勿归，俾即京邸广交博见闻。君承命留焉。盖克苦奋励，将必成其父之志。不幸遭弱疾，遂不起焉。呜呼！可哀也。距其生，得年四十有□，配□氏，子男四：衡、鉴、通、纪；女二：淑英、淑训。

君平淡温厚、和气盎然，及叩其中，则有确乎不可夺者在。贤者皆爱而敬之，乐与为友。其文词典贍，駸駸乎古作者，不逐时好。虽屡不偶，恒自咎，未尝归怨于主司。某初识君于京，读其文，考其行，皆可为矜式，遣吾子丕学焉。虽童蒙亦知亲师乐业，盖得之君者然也。吾方幸吾子之得师，而遽失之，余父子之所深悼者也。君之友平阳进士陈宣，尝书君之行与状，克用持以请余铭，余遂不辞。葬以成化十七年辛丑十二月二十日，原曰牛湾。铭曰：识君兮

京师,重君兮行与辞,悼君兮儿失其师。

【作者简介】



谢铎 字鸣治 太平人 弘治十年卒 年六十九 葬于分酒亭

谢铎(1435~1510)字鸣治。明朝太平县桃溪(今温岭市大溪镇)人,一作黄岩人。明藏书家、文学家。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次年授编修。成化三年(1467),谢铎参加编修《英宗实录》,后升侍讲。弘治三年(1490)提升为南京国子祭酒。次年辞官回乡,家居十年,先后有数十人举荐。明孝宗命吏部遣人员至其家,起用为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祭酒。72岁告老还乡。谢铎

博通经史,文学造诣极深。死后赠“礼部尚书”,谥文肃。

谢铎家富藏书。成化四年(1468年),其父建“贞则堂”,他又于“贞则堂”之东建藏书阁为“朝阳阁”。十六年(1480年)父病故,他辞官悼丧,遂以中秘图书以及四方所购置于阁中。又多方鸠集,藏书达数万卷。著有《桃溪集》、《伊洛渊源续录》、《尊乡录》等。编有《朝阳阁书目》(已佚)。

注①:张甫字尚美,明代玉环乡桐林人。成化四年(1468)戊子科举人。淹贯经术,文词典贍,未仕而卒。

张甫墓志碑阴记

朱 谏

谏髫时随先君在瓯城,识先生于旅舍。时瑶岙、峰林俱属乐清邑,先生为乡党好甚笃。谏时颇知读书,承先生累试,称许焉。先君乃托学正公某以谏缔姻于先生,先生首肯焉,期以春闱回日纳聘。既而先生竟卒于京邸。克用以柩归葬于牛湾,时成化辛丑冬也。越十年谏始授室,得拜墓所。又数年谏始登宏治丙辰进士,嗣后奔走南北。每念先生与先君好,而谏执子婿礼,封茔草莱勿及剪伐,用以愧怍者久之。谏与先生令爱俱不觉鬓发已星星矣。今者,谏之子女成行,而先生之遗孤四人,在者止二人耳。幸而孙子多有岐嶷者。俯仰畴昔,为之痛心。恐先生之文章声誉泯于无闻,乃取阁老木斋谢先生往日所作志铭,勒之于墓,俾子孙世世有所考征焉。谏长男监生守宣董石事毕,谓谏当书诸碑阴,谨书如左。呜呼!灵其有知,尚鉴斯石。

【作者简介】

朱 谏(1462~1541)字君佐,自号蕩南,世居乐清瑶岙。谏少颖悟,及长,从永嘉朱墨雁先生学,后居雁荡和西山书院修学。弘治八年(1495)秋乡试中举,九年春为丙辰科进士。历任歙县、丰城县令、武定知州、南京兵部武选司郎中、赣州知州、吉安知府,升任分守庐陵道。六十岁辞官,授中宪大夫。为张甫婿。

朱谏饱学,负吏治之才,所至有惠政。博通经史百家,平生学

问于诗致力尤深，尤推重李白，著有《李诗选注》十三卷、《李诗辨讹》二卷。有诗500余首由外孙女婿永嘉王叔杲（曾任福建布政司使右参政）编为《荡南集》。并著有《学庸图说》、《宋史辨疑》二书和《重修蒲岐海塘记》等多篇。



諫南巡疏

陈璋

臣闻《虞书》言“五载天子一巡狩”，《周书》言“六年王乃时巡”，孟轲氏亦曰“天子适诸侯，曰巡狩”。盖古法然哉。皇祖知时巡之典犹井田封建之不可复也，于是设御史以代之，考官方之贪廉，稽时政之得失，归命天子，百职寅恭而趋，九重垂拱而理，皇祖之制，诚百世不易之法也。然《书》又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则知人主一念之敬肆，即中外向背之机矣。是以夏后太康盘游无度，卒召后羿之祸。《五子之歌》可为永鉴。陛下膺图乘篆，庶事惟康，百僚怀德，诚千载一时也。乃前年八月，驾出居庸关游猎，臣民无不惊骇，犹以偶然逸豫，不妨万几。九月又幸大同矣。上天仁爱，冰雹示儆，而北骑乘机深入，是时天变于上，民乱于下，殆哉岌岌矣。戊寅正月郊祀甫毕，即出关游幸。二月二日太皇太后崩，陛下尚在外也。今日榆林回銮，臣民私相庆慰，又复降旨南巡。臣知陛下身宗社所倚，虽下此诏，未必实行。然纶綍一宣，远近震动。窃谓车驾一发，扈从不止千骑，仆御役夫不止万人。经临地方，驻驿处所，玉帛珍羞之物所费不止数万。诸郡邑非能神运鬼输也，势必括之民间，追呼四出，鸡犬为惊。供办稍稽，鞭箠痛下。孟氏所谓“饥者勿食，劳者勿息”，殆其余事耳。又不独此也，朝廷生一事，民间必多百弊。陛下驾出都门，则江浙之民先困矣；陛下驾至金陵，则闽广之民先疲矣。明知乘輿未必至此，有司借以科派，胥徒借以干没，官济其贪，吏行其诈。值承平之日犹且不可，况当流贼刘六、赵风

子、邢老虎等攻劫之余，井里邱墟，村落煨烬，自畿内、山东、河南、汉阳、江南、岭表之地，处处焦土，处处危机。幸赖九庙神灵，群凶歼灭。然物力凋竭，元气痿惫，正宜曲意抚绥，尚恐惊魂未定，岂得以非事之勤，滋黎民之惧也哉。臣犹未深言之也，昔秦皇灭六国，却匈奴，威震遐荒，而博

浪沙中未免副车之击。虽陛下一举一动，百神呵护，决无他虞，而人心难厌，恩意未孚，舟车辇毂之下，保无包藏祸心者乎？方今群不逞之徒，睥睨神器，伺朝端为喜戚者，每不在远。兼以胡虏窃发，郊圻之内遍遭蹂躏，河间、登莱皆游骑出没之所。兴言及此，大可寒心。今陛下为一旦之乐而忘百年之忧，非臣所敢知也。虽然，臣窃有进焉。汉诸葛亮之告其君曰：“亲贤人远小人，前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人，后汉所以倾颓也。”宋儒之言曰：“人主接学士大夫之时多，近宦官宫妾之时少，则可以涵养君德。”臣区区之诚，伏愿陛下法前圣之宏规，守本朝之成德，日与贤人君子讲论治道，则德以养而明，志以学而定，身体以优游而坚固，必无非几之贡，荒亡之行矣。语有之：“不作无益害有益。”今前星未耀，储位久虚，尤宜培养圣躬，为国本计，奚暇驰神于游观之乐，疲精于危险之地也哉！

【作者简介】

陈璋(1470~1541) 字宗猷，号省斋。祖籍玉环乡竹冈，出生于乐清县城南郭士大夫门第。陈钝曾孙。韶年丧父，犹能自强，18岁补县学，26岁乡试中举，36岁为弘治十八年春(1505)，为乙丑科进士。五月，孝宗驾崩，不得谒选。武宗即位，时刘瑾专权，矫旨令陈璋致仕，同年劝其向刘进礼，陈璋称“官以贿成，吾不为也！”并将刘瑾卖官受贿公之于众，遭锦衣卫笞杖，不官而回。正德五年(1510)，刘瑾坐谋逆罪被凌迟，陈璋应诏授刑部河南道清吏



司主事，升员外郎，进郎中。乃研求法意，至忘寝食，律有疑难，亲为注解，遂以法家名。十一年(1516)升贵州司员外郎，进福建司郎中。奉敕审录八闽大案，平狱不下百余人。十四年，事竣还京，适武宗在弄臣江彬摆下又欲南巡，陈璋上《谏南巡疏》书，言词切直，不避忌讳，矛头直指武宗和江彬，被罚跪午门外五天，又延杖五十，伏枕养伤五月

始能匍匐强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命绝豹房。四月，世宗朱厚熜嗣立继位，磔江彬于市曹，昭谕“恤录正德中言事罪废诸臣”。受夺俸待罪的陈璋再被起用，授三品俸按察云南。嘉靖四年(1525)调任山西太仆卿。六年再度还京，升大理寺少卿，至大理寺正卿，以刚正执法声赫朝堂，遭新贵嫉恨。遂以老病求挂冠，未允。十一年升刑部左侍郎，十三年以病息政。随身行篋惟书籍诗稿。

著有《比部招议》和《恤刑录》，晚年辑成《石扉山翁稿》、《彩衣后堂集》等别集。

八老亭记略

陈 璋

乐邑附城皆山，其最著者萧台也。相传为王子晋吹箫处。山畔有泉，王子常沐箫焉，因以名是泉。赵君生长于斯，自号箫泉居士。殆晚年弥高而德弥劭，为邑大老。一时乐与数晨夕者，同姓者三，异姓者四，皆黄发秀眉，台背儿齿。记曰“大老无朋”，殆不然矣。爰筑亭于其间，名曰八老。



谕祭刑部侍郎陈璋文

朱厚熄

维嘉靖年月日，皇帝遣官谕祭于故刑部侍郎陈璋曰：惟尔性资鲠直，才识优长。早掇贤科，忤时养晦。旋当召用，驰誉郎曹。抗疏南巡，朝阳鸣凤。臬司首擢，边土用宁。仆正继迁，塞渊锦队。晋陟廷尉，天下称平。既多孚输，恳求退位。金推简在，起佐邦刑。历事三朝，践扬中外。明允克济，廉介自持。息老林泉，乡里表率。清风远迈，宜享永年。忽闻讣音，良用伤悼。古之名臣，今也遗爱。爰念往劳，特赐以祭。为营兆域，用昭恤恩。尔灵有知，尚其歆服。

(明世宗遣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参议高 耕宣)

【作者简介】

朱厚熄(1506~1566) 明代世宗皇帝，宪宗庶孙，兴献王朱祐杭嫡子，武宗朱厚照堂弟。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武宗死，时在湖广安陆府年仅15岁的朱厚熄忙赴京继位，次年改年号为嘉靖。即位之初，集中皇权，革除先朝蠹政，打击旧朝臣和皇族、勋戚势力，朝政为之一新。但不久与杨廷和等朝臣在议兴献王尊号的问题上发生礼议之争，同时日渐腐朽，迷信方士，滥用民力大事营建。二十一年更移居西苑(今北京北海、中南海)，一心修玄，不问朝政，首辅严嵩专国20年，吞没军饷，吏治败坏，边事废弛，倭寇频繁侵扰东南沿海地区，

造成极大破坏。长城北，蒙古鞑靼不断寇边。南倭北虏始终是当朝莫大祸患。户部主事海瑞上《治安疏》，世宗怒，下瑞诏狱。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十四日卒于乾清宫，葬北京昌平永陵。谥“钦天履道英毅圣神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



清代



○展 复○

奏为查复浙洋玉环山情形

李 卫

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理两浙盐务加四级纪录六次臣李卫,奏为查复浙洋玉环山情形,敬陈末议,恭请圣训遵行事:

窃臣李卫前因台州府属太平县及温州府属乐清县之间,海滨不远之处,有一玉环山,地方辽阔,自从前迁界,弃置海外,无籍游民多潜其中,私垦田亩,刮土煎盐,及网船渔人搭寮住居,渐次混杂,久必不宁。虽经禁逐,仍恐朝驱暮回,致酿后患,即有拨兵游巡,亦恐通同容隐。会委大员查勘,如果设兵增戍,可以防御,开垦地土,足供经费,另行奏闻,否则公商派拨兵船常川巡查等情,先经奏明在案。兹据温处道王敛福、镇海营参将吕瑞麟勘覆画图前来。臣等细查玉环虽孤悬海面,然由彼而之内地,各有港口。西则由乌洋进蒲岐所,可至乐清县地方;西南则亦由乌洋直过黄华关,进盘石口,可至温州府;惟西北则由楚门横渡水面,仅里许即登

岸，逾岭直至太平县地方，岸路六十里可到县城；其东南有黄、坎二门，出此则为外洋矣。盖此山周围约计七百余里，其中有洋岙、瑶岙、三峡潭、渔岙、塘洋墩等处，皆宽平如砥，约田三万余亩，乃现在成田即可耕种者。若聚族开垦，尚可扩充五六万亩，总计垦田约可得十万余亩，而土性肥饶，又各岙口有潮水浸灌成滩者，尚可煎盐。且此地外临大海，内近温、台、太平等处，实为海疆诸邑之屏障，洋面往来之要区。况有山可以瞭远，海盗不能掩其形；有口可以防查，洋匪难以潜其踪。查各处水师，闻有洋盗而不能即至救护者，多缘海潮退时，船不能出，及等潮涨，贼已远扬。总由内地口岸遥远，贼艘风帆迅速，追获维艰，职此故耳。若设兵此山，由其黄、坎二门出哨追贼，则无远莫及之虑矣。此玉环山之内外情形也。

从前督抚诸臣非不见及于此，而究未议作何保安者，一则恐外来认垦之徒奸良莫辨，一则恐垦熟之日私米下海，一则恐添设官员所费不费故也。今臣等愚见以为，认垦若听其四方纷杂而来，实难稽查。方今生齿日繁，即以浙地而观，良有人多地少之势，莫若就本省近地之民或有室家而愿往者，或虽无室家而有亲族的保者，皆由该本处地方官召募取结给照方准往垦，到彼仍严行保甲，连环编牌，稽查窝隐，其他闽、广无籍之人概不收录，则奸良不难分晰矣。至其所收米谷，若虑其出洋私卖，亦有变通之法：赋役不征条银，止令输纳租米，所余留为食用之需。然田非民间价买，又无业主粮租，较内地不妨稍加，即稍有余米，亦令由口岸汛地稟明给照，止许往温郡乐清、太平地方运卖，并将黄、坎二门隘口设汛严防，颗粒不许入海，则私卖之弊可除矣。至于添设文武经费之处，臣等亦为熟筹。查守御之要，应先守门户而后防堂奥。玉环山实海口门户也，此处一设官兵，则内地亦可以资藩篱。其次不甚冲要处所，原额官兵不妨通融稍减，就近酌量抽拨，即有不足，添亦无须过多。文职须拨同知一员，管理词讼，征比粮租，给散兵米；省

出内地米价，亦可添饷，再设巡检一员，以听巡查差遣。武职则酌调游击一员、守备水陆各一员、千总四员、把总八员、兵丁八百名。内将一半分防玉环山陆路隘口，其余一半分汛水师巡哨洋面。除出汛大船于温、黄二镇量为移拨外，其哨船惟择灵便式样，毋徒阔大费奢，所需俸饷无甚增设。再于山口开浚船路，便于出入。至其官署营房，查取临近深山树木，可以备用，惟工匠人夫饭食哨船等项，俟果定添设之议，确估所需若干，或于关税赢余银两内动支应用，谅不致有糜费之处。此虽设官添兵，不过调遣料理，稍费人力，原非大为更张。臣等又查前宁波所属之舟山，即现在之定海县是也，前亦迁徙空虚，后为贼人潜踞，用兵剿复之后，招民聚垦，今成中邑，确有明验。臣等诚为筹画地方起见，未识有当与否，如蒙俞允，另当分析确估，具题请旨。谨此会同督臣高其倬、署提臣张溥合词具摺先行奏闻，伏乞皇上睿鉴施行。

【作者简介】



李卫 (1686~1738) 字又珩，江苏铜山人。入赘为员外郎，补兵部。康熙五十八年迁户部，任郎中。世宗即位，授直隶驿传道，未赴，改云南盐驿道。雍正二年(1724)，就迁布政使，命仍管盐务。三年，擢浙江巡抚。四年，命兼理两浙盐政。五年，奏修海宁、海盐、萧山、钱塘、仁和诸县境海塘；奏请展复玉环山、割乐清、太平两邑之地议设厅地。六年寻授浙江总督，

管巡抚事。

《清史稿·李卫传》称：“温、台接壤，濒海有玉环山，港岙平行，土性肥饶。前总督满保因地隔海汊，禁民开垦。卫遣吏按行其地，奏请设同知，置水陆营汛。招民垦田，於本年起科；设灶煎盐，官为收卖；渔舟入海，给牌察验；鱼盐微税，充诸项公用……”上从之，仍令卫会时绎、时夏董理。上以卫留心营务，江南军政举劾，复命卫会同考核。寻遣侍郎彭维新等如江南清察诸州县积欠钱粮，亦令卫与闻。七年，加兵部尚书。入觐，遭母丧，命回任守制。寻复加太子少傅。

李卫对整肃吏治也著有成效。江南督臣范时绎、按察使马世烜庇护张如云及其党羽以符咒惑民，李卫上书弹劾，使“时绎夺官，世烜、空北皆坐逮，云如等论斩。”雍正十一年，李卫不顾忌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鄂尔泰的地位和眷宠均在自己之上，公开上书指参其弟鄂尔奇“坏法营私，紊制扰民，”使鄂尔奇被革职查办。雍正十二年，“疏发诚亲王府护卫库克与安州民争淤地”；雍正十三年，“疏劾总河卞藻贪劣”。雍正对李卫的评价是“嘉许之怀，笔莫能罄。……非深悉朕衷，毫不瞻顾，安肯毅然直陈。”

乾隆元年(1736)，兼管直隶河道总督。三年病死，谥敏达。

李卫识字不多，操守廉洁，任事勇敢。幕客为著《钦遵圣谕条例事宜》，与田文镜之作合为《钦颁州县事宜》；在浙江、直隶任内分别主持修撰《浙江通志》、《畿辅通志》。部分奏折收在《朱批谕旨》中。

条议玉环事宜

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一级高为敬陈查复等事：

该本司会查得玉环山开垦田地一案，奉宪题明准部咨复，奉旨：“依议。”钦遵在案。复奉宪檄单开一切应行事宜，逐一妥议，次第举行。遵经移行查议去后。今据温、台玉环同知张坦熊造送上年垦过田地，收过租谷、渔盐税课及支用存贮各数目简明清册，并将各款逐一登答前来。

一、楚门老岸及茅埏等处旷土闲田，并玉环界内应垦之处，招徕开垦。据该丞声称：查楚门老岸向有内外两塘堵御潮水，因年久倾圮，田地荒芜。卑职召募人夫，购备物料，于上年七月二十一日起工筑建内塘，于十二月初十日告竣。现在同芳杜、东岙、密溪、洞林等处，分别设法招徕，陆续开垦。其乐清县界之盘石、蒲岐等处，于上年会同唐令招徕，垦种田二万四千亩，应请归县征收租谷，解充玉环经费。至三盘、黄大岙、茅埏等处，亦经招徕民人陆续报垦等因。应飭该丞招徕，陆续报升，详报咨部。

一、垦户民人入籍，查编保甲，借给牛种。据该丞声称：现在查编，容俟农隙，挨编告竣，造册申报。至于牛种，凡垦民力有不足者，量行借给等因。查入籍查编保甲，应准予农隙查编告竣册报。其借给牛种，应飭于秋收速催还项。

一、已垦田地编立都图，开造鱼鳞等册咨达。据该丞声称：现在编立都村造册详送。至鱼鳞册，恐难刻期，应请候垦民招齐，田地垦毕之日，统为挨号造册等因。查此鱼鳞号册，原难先期查造。

应如所请，俟垦毕统为造报。

一、每年租谷动给官俸役食各数目，本经费于何日起支。据该丞申称：租谷动给官俸，似应于部文到日起支；役食请于申报着役日起支等因。查该丞议以官俸于部文到日起支，役食请于着役日支給，似属允协。

一、建造仓廩作何办理委员兴工。据该丞申称：上年已经建造仓廩四十间，并前后仓、厅大门共九间等因。应飭俟工竣。年终造册报销。

一、玉环官兵现应赴防，所需衙署营房兴建。据该丞申称：衙署营房甚为紧要，所有陆续收贮税银，业经差资温郡瑞安县购买木植，除申请温处道给发所收八岙税银外，缘需费浩繁，已备文详明等因。查营房甚多，一时难以猝办，是以详明官兵分为三次赴防，请于十月初一日彼此收除。俟移派定之日，飭令造册详报，咨明户、兵二部科展限。

一、查官兵应给俸饷干米于何日起支。据该丞申称：俟抽调到山齐集，统于十月初一日画一收除起支等因。查俸饷干米因营房尚未建齐，已据该营具详，统于十月初一日彼此收除，详请咨询部。

一、玉环照州县例设民壮五十名应行募足，分给器械，演习护防，造具册结详报。据该丞申称：现在召募备给器械演习训练，俯容造册详送等因。现在飭令速行召募足数，造具册结详报汇送。

一、应设铺兵四名，于乐、太二县何铺内抽拨？据该丞申称：已经转行乐、太二县抽拨取结，容于解送到日申报等因。现在严催结报汇送。

一、玉环同知照各府同知设立吏役名数召募，造具册结详送。据该丞申称：玉环地方过于简小州县，管理钱粮命盗一切词讼，需役办理，除门役皂快各役照各府同知设立外，吏胥一项不敷供办，已经具文详请照中县例，分别房科经制典吏十一名，书办十一名，

并设库子四名，狱卒八名，皂隶除原设十二名外，应添四名等因。查玉环地方既称过于简小州县，所有吏书以及库子狱卒皂隶照中县之例增设。再巡检员下设攒典一名、皂隶二名。今改设玉环巡检衙门，循例一并添设。至吏攒，应于每年终造册报部，五年役满起送考职。其库子、狱卒、皂隶人等，照例支給工食，年终造册报销，已经详请咨询部在案。应飭募足，取具册结详

送。再该同知衙门亦有钱粮仓库之责，应照州县例，于吏书内拣选殷实老成之人二名，充当总吏，使其稽察钱粮，五年役满，照例起送考职。

一、玉环山开垦，应修塘闸堤坝以资水利，勘估造册详议。据该丞申称：除楚门内塘已经建造，其外塘并东、西青内塘已于本年二月二十七日兴工建筑，一切工料统容造册申报。其余应筑处所，并容逐一勘估造册详送等因。现在严催逐一勘估同用过工料，于年终造册报销。

一、玉环沿边快哨巡船一十二只，用过工料银两确核具详。据该丞申称：哨船一十二只，系卑职所收玉环粮税项内动支银一千三百九十五两六钱四分九厘，解赴温处道监造，已获批回。现在申请本道开明工料银两数目，造册具报等因。查前项快哨船一十二只，已准温处道造完，现在移营补结，所有用过工料俟造册到日，年终一并详请题销。

一、建造城垣并同知、巡检衙署以及库狱，确估工料分别造册，妥议具详。据该丞申称：除衙署业经勘定基址，唤匠估计工料，现在造册具报外，其城垣一项，虽属疆圉要务，工程甚钜，不得不暂请宽期，俟来岁议估举行。至库狱二项，现在估定造册申报等因。查城垣一项，原题内已经声明，俟将紧要先为兴建料理，则是。城垣一项工料繁多，一时难以并兴，应陆续议估详请举行。至于巡检衙署以及库狱等项，应俟营房攒造完竣后，将巡检衙署、库狱再

行催建。

一、玉环同知、参将、巡检、都司印信，议明具详请给。据该丞申称：同知印信已奉准部咨，现在铸给，奉饬请咨赴领，毋庸再议外，其参将、都司、巡检各印信，亦经议定字样，详请咨部铸给，俟部行到日，分别给咨请领。

一、玉环新设营制抽调官兵水陆派防，及巡洋战船，造册详报。据该丞申称：抽调派巡战船现今分别移询，俟移复具报等因。查抽调官兵水陆防汛战船文册，因营房、衙署一时不能攒竣，请于十月初一日彼此收除，详请咨明户、兵二部科。

一、玉环武职衙署确估工料造册详报。据该丞申称：业经会同乐清协酌定基址，面同唤匠估计工料，现在造册具报等因。查武职衙署工料文册现在催造，完工造册详报。俟送到一并会送查核。

一、玉环词讼命盗饬令该同知照例依限审详。据该丞申称：遵照部复原题奉旨事理词讼命盗依限审详，臬司核转。

一、设民壮、弓兵看守仓库、监狱，巡查要隘。据该丞申称：遵奉饬行，不致违误等因。

一、巡检、弓兵，听该同知差遣巡缉。据该丞申称：遵行，不敢有违等因。

以上三款严饬该丞实力遵行。

一、从前潜入玉环台、温偷垦私煎之人，作何禁逐安插。据该丞申称：卑职上年奉饬到山，查偷垦私煎之人，内有闽省民人五十四名，当时驱逐出境，不许容留在山；内有温、台两府属县民人，俱经移关各地方官查明并无假冒，取有亲邻族保甘结，准其入籍等因，现在严饬该丞悉力稽察，倘有此等闽、广民人潜入玉环偷垦私煎，即时禁逐安插。仍招徕台、温二府属县民人报垦，取具地方官并无假冒印甘各结详送。查编入籍。如闽、广之人冒籍捏名并曾有犯者。地方官不行详查，混行移送，以致户口无稽，课税缺欠，及

妄生事端，照依原题，将原送并验收各官详参议处。

一、玉环米谷毋许私运出洋。据该丞申称：现今行令巡检盛端，协同乐协游巡汛弁，昼夜稽查，卑职仍不时申饬等因。应严饬该丞不时稽察。如有所存米谷小民欲巢卖者，仍照原题，许往温郡并乐、太二县，照例给照挂号查验，毋许私运出洋。倘有并无照票偷运出口贩卖者，一经捕获，照接济盗贼律治罪。如米船出入口岸官弁不细加巡查或通同徇隐者，即行详参，照律治罪。

一、查禁各岙搭盖棚厂，私煎偷漏，设立厂头，稽查造报。据该丞申称：查玉环附近各岙，采捕鱼鲜各有其时，亦各有其地。四季俱有渔汛，起汛之时，按岙签点厂头，令司稽查，渔汛一毕，即搬移回籍，难以一定等因。现在饬令该丞造明官伢、厂头、灶户各姓名，另造清册呈送。应俟送到转呈查核。

一、经由玉环闽、浙沿海渔船，照例取结刊号，给牌查验。据该丞申称：现在移会水师协力稽查，并拟会详严饬本省各府州县，并咨明福建督抚二院转饬各府州县，凡沿海渔船，各责令刊号，仍照例取结给与船户，照内开明凡经由玉环洋面，须赴玉环文武衙门将牌照送验挂号，填明采捕处所，不许私越。庶各船户知所遵守，而汛防不难稽察等因。查沿海渔船刊号给牌，已经据情详请宪台饬行各府州县，并咨明福建督抚二院会饬在案。

以上奉准部复应议各款，除添设吏役并文武官员印信，俱经分案详请咨部。又建造武职衙署、营房一时难以猝办，相应详明咨部科展限外，其修造仓库、塘闸、堤坝、巡哨、战船各款，俱应催令陆续告竣，同用过工料细册，年终汇册详请咨部核销。又查编保甲、都图，开造鱼鳞，并陆续收除，开垦建造城垣，并同知、巡检衙署、库狱等项，缘一时难以刻期并兴，应饬次第举行。再玉环词讼、命盗，添设民壮防护仓库、监狱，巡查要隘，巡检、弓兵听该同知差遣巡缉，及稽察运米出洋，渔船刊号验照，并煎盐设令厂头稽察，

其抽调铺兵,应饬乐、太二县解送,到日同召募民壮、吏役一并结报各款,现在饬令实力遵行,会营严查。至于渔盐二税,系无额之项,恐有收多报少,应设立四柱收支簿籍,送司盖印饬发,将每季收除数目随填簿内,于季终送核,仍会同巡检等官拆并开摺通报,庶杜侵渔情弊。合将雍正五年垦过田地、收过租谷,及渔盐二税各数目转造简明司册,现在一并详送,伏候宪台察核咨明户、兵二部科。至此案扣至八月二十六日限满,除扣玉环山程途逾限未及一月,合并声明。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奉总督部院管巡抚事李批本司呈详玉环条议事宜缘由,奉批:据复各款俱已明晰,仰即转饬该丞移会营员一体遵照,并候咨明福建督抚二院守会饬,仍催未送各册察核通详缴、册存。奉此。合亟抄看饬知。



台州府太平县为查复浙洋等事

悉照玉环山孤悬海中,岙深而阔,附近之岛屿繁杂,迁弃之田地甚多,今奉题请展复。伏读原奏,仰见宪台经国子民,防微杜渐,筹画精详,无微不至。卑职以樗栎庸材,荷蒙宪檄指示,包括靡遗,卑职惟有遵循宪饬,竭尽驽骥,以期仰副皇仁宪德。业经设法招徕,垦民云集。但地处海隅、事属创始,务在因地制宜,随时变通。所有一切应行事宜,谨缕晰为宪台陈之。

一、两邑之经界宜定也。查玉环旧有都图,缘迁遣多年,无案可考。今太、乐民人取结资照到山者,随即各分山岙拨田垦种。南以洋岙、桃花岭下之溪河为界,河北为太,河南为乐;北以西青之山岭为界,岭东为太,岭西为乐,疆界井然。间有本省附近民人取结资照来山认垦者,就伊居止,分隶太、乐二邑。俟田畴尽开,比户安居,编造鳞册,分定都图,设立保甲,一体稽察。盈宁既庆,继以教育,将来人文渐起,既非州县,不便另设学校,且应考儒童,即系两府民人,或仍赴两邑考试,或请照商童之例,令同知就近考试,径送学宪取入府学,应俟另议具详外,至于玉环同知专司管理词讼、征比粮租、给放兵米、督修塘坝等事,倘有命盗案件,则丞卒无成招之例,亦应归两邑印官审拟。是否要协,伏候宪裁。

一、田地之科则宜定也。玉环田亩已蒙各宪奏请征输本邑,甚为便民。查太、乐两邑田地一则起科:太邑一亩征银五分二厘六毫,米一升九合七勺;地一亩征银二分三厘。乐邑每田一亩征银五分三厘,米一升六合四勺;地一亩征银三分五厘七毫;山每亩征银

四厘。至玉环山，土有肥硇不一，开垦工力悬殊，卑职再三酌议，分为上、中、下三则。上则田计征条丁米一斗五升，中则田征米一斗，下则田征米六升；地每亩征米三升；山每亩征米一升。但海滨地方潮湿，米难久贮，应请每米一斗折收谷二斗，庶不致有霉烂之虞。是否妥协，伏候宪裁。

一、仓廩之建造宜急也。垦民输将租谷之外，尚有多余，不拘何项银两，照时价平买，以杜偷运之弊，是建造仓库诚为首先之要务。卑职现在确估工料择日兴工，俟估定确数另行造册具详外，其谷石出入必得斗级专司其事，应请设立仓夫六名，斗级六名，所需工食于本山粮租内给发。合并详明，仰祈宪台察夺。

一、海口之塘坝宜筑也。玉环濒海，地多斥卤，如东青、西青、琛浦、青塘、下湾、沙岙、后蛟、塘洋、大普竺、小普竺、大麦屿、小麦屿、大古顺、小古顺等处涂田数万，而楚门、蒲岐等处老岸亦有涂田数万，向来原有堤塘以资其捍护，因同时迁遭，倾圮已久，以致尽成荒芜。卑职遍历查勘，必须仍建堤塘以捍其冲激，则咸潮不能入，设陡闸以时其启闭，则淫雨不为灾，皆可成田以济民食。但采木购石饭食人工为费不貲，新集穷民不能自备工本。卑职再四筹画，如贫民自愿出力筑塘者，给其食米，酌借工本。倘本省殷实之家情愿自备工料，准某一体建筑，俟工完之日许其垦种，庶塘工易为告成，而田地可无荒芜之虞。理合详明，伏乞宪夺。

一、团练之民壮宜设也。玉环襟山环海，岙深岛杂，奏请移调将弁、驻扎同知，宪台之经画精详，既周且至。但内地州县城守驻防之外，文职衙门复设团练五十名，所以严巡缉而资捍御，法诚甚善。今玉环处山海之中，稽巡防范更宜严密。除吏书各役照各府同知衙门设立外，应请照州县团练之例，添设民壮五十名，置备器械，习练武艺，与陆路兵丁一体稽巡要隘，看守仓库，庶防范严而疆圉巩固矣。合并详明，仰祈鉴夺。

一、文武之衙署宜建也。卑职奉委来山，惟以开田播种为先务。始则栖身布帐，继则搭盖茅篷。今则田畴渐广，居民云集，其文武衙门，观瞻所系。且移置营兵，俱需居室。其间数应请循照乍浦之例。建造所有应需工料，俟逐细确估造册具详外，合先详明，仰请宪示。

一、僻处之员役宜拨也。伏读原奏玉环添设巡检一员，以听巡查差遣。今查乐清县之岭店驿地处僻壤，并无钱粮夫马，实属闲员，可以裁改。再玉环上下公文往来，必须铺递。今太邑各铺之中，已经抽拨铺兵二名，在山递送。其由温州往来之公文，应请于乐邑各铺亦酌量抽拨二名。庶俸工役食无事加增。而公事得以克全矣。

一、各岛之棚厂宜稽也。查黄坎门、梁湾、大麦屿、东白、三盘、鸡冠、冲担、石塘、虾蟆等处，搭有棚厂百余，采捕鱼虾做鲞晒皮，杉板船只市卖贸易者，不下千余人。因念若辈在岙谋生已久，不便遽绝其业，若漫无稽查，听其多人混杂，又恐易藏奸匪。应请逐厂挨查，取具原籍邻保甘结，仍许采捕。循照定海计厂征收涂税之例。酌分上、中、下三则。每处设立官伕一名，厂头一名，以司稽察。所收税粮可充文武员役俸工之需。倘有盈余，又可收买米谷，以助筑塘、建坝之费。不特奸匪易于稽查，而玉环经费亦藉以少佐矣。理合详明，统候宪夺。

一、渔船之稽察宜严也。查黄坎门、梁湾、乌洋、鸡冠、石塘、东白、三盘等处，闽、浙两省之人船只数百，往来错杂，春夏网鱼打鳅，秋冬捉蚝钩带，其初不过挾网罟微赏冀其厚利，一遇风潮吹散鱼汛，遂有不可问者。海洋不靖，多由于此。而闽省之钓舫船为尤甚。但闽人以渔为生，玉环周匝洋面，船只甚多，似难概为禁绝。总以防范密而稽察严，可保无虞。特为仰请宪台通飭闽省沿海州县，凡渔船来浙采捕者，将船户水手住址年貌报明本县，该地方官严加查察，取具里邻亲族保结并同行互结，某县某号姓名刊刻船傍，

填给牌照,再将一邑之船汇成一帮,赴玉环文武衙门查验牌照,填往采捕处所、停泊汛口。昼则四散捕捉,夜必傍汛歇宿,渔汛一毕,合帮同返,毋许逗留。或有别事耽迟,即禀明所在官司查明,填注统单,钤盖印信,回籍查销。一船有犯,同帮并究。其本省台、温各邑船只,亦行编号联踪,给照挂号,倘地方官查验不实,混给单照,以及沿途营汛借稽查名色需索措勒者,应请严文章程以示惩戒,使海溢莫安,而无业穷民仍得收自然之利矣。可否允行,伏候宪飭。

一、兵民之食盐宜筹也。查玉环山塘洋、后蛟地方向有民人在地私煎,本欲即为详禁,但思既奉募民开垦,添兵保障,则食盐为必需之物。随经移会太、乐两县取具各户亲邻族保甘结,填牌给照,一体编入保甲,着令并灶聚煎。卑职暂为权宜之计,令其煎烧,官收官卖,止在本山卖与渔民垦户,毋许贩卖邻境。陆路每盐一斤,给本二厘五毫,卖银五厘。伏思燧法虽当配引行销,而温、台两府各县票盐久有成额,今玉环系新开之地,自应另增课饷。且孤悬海外,斥卤之区变幻靡常,烧停不一,惟时当亢旱,滴卤可煮,亦止用食锅滤土澄水,所出仅供一方之用,不能远资邻封肩挑,非比内地场灶可以添厂添盘招商配引。请俟丁有成数,比照崇明、定海计丁派引包课征收,以为永远之例。目下所得余利,暂为建筑塘坝开浚河渠之用,工完造册报销。俟计丁派引之后,将包课银两归入正项,庶上不动支公帑,下有利于民生,公务克全,私泉永杜,裨益实非浅鲜。是否妥协,伏候宪裁。

以上十条,卑职不揣鲁莽,谬陈管见。但创制务垂永久,立法必期尽善,使上有裨于国计,下有利于民生,出自宪台硕画弘裁,电核批示,以便遵循。

依议始置玉环厅

国朝始置厅雍正五年,巡抚李卫奏准展复玉环山,置玉环厅。又析隶太平二十四、五、六等都地属温州。

玉环地处滨海,唐以前隶属不一。自唐高宗上元元年置温州,武后天授元年复置乐成,后遂隶乐成,属温州。五代钱氏改乐成为乐清,宋、元因之。明初倭寇为患,洪武二十年,命信国公汤和相视沿海要地,于漩江之北,玉环乡楚门老岸筑城设所,以备守御,而徙江南玉环山之民于腹里。饘其石曰:“居者死,耕者断足。”其地遂弃海外。成化十二年,析乐清下山六都地,山门、玉环二乡每乡二里,曰归义上、下金钿上、下,隶太平,属台州。见《两浙海防类考》及《太平县志》宏光年间,命开屯玉环山,旋开旋弃,见《南北略》。万历元年,议开玉环山,委同知王一麟诣勘丈量田地,召种征租,以佐饷用,随行禁止。二十年,推官刘文卿查盘台州,议拨军开屯取租,以供兵防,随奉严禁,见《海防类考》。国朝顺治十八年,海寇郑成功踞台湾,掠沿海村坊,命尚书苏纳海撒边海三十里而空其地,江北玉环乡均遭迁弃。康熙八年设防,九年置寨。二十二年郑克塽投城,界始渐复,见《太平县志》。而楚门一带尚属荒涂。雍正六年,总督李卫题准展复玉环山,设玉环同知专驻扎,复析太平二十四、五、六等都玉环乡地以附益之,而楚门海塘以次修筑,舆地益辟。以水道近瓯江,且系乐清故土,附属温州府。此沿革之始末,必备书其详,庶后人致不致无考焉。

《巡抚李卫请展复玉环山奏议》:为敬陈查复浙洋玉环山情形

事宜等事。该臣等会看得，普大率土，莫非王民，因时制宜，始为中道。从前因海氛未靖，画疆迁界，将向入版图之地方，尽弃海外。自圣祖仁皇帝德威远播，海宇荡平，台湾、舟山尽入疆域，昔时迁界土田，陆续招徕垦复。我皇上纘承鸿业，文德武功，超迈千古，远彝绝域，莫不重译来朝，欣忻向化。复颁旨招垦荒田，以为穷民谋生之计，至深且远。臣等忝任封疆，宣布德教，未有于近在疆域之中，而听其独抱向隅不为筹画者也。先经臣等查得台州府属太平县及温州府属乐清县之间海滨不远处所，有玉环山，地方辽阔，自迁徙之后，未曾展复，无籍游民多潜其中，私垦田亩，刮土煎盐，及网船渔人搭寮居住，渐次混杂，虽经禁逐，仍恐朝驱暮回，即有巡兵，亦恐通同容隐。先曾会委温处道金事王敏福、升任镇海营参将吕瑞麟前往会同查勘，详复前来。臣即会同福建督臣高其倬、驻扎宁波原署提臣张溥，查议得玉环山虽孤悬海面，然由彼而之内地，各有港口：西则由乌洋进蒲岐所，可至乐清县地方；西南则亦由乌洋直过黄华关进盘石口，可至温州府郡；西北则由楚门所横渡水面仅有里许即登岸，逾岭直至太平县城，五十余里；东南则由黄、坎二门，温、黄二镇水师巡防，出此则为大洋矣。此山周围约计七百余里，其中山岬多有宽平如砥，土性肥饶可耕。又各岬口有潮水浸灌成滩者，尚可煎盐。且此地外临大海，内近温、台，实为海疆诸郡之屏障，洋面往来之要区。况有山可以瞭远，海盗不能掩其形；有口可以防查，洋匪难以潜其踪。查各处水师闻有洋盗而不能即至救护者，多缘海潮退时，船不能出，及等潮涨，贼已远扬。总由内地口岸遥远，贼艘风帆迅速，追获维艰，职此故耳。若设官兵此山，由黄、坎二门出哨追贼，则无远莫能及之虞矣。从前督抚诸臣非不见及于此，而究未议作何保安者，一则恐外来认垦之徒奸良难辨；一则恐垦熟之日私卖下海；一则恐添设官兵所费不赀故也。臣等愚见以为，垦户若听其四方纷杂而来，实难稽查。方今生齿日繁，即

以浙地温、台而观，良有人多地少之势，莫若就本处近地之人查明根底，由地方官取结给照往垦，其他闽、广无籍之人，概不收录，则奸良不难分晰矣。至所收米谷若虑出洋私卖，莫若将所垦之田酌定升科粮则，输纳本色米谷；所有余米，除留日用之需外，止许往温郡乐清、太平地方运卖，必由口岸汛地禀明给照，查验放行，并于黄、坎二门隘口设汛严防，颗粒不许入海，则私卖之弊可除矣。至于添设文武之处，臣等亦为熟筹。查守御之要，先门户而后堂奥。玉环山实海口门户，此处一设官兵，则内地亦可似资藩篱。其次不甚冲要处所，官兵可以通融稍减，就近酌量抽拨，即有不足，添亦无多。文职则设同知、巡检一员，武职则酌调游击一员，并守备、千把等官。水陆分防船只，于温、黄二镇量为移掇。所需俸饷无甚增设，且赋税所入及彼地深山树木，亦可以抵俸工官署等用，不致有糜费之处。此虽设官添兵，不过调遣料理，稍费人力，原非大为更张等因，于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定议，未敢冒昧具题。今年新任提臣石云倬到任，复加商酌，意见相同。臣等诚恐地联两邑，垦户纷纭，若无专管之员，则彼此推诿牵制，料理未周。且新经开复，必查本处地土出息，以抵经费，未可轻动国家帑项。再因前既有垦户，则巡查既不可少，而将来营伍防汛，尤须勘明山海形势，以扼要冲。正在选择调委间，适有保送引见之桐庐县知县张坦熊奉旨回任，以紧要员缺补用。臣等随会委该员前往经管清查，即令署太平县印，就近料理，咨明吏部在案。一面檄调乐清营副将王璉就近协同查勘，拨兵巡查，往来弹压，今已初定规模。臣等又复会同详细商榷，并于原请斟酌损益，谨将所议各条胪列陈明，恭请圣鉴。

一、议得疆域正而后規制可定。玉环峙立海中，非内地土田相错者可比。从前分属台州之太平县、温州之乐清县，各辖其半。夫以隔洋之地而使两县遥制，且有两县分属，殊失其宜。今虽志乘尚

存两县都图名邑，而迁弃既久，界址亦难划分。应专设一玉环同知管理，毋庸再为分县，庶责成专而事权一。至玉环既请展复准垦，而附近玉环之山岙尚多，若不一并垦复，徒为奸民私垦之资。倘仍零星分辖，难杜影射牵混之弊。查楚门南塘、北塘以及芳杜、东岙、密溪、桐林地方，志载太平二十四、五、六都之界；又盘石、蒲岐等处，志载乐清县地界；又三盘、黄大岙、状元岙、茅岙等处地方，向年悉在玉环辖内，与乐清六、七都相近，俱同玉环一时迁遣，现有人民在内偷垦田地，今请一并展复开垦，尽归玉环同知管辖，则疆域不致瓜分，而草莱亦得垦开矣。

一、议得职掌定而后法令可行。设官分职，原当因地制宜。臣等伏见云南蒙化、景东及新设之中甸、威远等处，皆由同知管辖，与内地专设知县之处不同者，盖就其地方大势而授以节制之权也。玉环虽近内地，而隔一海渡，其地在台、温两界之间，又须设立营制。知县位卑权轻，与参、游体统不敌，于隔属呼应不灵，故前条议以同知专管。查温、台二府海防同知俱系紧要，且又轮流押运及通省公事差委，不能专一料理。应另设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一员，专营查给垦田，督修塘坝，征收钱粮，审理词讼，给放粮饷，弹压地方，通省别项公务免其差遣。仍照云南等处之例，凡命盗事件即令该同知审理，解详臬司；钱粮事件听藩司考核，本管道员盘查。其地与温州郡城相近，相应隶于温属。有关涉玉环山事务者，温、台二府属县俱听该同知专行管理。所有玉环居住垦民田地人户，俟安插既定之后，将田地分立都图，照造鳞册，人户编查保甲，一体稽查。再俟盈宁既庆，教养并兴，若数年之后人文渐盛，另请酌定令该同知考取童生，送学臣考试，量取数名，附入温州府学，以示鼓励。在玉环则地处山海之中，稽查防范，史宜严密。除衙役照各府同知衙役数目设立外，仍照州县例，设民壮五十名，置备器械，习练技艺，看守仓库、监狱，巡查紧要隘口。再设巡检一员，弓

兵三十五名，以听该同知差遣巡缉。查乐清县之岭店驿地处僻壤，实属闲员，请将岭店驿丞裁改。又递送公文之铺兵必不可少，应于太平、乐清二县各铺中，每县各酌量抽拨二名，共设四名。再该地应建仓廩，又须设仓夫四名、斗级四名，以司其事，则防范可以不疏，而职掌亦有专责矣。

一、议得给垦清而后奸良不杂。查展复玉环，原为扼要据冲，可捍边海之门户，旷土闲田，可资穷民之衣食耳。若使外来闽、广无籍之人一例冒垦，将来奸良杂处，即生事端。况耕田必须居住于此，则安土重迁，庶可久而成聚。彼富豪势力之家，本土有田可耕，有庐可居，断不肯挟妻子去亲戚，舍旧图新，反事旷闲之地，不过假立垦户，招雇工人代为力作。若辈往来无常，既不同土著之垦户，兼并营私，反令无业穷人不得藉力耕以自给，殊非广土利民之计。今臣等行令管垦之官，必查明实系太平、乐清两邑籍贯无过之人，取具本县族邻保结移送，该令给与印照，计口授田。一切闽、广游惰及曾有过犯者，概不准其保送。又恐田多人少，若限定二县之民，或致招徕不广，现在酌量，如本省各府属县相近之处，有愿入籍开垦者，照例于地万官取结移送，必须居住玉环，编入保甲，毋许往来不常。其外省远处之人，仍行禁止，则户口得实，而藏奸无所矣。

一、议得私米严而后接济可绝。米谷出洋，臣等现在严行禁止，实力堵御。玉环新垦，海岸可通，且黄、坎二门逼临大洋，虽有官兵驻巡，尤当加意防范。查垦民终岁勤动，粮税米食无非取给于米谷，岂能禁其不卖？莫若将所垦田粮照台湾之例征收本邑完仓。惟海滨潮湿，米难久贮，应照所定米额，每米一斗折谷二斗交仓收贮，其余多之米，欲卖为日用之需者，止许运往太平、乐清二县及温州府城。仍由口岸汛地禀明给照，沿途出入汛口照例挂号查验，并于黄、坎二门严行巡查。如有无照米船偷运出口者，立即严

拿,照接济贼盗之罪从重究治。再查浙江尚有买补还漕米石,每年俱委员领银前赴邻省买回。又有备贮各县之谷出陈易新,秋收仍须买补。今玉环既有余米,应于买补款内,每年酌动银两给与该同知领回,于秋收米谷广出之时,照依时价收买贮仓,酌量由海拨运。逐年推移,循环不绝,则可济本省积贮之需,更可与闽省缓急相通甚便。而米谷既输于官,自无私贩之弊矣。

一、议得水利修而后开辟可广。玉环山海交错,其中如洋岙、正岙、瑶岙、三峡潭、渔岙、塘洋墩、东青、西青、下湾、沙岙、芦岙等处,皆宽平如砥,约可耕之田地三万余亩;其余琛浦、青塘、塘峡、后坟、大小普竹、大小麦屿、大小古顺等处涂田,及附近之楚门老岸玉环乡地方,约田四万余亩;蒲岐、盘石、大荆等处,亦约田三万余亩;合之三盘、黄大岙等处,共约田地十万余亩。但其地或近山碛,或在海涂,向来原有堤塘以为捍护,因同时迁弃,倾圮已久,草莱荒芜,全资人力,尤必仍建堤塘以捍其冲激,则咸潮不能入;设陡闸以时其启闭,则淫雨不为灾。若能逐渐兴修,皆可成田以济民食,但采木购石饭食人工,为费不貲,赴垦之民率皆无田穷人,缺乏工本,难以责其尽出己费。而臣等现在飭令设法招徕,宽科则以抒其力,筹经费以助其工,俱于后条详议声明外,其有垦户缺少牛种、籽粒,及筑塘、建闸工本,情愿领帑承垦者,酌量动支买谷银两借给,秋收将所得米谷照价缴还,统归买谷数内销算,则灌溉有资,而田畴可广矣。

一、议得地利尽而后经费可充。举事建功,先筹经费,必于国家有益无损,方为便官便民。查本地出息尚有可充公用者,玉环各岙向年虽名为奉禁不开,而利之所在,群趋如鹜,多有潜至彼地搭盖棚厂,挂网采捕,刮土煎盐,私相买卖,偷漏课税者。每遇巡船往查,或行贿买脱,通同容隐;或一时驱逐,渐复聚集;弁兵既难保其不尽营秘,巡船亦势难于周流不息。今既设官专管,则此等尽当查

出充公。应请将渔户逐厂挨查,取具保结,许其采捕,循照定海计厂征收涂税之例,均分上中下三则,每处设立官牙、厂头川司稽察。所收税银,查明数目,造册申报,以备玉环各项公费之需。仍通飭闽、浙沿海州县采捕渔船,照例取结刊号,填给牌照,连踪汇帮,赴玉环文武衙门查验牌照,填注采捕处所,停泊汛口,俟渔汛一毕,合帮同返,毋许逗留,违者照例治罪。至玉环既有垦民,并文武官兵驻扎,则食盐为必需之物。查煎盐虽当配引行销,而温、台两府各县票盐久有成额。玉环系新开之地,与旧日引额无关。且孤悬海外,斥卤之区,变幻靡常,煎停不一,所出仅供一隅之用,不能远资邻封肩贩,非同内地场灶可添厂添盘,招商配引者比。应将煎盐之户取具亲邻族保甘结,一体编入保甲,着令并灶聚煎,官收官卖,止在本山卖与渔户居民,毋许贩卖出境,其盐本外所余者,亦查明数目,造册申报,暂时留充公用。除官兵原议抽调,饷银自有原数抵补,并粮米即以所收田粮谷石给发,毋庸另议外,此数年中凡有前项所指玉环应用公务,悉以玉环所收额银及渔盐等项出息尽数抵用,渐次整顿,逐年将出入之数造册送部销算。俟一切完备后,另照内地之例,米粮鱼税编造成全书,归入藩司项下,充为本省兵饷题销;盐课亦归盐政项下充饷,则以地方自有之利为国家经费之助,目前不须公帑而日后咸为正供矣。

一、议得科则平而后课额无亏。查垦复荒芜,原与熟田有间,故有认垦之后,分别三年、六年方始升科之例,所以抒民力而示招徕也。臣等再四筹划,惟有将玉环地方田地详加勘丈,别其土性之肥磽与垦工之难易,分为上中下三则,仍照前征收本色之议,上则田亩征条丁米一斗六升,中则田亩每亩征条丁米一斗二升,下则田亩征条丁米七升,地每亩征条丁米三升,山每亩征条丁米一升,以二谷折为一米交纳,每石另收官耗三升,以备存仓蒸折鼠耗之费。其附近开垦之地,除三盘、黄大岙等处与玉环地土不远,应仍

照玉环例分上中下三则征收外,其楚门老岸及盘石、蒲岐之地方,土皆瘠薄,且修坝疏河岁岁皆需人力,稍有愆期,则咸潮往来,便函难耕种,若与玉环一例定则,势难急公完清,止可照依玉环所议之下则输纳,庶能竭蹶完办。至于升科完粮之期,则概以本年起科,庶可济玉环经费之需。除今年已开田地飭令丈明,秋收照则缴收造册汇报变价办公外,其余随垦随报,逐年造册送部,则民力易于输将,而经费有所从出矣。

一、议得营制周而后巡防无误。设立营汛,原以建威销萌,亦在据险扼要。温州水陆地方与闽省接壤,故设镇标三营;又城守营之外,又有瑞安、乐清、盘石、大荆四大营以为犄角之势。雍正元年,前任福建督臣满保,又题请将瑞安改为水师副将,盘石改为参将,部议准行在案。查乐清、大荆、盘石俱在内地,而玉环包乎其外,屹峙海中,从前弃而不守,故不得不以内地三营为门户。今玉环既请展复,实为三营之外障,当温郡之藩篱,应请设立玉环参将一员、守备二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兵九百名,分为左右二营,以左营为陆路,右营为水师,水陆兼防,庶捍御有赖。但玉环与盘石最近,且盘石虽改水师所辖,而洋汛东南西北仅及百里,今已应归玉环,则盘石一营不但无水师之责,即陆路既有外蔽,亦居次冲,若仍循旧制复设重兵,实为虚糜粮饷。请将盘石水师参将一员裁去,同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四员、兵四百五十名,移调玉环营。再于内地之乐清营,抽兵一百名归于玉环外,尚少兵一百五十名。查太平营之东岙,现分拨有千总一员、兵一百一十九名驻扎防守,但东岙原系玉环乡之二十五都,向日玉环迁遣,楚门一带地方同时废弃,所以为东岙地方设立弁兵防守。今玉环乡之二十四、五、六都,与原辖之楚门老岸一带地面,业经一体展复,其东岙即在玉环乡之内,既有楚门以为外捍,请将东岙千总一员、兵一百一十九名移调玉环营,酌量派拨分防。又温州城守营与镇标同驻郡

城,尚可抽出兵三十一名归入玉环,以足九百名之数。玉环既设专营,其从前分隶黄、盘两营防守之陆路,今应尽归玉环管辖。其水汛除盘石原管之洋面仍归玉环外,再有附近玉环旧隶黄标右营巡防之女儿洞、干江、冲担屿、沙头、长屿、洋屿及外洋之披山、大鹿、小鹿、前山等洋汛,俱应就近归玉环营管辖。以沙头、长屿、洋屿东北洋面为黄镇右营汛地,其外洋则以洞正属之黄标,披山属之玉环为界。尚少守备一员,通省无可抽调,应请添设。再玉环虽分水陆,与镇海、盘石、瑞安等营之水陆兼管者事同一例,但地方周围七百余里,与定海相等。应查照定海标之例,于左营量设马三十五匹,即以乐清、太平、温州城守四营所抽三百五十名步兵内,照依马一步九之例,抽马三十五匹归于玉环,毋庸另请添设。仍将额兵分别马一步九战三守七抽调,以符通省兵制。其所需战船,即将盘石营原管船八只,尽数拨归玉环,照例将备轮巡。内唬船一只,平底布帆,不能涉历大洋,俟届造年分另行题明改造。沿边巡哨小船十二只,将原给部价以为所需工费,倘有不敷,令承办之温处道在于玉环粮税出息银两内支取添补开销。其盘石营仍改为陆路,但外有玉环障蔽,毋庸再设参、游人员,兵数亦当酌减,请设都司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兵三百名防守。但该营守备、千把、兵丁已请移调玉环,只留千总一员、兵二百七名在营,尚缺都司一员、把总二员、兵九十三名。今查有台协援防太平之金清、洋屿二汛兵丁,现议归太湖营,此二汛有撤回千把二员,内将把总一员拨入盘石,其余官兵在近地者,俱系水陆要冲,难以抽拨,惟衢协三营除分防外,其在郡城者,副将之下尚有都司二员、守备二员、千总二员、把总八员、兵八百五十七名,原系陆路,应将该右营都司裁去,改为盘石都司,并于右营存城之内抽调把总一员、兵九十三名,拨入盘石,合之原兵二百七名,共三百名驻防盘石。黄华关、岐头以内港水陆汛地,责归驻防都司防范,照旧日营制归乐清营管辖。所

有新设玉环营,应附近亦归温镇统辖。再盘石原系陆路,设有马匹,自改为水师,裁马七十三匹,今仍为陆路,所有留兵三百名,应于原裁马数内复额三十四匹以资驱驰。则内外形势皆有扼要,而水陆之巡防亦无疏误矣。以上各条,臣等知识浅陋,未能有当,是否可行,伏祈圣明鉴察指示施行。

奉旨:该部议奏。部议:各条准如所请。奉旨:依议。



○政 详○

司 政

温州府为晓谕招徕事

温州府为晓谕招徕等事:

雍正五年七月十五日奉总督福浙部院高批,桐庐县乐清县会详:乐邑沿海盘石、蒲岐、芙蓉、大荆等处,系玉环相接之区,约近三万余亩,俱属可垦之土,请照原议额银四分改征本邑,劝民开垦,即以报垦之年在该地征输粮米,以充玉环饷糈,统候批示,以便会同清丈等缘由,奉批“仰布政司一并会同确议,通详速报,仍候抚都院批示。缴”。奉此,合再饬查。为此仰府文到,立将盘石、蒲岐等处地亩应照何则科征及作何起科招徕开垦之处,该府即日一并确议详司,以凭核详院夺,毋再迟延干咎等因到府。奉此,为查是案:先据二该县会详前来,据即转详藩宪核转在案,今奉前因,合行抄看饬知,为此行县该吏查照宪批事理一体遵照毋违。计粘抄。看查得:乐邑境内有盘石、蒲岐等处,前因玉环迁遣,一并弃

废。兹据桐庐、乐清二县以玉环已经奉文展复，随将盘石、蒲岐详请一例招垦。奉宪批议，续奉抚宪批县前详，蒙宪檄飭到府，遵即转行去后，兹据桐庐、乐清二县议复前来，卑府复加察核。查科则之高下，惟视田土之肥饶。盘石、蒲岐虽系乐地，但属在沿海，田土饶瘠与内地之沃壤不同，加之初有筑浚之工，继有岁修之费，是定则起科不特难比内地，即玉环之上中二则亦难一例征输。盖事在创始，筹画贵乎妥协，而则壤成赋轻重，务得其平。今蒲岐等处与玉环地方同时开垦，原无异视，应如二该县所请，照依玉环下则，准其概输本邑，每亩丁条米共征六升，随垦随报，当年升课，在县征收，统济玉环经费之需，庶事可经久而民无后累。至作何招徕开垦之处，据二该县详称，已经出示晓谕，令民尽力量耕，并酌借工本，俾其建筑塘坝，开浚河渠等情。夫科既酌乎其中，而复借本以资经营，将人皆踊跃急公恐后，从此久芜瘠区一变而成乐郊乐土，滨海穷民得沾实惠，米谷充盈，偷运可杜，是皆皇仁宪德之所及也。缘蒙飭议事，理拟合详，候宪台察核转详。

科 则

查出隐漏 改征本邑

原署台州府太平县张坦熊、台州府太平县戴世禄为查复浙洋等事：

窃照玉环山奉宪题请展复，凡附近岛岙俱经一例招垦，所有楚门老岸暨太平之二十四、五、六都原属玉环乡旧日都分，向时同为迁遭，近年以来民间不无私自垦种，即有报升，亦皆报一漏十，且有闽省民人潜地私垦，恐有奸良混杂。

卑职奉委办理玉环，又蒙委署太篆，履勘情形，清查荒隐。查出各都图隐漏自首田地山塘七千三百四十二亩二分五厘，共应征条银二百九十六两二钱三分一厘五毫，粮米四十六石九斗七升八合。复量度形势，因地制宜。伏查玉环乡附近楚门之东岙、芳杜、田岙、密溪等处，与玉环仅隔一港，实玉环山紧接后路，为垦民往来之要道，所系綦重。其民间始而私垦，继而逐年报升之条丁粮米，与查出隐漏之课饷数目，适相符合，请将附近之数处仍归复玉环旧日之都分，庶便就近稽查，改征本邑，以济饷糈。将查出隐漏之课饷归补太平，以符原额。总之玉环半壁本属太平，原无彼此之别。今所有现在闽省人民六十余口，除搬有家室住居十年以外者，准其人籍，一体编入保甲，不时严行稽察，其无籍之徒概行驱逐，俾玉环山之后路为之一清。且东岙地方汛守官兵，业同乐清协详请移驻楚门所城，与玉环相为犄角之势。盖玉环实太平之屏障，而太平为玉环之后路，倘门户不密，则堂奥何由安堵？邻山不清，则本山亦属可虞。

二卑职公同酌议，惟于楚门布置周详，则不特玉环之声援最近，而太平之障护益严。辅车相依，海疆巩固，庶使滨海蒸黎永登衽席矣。拟合会同详请宪台俯赐察核。批示：遵行。

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一级又军功加三级纪录一次许为查复浙洋玉环等事：

雍正五年六月初四日奉总督福、浙部院高批：乐清县副将王，桐庐县令张，会详楚门老岸地方有田数万亩，因玉环迁遣，南北两塘倾圮，田地一并荒废多年。若将两塘建筑，俱可渐成膏壤。又有三盘、黄大岙等处有田数千，俱肥饶可耕。况楚门老岸原属玉环所属都分，而三盘、黄大岙等处，俱属玉环邻近之区，岂可听其荒芜？详请一例招垦等缘由，奉批：“仰布政司查明确核详报，仍候抚都院批示。缴”。奉此，为照此案先奉抚宪批示，就经转饬该县会同确勘去后，今奉前因，合再饬查，为此仰县官吏查照先今来檄。奉院批行事理，立将楚门、三盘等各处，星即会同唐令确勘田亩数目，召募本省佃民给垦，归入玉环汇册具详，以凭转请题报，一面先将科则事宜会同酌量定义，由府复核详司核转。速速。

涂 税

国家惟正之供而外，则有税课，计其所入征其所出，民有生业，赋有余贲，益上益下之道也。玉环界在温、台，洋面辽阔，鱼虾生息繁滋，渔民争趋捕捉，沙涂之利，莫盛于此，因为定则征输。复有巡船防范宵小，其所取之于民者，不过革前此之陋规，而渔民之得以乐业急公者，则自今日始也。志涂税。

论曰：温、台洋面，闽、浙渔民利藪也。每年网鱼捕虾，打鳅钓带，各以其时，亦各以其地，而船又各异其名，岛岙繁杂，千帆丛集，利固易生而奸亦易匿也。向例船傍刊刻字号，篷上大书白字，以别宵小，法良意美。无如营哨游巡，往往阳奉阴违，需索羹鱼规例，泊船内港闲游。雍正五年总督部院查革陋规，量征涂税。温、黄二镇遴选弁目、委员协办稽查，汛至则收牌存官，汛毕则给照同返，不但岙外之奸匪无从而入，即岙内之奸匪亦无从而出。用是奸宄潜消，商渔乐业，诚海洋之善政，不易之良规。若恐收照有勒索之弊，是犹防噎而废食也。前此有黄士蕃、梁迁贤、金素知、朱遗业、叶环如、郑汉文者，占踞海洋各岙，横充私伥，需索商渔，为害匪浅。于是严加驱逐，屏斥群小，设立官伥。行之一年，细为访察，伥人之急公者无几，不便于民者良多，仍行禁革。盖有裨于国，无利不兴；有害于民，无弊不除，始得以无纤毫之遗憾云尔。

征收渔税科则

黄镇左中右营为敬陈查复浙洋等事：

准贵府移开前事备移，届当冬季渔汛之期，希即遴选弁目，驾驶快哨，协同丁役，巡查渔盐各厂偷漏，按则征收税课，面同丁役估允登记数目册报，并稽隐匿纵漏情弊，严拿究治。奉宪严饬，幸勿迟缓等因。准此，随即转行三营守备遵照外，为查此案，奉本总镇李批本府等详称：本年九月初九日奉本总镇宪牌，前事备仰照依事理，率领守备即保结各本营诚实千把一员，着守备带同前往主山大陈、石塘等处汛地，先将在此汛渔船牌照尽行收起，即将船户姓名造册，一面移知玉环厅张，并交在汛收税丁役，一体饬令该丁役即赴玉环，请给小票，分给各船户，以便收税。至应收税数，难以悬定，该将仍遵旧例，按以船之大中小分税之上中下先行议复；一面饬知据实征收，不许刁勒索求，亦不得以多报少，串通隐漏，该备收照明白造册移厅并交厅委家人之后，先行回营，惟留千把在汛。如再有船到者，该千把尽数收照，五日一次造册移厅，并知会所委收税家人仍报本镇察夺。该弁止许协同稽查，不许经手钱粮。如将船照纵漏不收，以及需索滋弊，察出重究该弁外，原保将、备并干失察误公之愆。仍将船只税银确数，按月造册具报本镇查考，毋违等因。奉此，随即转行三营守备遵照去后。今据本营守备夏承恩、左营守备施扬文、护右营守备事千总王敬复称：遵即选派中营把总一员、左营把总一员，俱各动勤诚实，即按营备具保结。现在卑职等带同前往主山大陈、石塘汛地，候到汛日，凜遵宪檄所指，

一一遵行不违外，至应收税银，难以悬定，奉饬仍遵旧例，按以船之大中小分税之上中下先行议复之外，伏查从前主山大陈、石塘等处收钓船规例，不论船之大中小俱以每只收银四两，后又以船之杉板多少为定，如大船有杉板四只者，收银六两六钱，中船有杉板三只者，收银四两四钱，小船有杉板三只者，收银三两三钱，此旧例也，至雍正二年概行禁止。今将从前旧有规例改入正项，新设玉环征收抵充经费，荷蒙本镇宪念切税务攸关，诚恐营弁丁役胡行勒索刁难需索偷漏，故特选委干弁诚实之员协同稽查，此慎重经费之至意也。檄行遵照旧例议复。今职等谬议按船之大中小、杉板之多寡，每只照依续后旧例上中下举行。大船有杉板四只者，收税银六两六钱；中船有杉板三只者，收税银四两四钱；小船有杉板二只者，收税银三两三钱。再有贩带客商，船只有大小之分别，装货有多寡之不等，其向来规例每只一次或八钱或一二两不等，难以议定，并为声明。抑更有请者，分给各船户小票，若候牌照收齐，方令收税丁役赴玉环请给，恐延时日。各钓船未有凭据，碍难采捕。可否先移玉环预为请给，庶得收牌一张，即给小票一张，俾渔民便为采捕，不致愆期，裕课便民，不无小补，理合同保结呈复等情。又据左营守备施扬文复称：遵查本营洋汛上府石浦一汛，原系钓船聚集之区，缘系定、黄交界之所，所有税务业蒙本营张副府赐详前任总镇方转详督宪批示，属定、属黄未奉批示。今蒙檄饬拨员协收钓船税务，请候批示属黄之日，出具保结拨员协收，一一祇遵宪行事理不违外，合先呈覆等情前来，据此复查无异，随转具保结，现在合先议复，为此备由同保结具呈等缘由。奉批：已据详照会玉环厅矣。今奉前因，拟合移知，为此备移贵府，希将小票预给丁役资带来黄，饬令给发渔户，征收税课，幸勿迟缓。

详请稽查网龙

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张坦熊为敬陈查复浙洋等事：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蒙署布政使司程宪牌，本年十月二十四日奉总督浙江部院管巡抚事李批本署司呈详，网龙船只在玉环采捕，不许远涉外洋，梁头以五尺以下为准，止许单桅，水手不得过十人，并送永邑渔户清册等由，奉批：“玉环未经展复之前，洋面禁止采捕，是以各船止输梁头关税。今新已垦辟，渔户听往彼处，获利较前数倍，故酌议网龙船只每对仅收涂税八钱，并将从前给照陋规每船至五钱一两者，尽行革除，于渔民有益无损。其不往玉环采捕者，原未强之使去。至各处船名虽有不同，而往玉收采捕之例则一，亦难任其借名推诿，仰再确查核议另详。缴。册并发。”奉此，合亟粘抄飭议，为此牌仰该同知遵照院批事理，立将各船听往玉环采捕，获利较前数倍，酌议网龙船只每对仅收涂税八钱，并将从前给照陋规尽行革除，各处船名虽有不同，而往玉环收采捕之例则一，即速确查妥议详司，立等转详院夺，毋得迟延，致于催提等因。蒙此，该卑职遵查网龙船只每年三、四、五等月采捕冰鲜，七、八、九等月打鳅各舡，余月贩货，往来联踪，遍行洋面。向年海山禁止采捕，此项船只本县给照，则胥吏征其规例，私出外洋，则汛口索其羹鱼，渔民非无所出，究之无补正供。从前营船多泊内港；何曾各舡稽查？今总督部院李题请展复玉环，革除陋规以充经费。汛发则捕鱼，收网则归舡。总镇游守严飭营汛，有坐汛游巡大哨不时防范，复有协收税务快哨常川稽查，俾舡内之奸匪无自而

出，舡外之奸匪无自而入。现今海宇共庆救宁，渔民乐业已久，惟有网龙船只温郡永邑最多，每船水手共六七人，独驾则便捷如飞，并驶则横行莫御，玉环艰于查察，收税十不及一。卑职所以详请归县征收，实缘各船籍隶本邑，可以按册稽数，族保邻佑连环互结，则稽查最为严密。况每对税银八钱，较各船为更减，渔民免贡陋规，亦乐从而非苛也。蒙总督部院批准在案。惟是政善则益国而兼以利民，弊除则归公而难以便己。自来胥役，旗长每船索取二两不等，今则量给纸笔三分，焉能饱其私囊？是以诡捏渔民张幼卓等名诬呈，而永邑偏听，蠢胥藐玩宪批，慢不征收，朦混混详，反复究案。夫以盈千累百对之网龙遍历海洋各舡，凡船皆报稽查，而网龙不得过问，众渔尽乐输公，而网龙偏遗化外，是网龙等船不反为藏垢纳污之藪乎？总之温、台洋面自北极南千有余里，岛舡邃繁，渔艇丛集，本易藏奸，前此陈尾诸案，经年始决，近日温、台沿海肃清宁谧，缘总督部院怙冒海隅，众渔乐业，约束綦严，而奸匪潜消也。仰祈宪台俯赐转详飭着温之永、清，台之临、宁等邑，凡有网龙船只照例输税，其余各处船名虽有不同，而洋面采捕则一，一体册报征收，毋许借名推诿，则委员不致制肘，渔船难以偷越，旗长、胥役无所施其伎俩，城工可竣，海疆益固，仰沐宪德于无疆矣。

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为敬陈查复等事：

案署布政使司粮储道副使朱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总督部院管巡抚事李批本署司呈详：台、温二府渔船往玉环采捕，每对输税八钱，再分则征收，应如江守所请。往玉环采捕各船梁头小者，完银八钱；中则者，完银一两二钱；大者完银一两六钱，详候示行等缘由。奉批：“网龙渔船以及前往玉环采捕之小船，凡系两船连络者，俱如详，飭令每对输税八钱，赴县请照印戳，径往委员投纳。如不往玉环洋面者，听其自便。秘自偷越者，即以漏税论。其余单行渔

船，查该同知前详，原会分别大小船名议定税则，每季上纳一次。伊等俱在海山搭厂采捕一季之久，渔息甚薄，断无空船而回之理。台府所议止云大中小三等，不曾开定梁头丈尺，殊未确切允当。仰再查明，另行分析妥议详夺，以凭出示晓谕遵照。缴。”奉此，合就粘抄飭知。为此仰厅官吏查照宪批抄详事理，立即移行经收渔税文武各员并沿海各县遵照。嗣后网龙船只以及前往玉环采捕之小船，凡系两船连络者，飭令每对输税八钱，赴县请照印戳，径往委员投纳。如不往玉环洋面者，听其自便。私自偷越者，即以漏税论。其余单行渔船，台府所议不曾开定梁头丈尺，殊未确切，即速再行查明，分析妥议另详，以凭察核转详院夺等因，计粘抄。奉此，该卑职查得玉环征收涂税一案，荷蒙黄岩总镇李飭行各营，查出弁兵之陋规，减半定则，以充玉环之经费，文武协同按则查征。渔船以杉板为则，有杉板四只者，收涂税银六两六钱；杉板三只者，收涂税银四两四钱；杉板二只者，收涂税银三两三钱。以两为正，以钱为耗。商船以梁头为则，一丈以内，每尺收税二钱；一丈之外，每尺加税一钱。上无碍关税，下不为重科，照则乐输，已经四载，商渔安业，海宇安宁，每年造册咨部，似可无庸另议，致滋纷更。惟是温之永、清、瑞、平，台之临、宁、黄、太八县，无杉板之网龙采捕各船，盈千累万，肆游洋面，惯行夹带，若不藉收税以为稽查，恐奸良不一，难免藏垢纳污。是以玉环文武亦同一例稽查征收，单行者，输税四钱；成对者，输税八钱。今台、温两府议称，如台、温二府属渔船在内港采捕，应请循照旧例止令输纳梁头关税，若往玉环采捕，虽船名不同，获利数倍，且将从前给照陋规尽行革除，于民有益无损，是应遵奉宪批，每对输税八钱等语。卑职伏查玉环同知所管之洋面，与玉环参将所管之洋面不同，武员职司巡哨，故参将所管之洋面，东分乐清县洋面三分之一，西分太平县洋面三分之一。文员职司税务，故同知所管之洋面，东以温之永、清、瑞、平为界，西以台

之临、黄、宁、太为界，若以台、温二府所属八县之洋面为内港，必以玉环参将所管之洋面为玉环，则所分乐、太二县三分之一洋面，原无船只，税从何出？总之玉环一山与永、清、黄、太等八县公同海面，船只相通，原无塘坝为界，故无所为内港之别。一旦强分为内港，尽为免征，是外省之商、渔船只前来八县采捕者，玉环文武得以稽查征收，而本地网龙等船，恣游八县洋面者，偏遗化外。且外省之商、渔查除，弁兵之陋规归公一半按则乐输，而本地网龙等船亦为查除，该官衙门以暨胥役、旗长之陋规定则四钱，妄思免脱，不惟无以服外省商、渔之心，且恐将来商、渔各船俱以八县洋面非为玉环所辖，势必群起效尤，不服稽查。合无仰请台檄飭温之永、清、瑞、平，台之临、宁、黄、太等八县，查明何塘何坝为该县之内港，该县所管洋面之内，何处为玉环之洋面，每年换照之船若干，无照之船若干，不愿往玉环之船若干，愿往玉环之船若干，据实造册呈送宪核转发，庶温、台收税之委员得以按册稽查征收，不致在洋争竞滋衅，而奸民亦不敢藉口内港尽行遗漏，且令本省八县之船只有所稽查，而玉环相通之洋面永无意外之虞矣。为此备由另缮书册具申，伏乞照详施行。

总督部院李批：玉环同知之衔冠以温、台，凡两府八县洋面渔税，皆其统辖，较该营之仅与邻汛分界者不同。前批不往玉环采捕之处，乃指不系温、台属其洋面而言，非于此中又烦分疆界也。况从前原因营汛弁兵勒索陋规过重，是以大加减革，定为输税轻费，此外不许分纹需索。闽省采捕各船，无不欢欣乐从，何独本属网龙小艇每对止输税八钱者，抗违成法，纷纷渎详，致烦案牍！仰布政司查照原行，秉公定议详复，以清尘案，毋任徇徇滋扰。缴。

盐 课

海滨之民刮土私煎，遍行洋面，妨引病商。玉环展复，兵民交集，食盐在所必需。且率土皆民，不便遽绝其业，暂时官收官卖，搬移家口以安其身，请免灶役以抚其心，则又皇仁宪德之施恩于无外，而益得悠然聚处，以衣以食，相生相养于无事之天也。志盐课。

塘洋八灶，每灶四锅；后垵十灶，每灶四锅。雍正五年分收盐叁拾柒万柒千柒百叁拾玖斤；六年分收盐陆拾叁万贰千叁百捌拾伍斤；七年分收盐玖拾万玖千柒拾贰斤；八年分久雨，收盐肆拾柒万肆千柒百贰拾壹斤；九年分收盐……。共收盐贰百叁拾玖万叁千玖百壹拾柒斤。每盐壹百斤价银伍钱，贰钱伍分归灶户以为人工饭食之资，贰钱伍分作经费以为官役俸工之需。雍正七年正月详请归商，议归乐邑长林场，而商人屡催不至，仍暂行官收官卖。

详禁私煎改设官灶

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张坦熊为查复浙洋等事：

奉布政司宪牌，本年二月十三日案奉巡抚都察院李宪牌飭委，即赴玉环山，会同太、乐二县逐一确查料理妥协详报等因。奉此，该卑职遵查奉宪委办玉环所有一应事宜，除经陆续详报外，查玉环山塘洋、后垵地方，向有民人在地私煎，枭徒偷贩，本欲即为

详禁，但思既蒙募民开垦，添兵保障，则食盐为必需之物，随经移会太、乐两县取具各户亲邻族保甘结，填牌给照，一体编入保甲，着令并灶聚煎。卑职随时通变，因地制宜，暂为权宜之计。官给本于灶，令其煎烧，官收官卖。止在本山卖与渔户、居民，毋许贩卖邻境。陆路每盐一斤给本贰厘伍毫，每斤卖银五厘。伏思燧法虽当配引行销，温、台两府各县引票久有成额，今玉环系新开之地，自应另补课饷；但孤悬海外，斥卤之区变幻靡常，烧停不一，惟时当亢旱，滴卤可煮，亦止用食锅滤土澄水，所出仅供一方之用，不能远资邻封商贩，非比内地场灶可以设厂添盘招商配引。请候开垦完毕，丁有定数，比照崇明、定海计丁派引充课征收，以为永远之例。

再查玉环新开田亩，必须经营水利，卑职逐细查勘，有东青、西青、琛浦、青塘、后湾、沙岙、后垵、塘洋、大普竺、小普竺、大麦屿、小麦屿、大古顺、小古顺等处，俱须建堤塘以捍其冲激，则咸潮不能入，设陡闸以时其启闭，则淫雨不为灾。各浦口大小深浅不一，采木购石人工饭食，为费不貲，请将盐斤余利暂为河渠塘闸之需，工完造册报销，候计丁派引之后，将充课银两归入正项。庶上不动支库项，下有利于民生，公务克全，私泉永杜，裨益实非浅鲜矣。

卑职管窥末议，是否妥协，仰祈宪台俯赐批示，以便遵行。

查 议 灶 丁

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张为查议事：

准台州府江为前事，准温州府关内开，本年九月初六日蒙盐驿道王宪牌，据该府申详塘洋、后垵等处丁课一案缘由到道，据此为照。玉环开辟事宜，久经督部院详细筹画，列款条奏，部复奉旨遵行。内中盐税一款，奉准部复开；盐为必需之物，玉环为新开之

地,且孤悬海外,斥卤之区,所出仅供一隅之用,不能远资邻封商贩,非同内地场灶添盘招商配引者可比。着令并灶聚煎官卖,止在本山卖与船户居民,毋许贩卖出境,其盐本外所余者,暂时留充公用,一俟规模已定之后,即编全书,将盐课归于两浙盐政项下奏销等因,转行该府遵照在案。是玉环煎盐灶丁应输课银,目下则留充公用,将来则应入奏销,久蒙督宪条议甚明,初无遗漏。且两浙各场向来灶丁应完课银,因光丁赔累不堪,已于雍正四年钦奉谕旨清查改归荡地征收,以苏苦累在案。夫通省向有之丁银尚蒙恩旨归地征收,岂有玉环新辟之土独征丁课因此穷丁乎?夫为政当知大体,玉环新辟之区,自应留心抚字,宽恤民力,岂宜锱铢必较,以失招徕之道?若云既无丁册可核,则将不辨官私,不分民灶。查玉环孤悬海外,所煎盐斤止能在于本山卖与船户居民,不能贩卖出境,非比内地田地有官私之别。况煎盐自有灶舍,有舍便有灶丁,则是民是灶判断甚明,何云不能分别?又查雍正六年十月内藩、臬两司会详督宪文内一款开:一、查禁各岙搭盖棚厂私灶偷漏设立厂头稽察造报,据玉环同时申请,查玉环附近各岙,采捕鱼鲜各有其时,亦各有其地,四季俱有渔汛之时,按岙点厂头令司稽察,渔汛一毕即搬移回籍,难以一定等因,现在飭令该丞造明官匠并盐厂头灶户各姓名清册,按季呈送,应俟送到转呈查核等因,详奉督宪咨部在案,则彼地久经设立官匠、厂头专司稽察,而灶户姓名义令按季造册呈送,业已稽查详密,井井有条,而该府尚云无册可核,不辨官私,不分民灶,岂非背谬?凡此皆因玉环地居海外,该府等相距既遥,不能灼知情势,又未细查原案,而惟悬空揣摩,所以如此舛错。本道前此行令该府等会同玉环同知查议,盖因该丞身在地方,则一切情事知之既正,言之自确耳。今该府等既不共同定议,而惟凭臆见,宜乎舛错之甚矣。除详批发外,合再飭议,为此仰府查照来文,即将此案会同台州府暨玉环同知确加查议,务期上

符定例,下协民情,并移该同知将现在设立厂灶户若干及官匠、厂头、灶丁姓名,逐一开造印册三本,一并具文议详,切实详复本道,以凭转详宪夺。事关久远章程,慎勿草率从事,干咎未便,等因到府。蒙此,合就移知等因到厅。准此,为查玉环塘洋、后垵二厂计一十八灶,每灶用小锅四口,滤卤煎烧,涂面浅窄,出卤有限,非若内地场灶可以用盘添灶者比;又多属本山农民,煎盐交官之外,仍完本户丁粮,再若计丁加课,则新招穷民必致歇业,本山兵民食盐何出?且原议每煎盐一斤,卖银五厘,一半作课,一半作煎烧人工饭食柴薪之本。一加以丁,则工本内又须按丁加扣,所有计丁加课,伏希恩免。至所卖盐银,俟经费满日,归于盐政项下。今准前因,合将二厂厂头、官匠、煎丁花名清册移送堂台核转。

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加二级纪录二次张为查议事:

案奉盐驿道王宪牌,据温州府申称,塘洋、后垵丁课一案移准台府、玉环同知复称:玉环新辟之地,塘洋、后垵二处煎丁,俱系别县穷民,甫集煎烧,半完丁课,半作柴本,若又按丁加课,恐星散歇业,祈请恩免;卖盐银两俟经费满日归于盐政项下,合将送到丁册转送。再台府、玉环离温各有四百余里,会衔详复,往返需时等情到道。据此,查此案自应会议加看具详,以便核转,合亟飭行,为此仰该同知遵照,即便会同台府立将此案丁课速即定义,加具切看,联衔详复本道,以凭转详院夺等因。奉此,为查玉环新展之区,兵民食盐为必需之物,塘洋、后垵二处煎丁俱系别县穷民,甫集煎烧,半完丁课,半作柴本,若按丁加课,势必星散歇业,兵民均有食淡之虞;况查总督部院原题部议内开:“玉环孤悬海外,斥卤之区,所出仅供一隅之用,不能远资邻封商贩,非同内地场灶可以添厂添盘招商配引者可比,应将煎盐之户取结,并灶聚煎,官收官卖,除盐本外,所余者造册申报,以充公用。”是玉环煎丁难以比照内

地一例按丁起课之处,已经详悉声明,似无庸悖违原题而另行置议者也。前经具文申复,缘奉道宪饬行,会同堂台定义,联衔详复,拟合牒知。



水 利

从来养民首重农田,而农田必先水利。谓夫蓄泄有资,即可以备旱潦而无虞。玉环负山濒海,水利视他处为尤急。幸陂塘陡闸旧有故址,余为次第疏浚修筑,水早已可无虑。今届城工伊始,雷雨大作,于塘洋、后垵之间冲成河道,以便舟航,斯又利之开自天者。第恐民情好逸恶劳,守初创之规模而不时加修浚,未可为有备无患之道也。因详书于此。志水利。

天 开 河 道 事

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张坦熊为德厚民生天开河道事:

据垦民华天如、陈士祥、姚以忠、殷必贵、陈哲贤、郭士荣、林君表、张凝睿、高显章、张志启、陈宇近、陈秋水、张文田、林文益、蒋秉振、徐子宾、杨以昆、吴克明、李文质、董陈政等呈前事:“窃如等居住海滨,生齿日繁,常虑田少人多,衣食罔出。伏蒙皇上恩准督院大老爷题复玉环,俾如等穷民无田者有田,无衣者有衣。我等小民妇子无不歌颂皇上至圣至仁,从古未有。惟是玉环东则海涂淤陷,西则峻岭崎岖,不独城垣巨石转运为艰,即商贾小民亦多未便。不意今年七月初一日既二十一日两次雷雨滂沛,于塘洋陡门之外,冲开河道一条,直通后浦口,城工甚便,商贾甚便,兵民甚便。因思皇上乃万古未有之圣人,故上天亦开万古未有之奇瑞,凡我兵民商贾人等,莫不欢忻鼓舞,共祝圣寿无疆矣。为此连名具

稟”等情。据此，卑职随即亲往勘验，果见昔年海涂，顿成今兹河，广见者鼓舞称异，闻者踊跃趋观。计河长一千三百二十丈，阔二丈三四尺至三丈一二尺不等，小汛约深六七尺，大汛约深一丈三四尺不等。当此城工伊始，带水有崇山之隔，官民值束手之时，乃于七月初一日历午未申酉戌五时，暨二十一日历午未申酉戌亥六时，雷雨时行，河源忽启，载石巨舟从天开河道径达陡门，另换小艇直抵环城，其便于城工者甚钜。商民往来，岭高涂陷，跋涉维艰，今舟楫可通，其便于商民者甚钜。至若八桨快哨改泊后浦内，出哨最捷，追捕尤易，其便于巡防者甚钜。是岂人力所能成，意想所得到者？此皆我皇上敬勤天民，宵衣旰食，帝德广运，祥开千数百丈之长河，天心协应，显著亿万斯年之奇瑞。倘早开于数百年之前，或迟开于数十年之后，沧桑或有，乃正开于奉旨开垦之日，且正开于城工将兴之始，今古罕闻。更当雷雨滂沱之际，正值官民兢惕之时，不谓于民无损，而且于民有益，其为盛世嘉征，诚亘古所未有，而圣德感天，亦极亘古所未见也。泽被兆姓，庆由一人。卑职率同文武兵民商贾人等望河叩贺，无任踊跃欢忭。现在雇觅画工绘图，另送宪电，伏乞照详施行。

总督部院李批：“据详雷雨冲成河道，利益城工民生商贾，深可庆幸，仰署布政司飭令绘图查明详核，另册候移督监二部院衙门备案，仍候观风院批示。缴。”

藩宪朱批：“天开千尺长河，便民舟楫，亘古之所未有，仰见圣朝德盛化神，祥征瑞应，官民胥庆，远近蒙庥。速即敬谨绘图详送，以凭核转，仍候各宪暨臬司批示。缴。”

臬宪刘批：“圣德弘敷，天心感应，以故山川效灵，于塘洋陡门之外忽开河道，不费民力而兵民永便，诚万古未有之庥征。仰速绘图详送，仍候各宪暨藩司批示录报。缴。”

温处道宪批：“新垦之地，城工将兴，忽尔河道天开，殊为嘉

瑞。仰候据情转报，仍候各院宪暨藩臬司、宁绍道批示。缴。”

粮宪署藩宪朱批：“据详玉环新开地方，雷雨冲开河道，城工商民均叨利益，诚亘古未有之嘉祥。仰候藩司会核详题，仍候各院宪暨司道批示。缴。”

杭嘉湖道宪王批：“据详城工将兴，河源忽启，诚圣德感孚，天心协应。仰候各部院暨两司粮道批示。缴。”

盐驿道宪王批：“据详城工将兴，河源忽启，此诚圣德感孚，天心协应。仰候各院宪暨两司粮道批示。缴。”

新筑楚门南塘说

楚门，太平之屏障，亦玉环之要津。昔人于此筑城以御寇，更于此筑南塘以防潮水之内冲，计甚周也。查建议之始，支正供钱粮，役六邑民夫，其利害之所关至大，而功之不易成可知。自沿海一带皆奉迁徙，南塘因以隳坏，今玉环既奉展复，则楚门急宜经理。奈何任咸潮冲决，使沃衍肥饶之区，竟成斥卤沮洳之地哉！爰以筑塘之议，上请宫保制府李公，幸蒙报可。于是集贫民之丁壮者给以口粮，使竭力修筑，而本省殷实之家自备口粮以襄事者，许完功之日听其入籍垦种。仰荷天子之声灵，宪德之远荫，于八月潮生之候，潮汛半月不至，由是垦民踊跃鼓舞，奋捐齐举，凡阅六月而工竣。然而新筑之塘体犹单弱，骤焉临以海潮之全力，势不足以相御，此功粗成而终圯也。余乃复募民夫，培垫数尺，其工视向有加，以为此可以当其冲矣。然历时未几，而潮水奔激湍悍，塘外又间多坍塌。岂事之难成而功之不可卒图固如是耶！余为反复计处，知数百年久废之塘，一旦欲重建以御至险不测之潮，洵非浮土衰草之

力所能胜也。因知石塘为上，草塘次之，土塘最下，为之犖石砌于其外，使实而坚。适值春来，霖雨如注，内塘亦多坍塌，星即培草增宽，使内无罅隙之可乘，凡长五里，堤面横阔一丈有奇。自此南塘之形势亘如长虹，举洪潮巨浪不能损其毫末。使楚门万顷之田转成膏腴，翳塘之力。雍正八年五月初九日蛟水陡发，六月初五日飓风大作，边海之陂塘陡闸俱经毁坏，而楚门南塘屹然无恙，此以见成事虽在天，而防患终在人也。使待其溃决而始加功，势已晚矣。何如计患于未然而早为之所，庶用力少，为费廉，而其收功乃更钜乎。大抵陡闸虽建，夏雨秋潮，皆足为意外之患。而海中蝥蛄又往往穿齿于塘脚，使不得常固。向令习知水性之人每年两次潜探，见有洞隙，即以狼机草和蚶灰、泥土填实其中，又择勤谨之塘夫轮年防守。水有大小而闸之启闭随以浅深，则虽有骤至之雨、倏来之潮，亦必不为患，而蝥蛄侵蚀之弊亦自此绝矣。予故备述塘之所由成与夫害之所当择者于此，以见成之固难，防之正不易也。后之君子，于春秋农隙时勤加之意，则南塘之为利当益溥矣。

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为敬陈查复浙洋等事：

窃照楚门南塘，卑职于雍正五年奉宪循照古迹动支经费督筑告成，已蒙宪台核请题销在案。其塘内腴田万亩亦陆续报垦，各柱垦民靡不鼓腹含哺，咏歌皇仁宪泽。卑职自告竣以来，每岁于秋汛之前，捐资与修一次，于塘身之外增砌石坎一层，以防冲激。而又分派塘夫轮流防守，请设闸夫以时启闭，保固已逾三载。即上年六月初五日飓风洪潮，陡闸亦获全安，浦面堤身较原报册内加宽三尺，加高二尺。惟是创始维艰，守成宜慎，筹画贵乎周详，定制期垂经久。伏查河工海塘均有岁修之例，今楚门南塘内蓄山水，外御洪涛，利害攸关，更非浅鲜，若不随时修葺，安能历久无虞，合无详请宪台俯允，自本年为始，每岁兴修一次，统于奏期造册报销，庶有

备无患。为费廉而收功实钜，将膏泽与环山并峙，恩波借浙水同流矣。

奉署理浙江布政使刘宪牌，雍正九年一月十六日奉总督部院李批，该同知申详楚门南塘请自本年为始，每岁兴修一次，统于奏期造册报销等缘由，奉批：“各属沿海塘浦闸坝甚繁，多无岁修之例，未便奏报。如有坍塌，即当详明，随时拨动渔税公项估修。仰布政司转饬遵照，另册候移抚部院衙门备案。缴。”奉批合就飭遵。为此仰该同知官吏查照宪批事理，如有塘浦等项坍塌，即行勘估详明，以凭转请拨动渔税公项修筑，毋得违误。



○绩 记○

玉环厅额尔荆泰公德政碑记

董文贤

盖闻作人无斲械朴，兴思造士多方，菁莪致咏，国家崇儒重道，乐育群材，虽至海隅僻壤，亦莫不仰文教之诞敷，乐造就之维均也。

玉环界联乐之北境，雍正五年，司马张公详清宫保李题准开山。斯时披荆剪棘，一切礼教尚未暇修。自后衣食稍足，乡学渐兴。至乾隆十六年，前任刘公、曾公并清开科置额，嗣准以文生四名、武生二名附于温之府学。但与应试者，多系邻邑冒贯，凡所为进身之士，均非土著。是玉环之开科加额，转为邻邑而设，凡隶本籍者，未尝不痛心疾首也。乾隆二十二年，额尔荆泰^①司马来任兹土，体圣天子作养人材之意，下车伊始，已留心积弊。及届期考试，令士之公正而熟识者具结认保，备造实籍童生名册。其从前之冒进于玉环者，概不录其子弟。而后，钻营冒籍之徒无隙可乘，续取之士乃益知鼓舞，文风亦蒸蒸日上焉。

昔文正以诗书祗俗，韩昌黎以文教起衰。公之善政，询足媲美

前贤，流传后世欤。爰记而勒诸贞珉，以垂不朽。

【作者简介】

董文贤 字榴园。居四都陡门头(今属城关)。清乾隆庚戌科(1790)岁贡生。博极群书，尤深于经学，文词考核详明。大兴朱文正校士温州，大加称赏，以故名重一时。家居授徒，务以根柢相勸。后董氏代有明经讲学乡里，皆承其渊源焉。

注①：额尔荆泰 满洲正黄旗人，举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始任同知。玉环初开考试，籍贯蒙濶，立法严禁，积弊始清，士人立碑记绩。



金香谷司马德政颂

李树苑

公勋闳贵胄也，以孝廉出宰，爱民恤物，治绩有声。辛卯之冬，由处州龙泉县调署玉环。初下车，即访民间疾苦，临政亲民，歉然虑下。观其容貌辞气，雍雍蔼蔼，粹然儒者之风，望而知其为能仁吾玉也。越壬辰春，始课士，雅意怜才，又劝民积贮，于农事尤兢兢焉。会夏秋间旱潦不时，风潮为患，公早夜引咎祷祀不遑，缓催科，省力役，警游惰，除盗贼，于《周官》荒政隐有合焉。且公之平狱讼也，恒爱克厥威，而其诘奸慝也，则又威克厥爱。盖其性笃于仁，故用爱者其常，而用威亦所以全其爱也。爰导扬盛德，知捧土不足以附泰山，亦聊比舆人之诵云！

诗书之胄，闳闳之身，宪宪令德，肫肫其仁。式于古训，程以先民，文章经济，根柢轮囷。棘闱拔帜，儒席呈珍，望倾纨绮，颖脱风尘。处为善士，出则纯臣，一行作吏，百里饮醇。留榭阁畔，铸剑池滨。牛刀小试，马御初驯。岁躔火次，月纪昂中，分符海国，佐绩郡公。和光外著，顺气内充。浑忘贵介，独抱虚衷。望道思见，听德思聪。轩车甫蒞，民隐斯通。秀顽灵蠢，残疾疲癯，情深立达，虑切怨恫。励精视事，卑服即功，但忧日昃，奚问岁终。春日迟迟，劝课攸宜，雅珍士类，尤念农时。夏忧早魃，秋患雨师，百昌焦悴，千室怨咨。恫瘝在抱，奔走祷祠。宽征弛力，穷达平疲。至于奸慝，务在清厘，宁伤政猛，毋益民羸。天行有忒，公奉无私。休戚所共，一归于慈。尊则神君，亲犹慈父，道尚柔能，德不狎侮。善政范今，祥刑师古，化忆巢乌，风希渡虎。泽被一隅，欢腾比户，岁不能灾，时不能

苦。胥匡以生，式歌且舞，何羨王庞，奚隆召杜。如见广平，迥殊噢咻，既洽輿情，仁登公辅。

【作者简介】

李树苑室 字西园。居十一都西青岙（今属城关）。岁贡生。天姿明敏，学有本源，精举子业，尤长于古文。晚年讲学于乡，从游者多受益。



玉环同知杨君丹山墓表

林则徐

杨公讳国翰^①，字凤藻，号丹山。其父诰授奉政大夫林青公，始自江西临川游艺云州，娶其母诰封宜人徐太宜人，遂为州人。生公兄弟三人，公其长也。自少不好嬉戏，长则奋志圣贤。于嘉庆丙寅岁，屡魁多士，以补员寻拔前茅而食饩。余己卯奉命主滇闹，揭晓后，获公名，知为五华五子首选，同考皆以得士贺。余奉命都中，公捷南宫，钦点知县，分发浙江。会余亦奉命出视杭嘉湖道，先后抵浙，公暇辄得谈励。时中丞帅先洲先生，号知人，不轻许可，独于公历试艰巨，谓有古名良风，不可以百里限，并称余为国家得人，嗣后余迁臬吴中，转藩陕楚江陵间，公贤声几遍天下。会公以海盐卓异，于道光八年北上引见，旋蒙西暖阁召见，天颜温霁，圣训周详，在公以为异数，而不知其夙积也。

以公年方强仕，优游资格，故于十年外擢温台、玉环同知。甫一载，大吏以君娴习海疆，专折奏办东防塘工。时太宜人就养署中，公以王事不敢辞，太宜人年老，又不忍离，勉以就事。阅岁壬辰夏杪，太宜人病沉环山，恐乱子心，俾二弟勿通消息，公于海滨窃听，星夜旋署，得侍医药，半阅月，太宜人竟不起焉。是岁君奉旨扶柩回籍归葬，道经姑苏，余时抚吴，得就舟中吊奠，见公面墨泣哀，余节慰者再。孰意竟以忧劳成疾，甫抵里而长逝矣。

嗟呼！公以名进士，初宰奉化。先是奉化有溺女之风，官其地者，皆漠然置之，公独捐廉，倡始为育婴堂，经营尽善，岁活数百婴，立千古未有之德。继任署诸暨，清厘前任积案，禁屠耕牛，慑服

巨盗，笏胥役，绝樗蒲，境内肃然。于四明则造浮梁。初，江东旧有浮桥，前失机宜，岁圯难继。公下车，择立董事，亲授规画，而人乐助于。不数月，大改前观，设桥吏以启闭，量赢余为岁修，能于江湖奔放中建此不拔之基，可谓知为政矣。于海盐则营义地以禁火葬，凿白洋以固海塘。调仁和，仁和固省会首邑，食众事烦，任斯职者，鲜不疲累。君独三莅焉。绝盐当之规，亲发审之案，宜乎“清恐人知”之额，高悬于赵玉峰乡贤祠也。摄海昌，则兴学校，课农桑，士民蒸蒸日上。擢玉环，则平允盐务，肃清海洋，储芋丝以救饥民，扫台浆以惩奸弁，凡此皆就其地之先者宜者，约举一二端，非谓君之实心善政尽于此也。

余又闻君故乡程月川中丞，丁兴斋侍读学士，与夫池俞庭、黄象坤诸太史之数称君孝友生成，尤为不可企及。善乎！丁学士评其文曰：“德行本也，文艺末也，本德行为文艺，其人理既深，其言不朽，得之矣。独是文章只是润身，政事乃可及物。”余按公坐则本德行以发为文章，起则本文章以著为政事。若公者可谓言行相符，宜为天地间不朽之完人也。况乎英年长才，朝廷方倚大用，吾辈正俟虚席，兹乃忽闻其讣，而为之撰其墓焉，岂吾之意也哉！

吾于公始则校其文艺，同考以得士贺；继则课其功名，中丞以得人贺。中间天子面谕以“好好照此做去”，是则公之实在人，公之名长不朽矣。

道光癸巳年六月

【作者简介】

林则徐(1785~1850) 字元抚，又字少穆，福建侯官人。唐朝莆田望族九牧林后裔，乾隆乙巳年(1785)生。

林则徐于嘉庆三年((1798年)秀才，九年(1804)中举，任厦



门海防同知书记，后入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嘉庆十六年(1811)辛未科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先后任江西乡试副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二十五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转浙江杭嘉湖道，任上颇有政声，官至一品。道光二十年(1840)受命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在虎门销毁鸦片237万斤，名振中外。

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受命赴浙江协办海防，二十二年发配新疆伊犁。二十五年重新起用署陕甘总督，次年转任陕西巡抚。二十七年升云贵总督。先后平息西北、西南民族冲突，整顿云南矿政。二十九年因病辞职归籍。

三十年(1850)九月再次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农民起义。11月病逝于广东潮州普宁县行馆。清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魏源挽其人品和功绩：“品望重当朝，犹忆追陪瞻雅范；褒荣垂史乘，徒殷景仰吊遗徽。”

咸丰元年(1851年)，文宗(爱新觉罗·奕訢)帝赐祭葬，谥号“文忠”，晋赠太子太傅。

注①：杨国翰(1787~1833) 字凤藻，号丹山。云南云州大勐麻(今临沧市云县大寨乡梨园村)人。清嘉庆庚辰科(1820年)三甲第三十五名进士。道光二年后，历任浙江奉化、诸暨、海盐、仁和知县，具政声。十一年(1831)，帝命进京陛见，升温台玉环餉捕同知分府加三级。杨国翰生性仁慈，以宽济猛，擢玉环则平允盐务，肃清海洋，听政之暇，吟咏自娱。后其母徐氏宜人亡故，扶柩回乡，途中遇雨成疾，抵家丁忧期间，溘然长逝。

杨国翰与林则徐素有交往。乡试时林则徐为主考，之后林调任江苏布政使，杨官历浙江，向林则徐上书惩贪、锄匪、清案三事，所见与林同。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闻杨死讯，奉旨题撰《玉环同知杨丹山墓表》碑文，并为其撰写墓联：望重五华，才高三迤；功歌两浙，名达九重。玉环厅民于其去时赠联云：“地肺无灵，痛我慈君丧慈母；天心有感，俾完纯孝作纯臣。”



玉环厅徐公治绩记

王震之

盖闻穷经将以致用。士君子蓬户啸歌之志趣，即庙堂展布之经纶。顾处为醇儒，出为循吏，内不负生平所学，外不失苍生所望，求之当世，罕有其人。今乃于让木公祖见之矣。公^①以名进士就雷封，鸿才小试。论者以公负瑰异之才，不得遨游风池上，读中秘书，有所著作，以成一代典籍，用是为公惜。然政事之科，本先文学，况今天下亦多故矣，干济需才，以精明强干如公，慈祥恺悌如公，寄之民社，百姓蒙休，不犹愈于言箸作者之舞文弄墨而已哉。迹其握篆西川，分符东海，所到之处无不仁风扇扬，莅任玉环甫及三载，而循吏之声遍传人口。今将以五马就迁，二三君子商所以颂公者，余愧无虎头之妙笔，何足揄扬于万一，即以三年之中，由实心行实政得诸见见闻闻者而质言之，可乎？

当公下车之始，首敛豪强。楚门为江北巨镇，时有不靖之徒横行，白昼仆人而夺之金，乡间视为畏途，公立法伸威，戡强除暴，而闾阎始得安集。癸丑之夏风潮大作，塘堤倾圮，禾稼伤残，斯时薪桂米珠，儿啼妇叹，鸠形鹄面之徒所在皆是，而虎视狼贪者又诿饥民以夺食。公设局楚门，劝谕殷富减价平粜，又选练乡勇二十名，以巡阻要夺之辈，迨次年甲寅早禾告成，黄童白叟乃鼓腹而歌。其尤可敬者，忠义之气发于至性，每当读法悬书之暇，与多士谈及时事，慷慨激昂形于辞色。张睢阳之碎齿摩牙，汪立信之握拳透爪，公不啻具其梗概，书生杀贼之气，有使人奋然而兴者。

故玉环西连乐邑，北接太平，李大六、瞿正汉之变，邻邑摇心，

玉环以斗大山城界乎其中，屹然不动。且二奸之所煽动，党类实繁，而玉人不为所惑，非以公之大义凛然，有以震撼其心，使民多风烈欤！又常谓海氛未靖，保甲团练之法尤当讲明而切究，故江北义勇远近著名。凡洋船再至，广艇三至，皆相顾而不敢犯。是则充国临边，使羌敌闻风而远遁；范文开府，俾夏人相戒以莫欺，公实兼而有之。凡此皆公之实政，本平生之学问，见诸当日之设施。若夫寻行数墨，绣虎雕龙，高屈、宋之才华，耀机、云之词藻，又奚足为公多哉！是为记。

【作者简介】

王震之 字云生。居十五都楚门。清道光己酉科(1849年)岁贡生。颖慧绝伦，过目成诵，为文千言立就，不假思索，岁科五试冠军，而屡困棘闱。后设馆授徒，多所成就。

著有《玉环厅徐公治绩记》等。

注①：徐 荣(1792—1855) 原名徐鉴，字铁孙，号药垣，又号梅花老农。书画家。清广东驻防汉军正黄旗人。与龚自珍交善，唱和甚多。道光科(1836年)二甲第十七名进士。曾任直隶(今河北省)藁城县训导，由临安县知县升授玉环厅同知。道光二十五年(1845)八月应帝召，谕以海疆事宜、治民要务，二十六年任玉环厅同知，赋《纪恩恭衍》诗，刻诗琛浦寿星山麓。又作忠、孝、勤、俭、让诗五首，刻一都打石仓山麓和二都三合潭南山半岭石牛脊。每肩舆出乡，即景赋诗，积而成帙，编成《怀古田舍诗钞》三十三卷。尝于西门外西青山深谷中掘地作冢，埋诗其下。精书画，善事梅，笔力挺拔，识者比之郑度三绝。著《怀古田舍梅统》，咸丰二年自序成书。道光二十八年升任绍兴知府。咸丰二年(1852)调署杭州。复署杭嘉道，六年选福建汀(州)漳(州)龙(岩州)道。死难渔亭。事载《浙江忠义录》。

○宪 碑○

铎锹渡禁革碑记

宋如林

为渡船装载人货，申明议定章程，勒碑永禁事：

照得西青、铎锹两岸，为玉环往来要道，中隔汪洋，横流对渡，势甚凶险，稍不谨慎，即关覆溺之危。黄、张二前任^①，因该渡额设仅置二船，不敷航载，故先后各捐二船，一同往来济渡，谕令该董事陈安邦等经管所有该渡一切事宜。据该董事议定章程，呈请勒石永禁等情前来。本分府特加核定禁条，合行申明晓谕，为此示仰军民，董事及该地舛甲人等，一体遵照。后开条规，倘渡夫等故违禁令，许该董舛甲子民稟候提究，各宜凛遵无违。特示，计开条规：

一、铎锹渡江面辽阔，急水横流，渡船四只，设渡夫九名，每船二名，务得熟谙水性者方可，常川在船管驾，毋许偷安在家及出外生理、私雇生手替代，以致误事。倘有事故稟退，候出示召充，不得循隐私相顶替。

一、渡船归埠，每船着一渡夫守管，不得擅离，以免杠具损失、

风雨漂泊等情。

一、船四只，西青、铎锹二埠每埠各置二只，逐日轮流彼往来，酌量装载，人少货多，人多货少，每船总以八分为率，不得重载，致生事故。

一、渡船毋许揽载猪、羊。一遇风色不顺，将船掉钺，猪、牛侧聚一边，以致轻重失匀，船易翻溺，及过往猪、牛均着由楚门过渡，不得仍走铎锹，违者稟候究治。

一、船遇破漏，该渡夫即宜据实稟明，请项修补。如杠具篷索稍有损坏，该渡夫随时修整，毋得迟延。

一、本埠往来商旅，岁无虚业，该渡船不得驾驶别处，以私废公。

一、船中舱毋得装运污秽之物，宜洁净以载行李行人。

一、每人过渡，给船钱一十八文。

一、商客除随身行李外，货物每担给船钱十文。

一、轿一乘并坐轿人连轿夫给钱四十八文。

一、肩贩除随身货物一担外，每担给船钱六文。

以上各条各宜凛守，如违稟究。

嘉庆十六年五月

董事陈安邦、潘维翰、周孙谋、辜昌富、

金 铭、江 城、赵 筠、孙 钊 勒石

【作者简介】

宋如林 嘉庆十三年(1809)任玉环厅同知。禁革渡船以惠行旅。尤严缉盗，擒获甚夥。

注①：黄、张二前任，即指黄秉哲、张瑞仁二位同知。

坎门钓舫舛妈祖宫前 严禁对进出船只乱收费奉宪勒碑

吴□□

奉宪勒碑

钦命署理浙江温台水陆总镇扑勇巴图鲁吴^① 为出示严禁事：

据玉环坎门教场两舛舫着秦锡经、何振益、谢永丰等呈报初生等，坎门教场两舛汛近大洋，为南北往来必经之区，设立营汛，以资防堵。凡有进口出口船只，向章有货者文武挂号费钱各五百文，其空船进出一概避免，自展复来历办如斯。今有上年弁兵更立新章希图渔利，无论船只大小有货无货，每只进出勒加号费钱三千九百二十文，以致商渔闻风远颺，舛内生意窒碍，财路拮据，生等无奈，前经呈求示禁。奉批候飭玉环营剋日查明、稟复拟办等因在案，仰见至明至公体恤商渔之深意，惟未蒙颁发。示谕：革除浮费，仍照旧章，商船有货进口，每只号钱五百文；无货之船进出，无费，使两舛汛口弁兵奉行勿替。则虽有查办蒙批，恐日来渔利之徒视为其文仍蹈前辙，贻害胡庇，叩乞恩赐示禁，除弊安良，商民均感等情，据此，查浮费陋规，早经本署镇咨请抚部院颁示禁革，以恤商渔在案，兹据呈前情，除批示并札飭玉环营一体严行禁革外，合行出示谕禁。为此，示仰该处商渔人等知悉，嗣后如有营汛弁兵重蹈前辙，需索规费，许即指名稟；该商渔等，亦不得自挟私嫌，平空妄指，致干咎戾。

凛遵毋违。特示。

同治陆年十二月日给

【作者简介】

吴□□ 同治间署理浙江温台水陆总镇扑勇巴图鲁。

注①：巴图鲁满语 batulru 的译音，有勇冠三军之意。作为赐号，乃为勇将，是满族军人的最高荣誉。清代从天合迄咸丰二百余年获赐仅 33 人。同治朝后赐给汉人者不下数十人。温台水陆总镇扑勇巴图鲁姓吴，余未详。



陈屿横坑村观音堂遵例报陞垦地晓逾碑

张 洵

告示

特授温台玉环饷捕分府张 为晓逾遵例报陞以裕国课事：
本年十月十七日奉布政使司口宪扎内开照得民间开垦山头地角及复原荒地例应随时报陞。

前奉谕口各直省官荒地，口節认真查勘，已垦陞科，未垦者召佃勒限清产，如有史民搞违，把持州县台，玩隐匿，据寔严口重处等因，当经扎飭查取册结详情，题报陞科，殊属玩违，合为迓来扎到，立即遵照查明，已垦者，刻日造具户亩科则册结，由府加结详司，以凭核详，口题陞颁照执业；未垦者，出示召佃，以杜隐匿，倘查有棍徒持蛮霸占，不容报陞，应即从严惩办，毋玩延数，千查口稟之，切速等因到府。奉此，除谕觔垦书协同公知岙长确查，并山头地角，不成坵段以反二三亩不在报陞之例外，合行出示晓，为此，示仰閤属绅士军民，自示之后，尔等如有在山开种地亩，已久成熟塘田涂地若干亩分，开明赴案呈报丈陞，明确绘图结单报详情题陞，倘最仍前隐匿不报，希图脱漏粮额，一经查出，定口例隐匿田粮治罪，各宜稟遵毋违。

特示

道光年十六年拾月二十八给

【作者简介】

张 洵 广东海丰人。清道光间进士。道光十五~十七年(1835~1837)间授温台玉环饷捕分府同知，有政声。

陈屿岭头村观音堂 路廊轿夫恃强勒价奉宪严示碑

余□□

奉宪严示

钦加三品御即补府截取同知署温台玉环理民府余为出示严禁事：

照得小轿夫头林标，叠被指控，业经谕革提究，一面飭选□□□□保候验充在案，兹据二段各岙口耆以夫违章扰害业经康前亦示禁立碑

该夫头林标，复敢多方诈扰，叩赏示禁等情，一再公呈前来，查轿脚夫役人等恃强勒价分段口奇，定为閤閤之害，况经康前府示禁立碑有案，自应俯如所请，循旧禁止，除批示外，合行示谕严禁，为此仰合，属居民以及役人等，一体知悉，自示之后，如有婚丧之家所需鼓吹夫役，悉听居民自顾，不许□□夫役等恃强勒价，倘有阻扰之徒仍敢再蹈前辙，许即指名稟府，以凭立题重究，决不姑宽。

其各凛遵毋违。

特示推愿后之□□为□□府遵者须□体□□康前□宪兴予之志毋易是禁焉可矣

光绪二十年五月初三日给告示
青塘仰天湖陈岙 绅士林中祺等立

【作者简介】

余□□ 光绪二十年(1895)前后钦加三品御即补府截取同知，署温台玉环理民府。

陈屿岭头村观音堂路廊 私设烟馆恶乞强诈示谕碑

徐□□

告示

钦署衔赏戴花翎抚院营务处提调署温台玉环理民府徐 为
出示谕事：

据仰天河耆民林崇吉、周森记、熊有广等呈称：□等地方每赖耕种养家，地内无赖之徒私设烟馆，窝口匪类，沿门乞食，夜间偷窃，无论早禾晚谷，番薯树木豆麦草，无所不偷，倘被遇，即装病诈死图赖；又有恶乞强诈勒索钱米，稍不遂意，敲门撞壁，滋闹不休，种种扰害，金请示出严禁等情到府。据此，查烟馆早经严禁，岂容无聊之徒违禁私开窝留匪类殊属，胆口除批，飭查禁稟究外，合行出示谕禁□此，仰该处居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如再有私开烟馆窝口匪类以及宵小偷窃地内禾茹树木，恶□□□讨图赖情，经指告的实，定即提案，从严究办，绝不姑息，各宜凛□毋□切切特示

光緒叁拾肆年叁月拾伍給

【作者简介】

徐□□ 光緒三十四年(1909)前后钦署衔赏戴花翎抚院营务处提调，署温台玉环理民府。

○志 序○

《特开玉环厅志》序

张坦熊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故一夫不获，方隅未化，亦必加之意焉，非徒以广土众民已也。

官保尚书李公，总制两浙，恫瘝民瘼，情殷国事。凡省会都邑之地，虽已治已安，罔弗思深而虑远，至山陬海澨，复殷殷注意。盖我国家声教，迄于海外，郡台湾而邑定海，幅员既长，鲸鲵靖影，尤必防微杜渐，以图海疆永固之谋。规知玉环横亘海中，为温、台之门户，察其形势，深邃辽阔，易于藏垢纳污。瞿然曰：“其田地肥饶可耕，其山海要害宜守，夫孰非圣天子之疆索哉，奚忍以草莱而轻弃之也？”爰请展复于朝，题熊以董其事。如建官设汛、招徕开垦诸大务，一一预定其规模，复区画指示，面命耳提，详明周匝。

熊于雍正五年三月委至兹土，率由奉行，宣布皇仁，遍张宪示，首事招徕。先民之急，相度川原林麓之区，卜宅授田，开河浚沟，除道成梁，筑塘建陡。为上错，为中错，为下错，分三壤以定厥赋，正经

界以尽地利。贫而无力者，请为之借种助耕；家有余粟者，又为之通商惠工。斯民所以相生相养之道，罔弗曲尽而靡遗。于环山之中青，地势平衍，卜筑而城焉，而官舍，而仓廩，而营房、而神祠、次第具备。东西朔南，为台寨，为汛防，为塘铺，为快哨，星罗棋布。武则陆路以固其内，水师以蔽其外；文则团练游巡于各口，保长稽查于岙中。斯垦民之大集，而有以永奠厥居也。至不耕之民，则刮土煎盐，足资衣食；或以渔为业，则禁革陋规，止征涂税。其闽、浙淘海船只，千帆丛集，遍游洋面，奸良混淆，查明进出口址，收其牌照，验其年貌，俾岙外之奸匪无由而入，即岙有奸匪亦无从而出。以故数年来，海宇安宁，商渔乐业，莫不曰：此玉环扼要据冲之所致也。

今日者，城垣廛舍，翼翼鳞鳞，禾黍桑麻，离离彧彧，而又河道天开，舟帆咸利。回忆入山之始，满目荆榛，新附之民，鹑衣藿食。一旦出作入息，鼓腹含哺，商贾云集，行旅载途，共游于光天化日之下，不诚于环海之民有厚幸乎？此皆我皇上仁恩普被，上膺天眷，以故川岳效灵，万物各行其所。而制府李公体国经野之硕画，足以光天壤而昭来许。然而山川风土之宜，小民乐利之源，凡夫风气初开，新疆景象，不一一为之编辑，将后之观风者，亦何所藉以考焉？爰是首刊题奏议详，图其星野险要，纪其田赋典制，笺其风物事宜，而以人文附缀于后，为志四卷，则诚有不容已于缕述者也。是为序。

雍正十年岁次壬子应钟月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张坦熊撰

【作者简介】

张坦熊 字男祥，号郎湖。湖北汉阳府汉阳县人。清乾隆辛卯科(1711年)举人。历宰浙江富阳、仁和(杭州)、桐庐诸邑，所至兴利除弊，卓著政声。雍正五年(1728)巡抚李卫奏请展复玉环山，

以坦熊署太平县事兼理玉环垦务，六年升授清军饷捕玉环厅同知。招永嘉、乐清、瑞安、平阳、太平五邑之民，计口授田，开垦七万余亩，然后兴水利，报科则，设仓廩，定营制，建城垣，次第兴举，井井有条。又筑楚门南塘。凡莅五六载，栉沐宣劳，不虞晨夕。辑成《特开玉环志》四卷。秩满荐升台州知府，累迁至云南按察司。平生政绩详《随园文集·张郎湖逸事纪实》。



《玉环厅志》序

张运卿

两浙辖十一郡，濒海六，而孤悬海中之泚，则舍定海惟玉环为最险要。西达乌洋，东环鹿岛，东北楚门、霓岙，屏峙笏立。逾黄、坎二门而出渔舫贾舶以及沓鬻。閤首之邦梯航麇至，美哉泱泱乎！

玉环厅以山名也。旧名“木屿”，或作“木榴”，亦作“木溜”，又作“木陋”。郑缉之《永嘉郡记》又谓之“地肺山”。跨温、台之间，分属乐清、太平，延袤七百里，地大物博，易藪萑苻。明初倭患亟，徙民内地，久等珠崖之弃矣。国朝雍正间，尚书李公卫抚浙，疏请展复，设玉环同知以专责成。百余年来，生殖康阜，贤才蔚兴。今同守金溪胥君云松，政事之暇，留意文献，因前志而开局重修，广为一十四卷，可谓敏且博矣。予试事讫，君以书成征序。予以是志有关民瘼、海防之大，而不止白龙湫、珠帘岛、翠云窝诸胜足以供墨客骚人之题咏已也，遂欣然而弁数言于简端。

光绪六年岁次庚辰秋九月下浣督学使者太和张运卿撰

【作者简介】

张运卿 太和人，光绪年间任督学使者。

《玉环厅志》序

温忠翰

浙东名胜永嘉，古称“山水窟”。晋唐以来，探奇选胜之士，放浪岩壑，缒幽凿险，靡不穷极。而海中巨区如玉环山者，历代废弃之，有明以前无闻焉。

至皇朝雍正间，官保李公觐知其地，闻于朝，命同知张坦熊往开之。建城郭，移人民，置廛市。都鄙有章，封洫有度，鱼盐有定，则教训生聚，积数年而规模毕举。其后又积数十百年，而生齿日繁，人文日盛。由是山效其灵，水呈其瑞，向等于珠崖之弃者，今则为诗书文物之邦。此固贤有司振兴作养于其间，亦国家文治之隆所翔洽也。

余于戊寅之秋，奉命分巡温、处两郡，而玉环厅治亦隶之。时权厅篆为杜君徵三。闻其访求旧志，将增益损革，勒为成书，以彰一厅之美彦。此盖能继张君之后，大有功于斯土者也。书未蒇事，寻去官。代徵三者为胥君云松。徵三所未竟者，云松又继之。阅两年而志书成，属序于余。忠翰鄙陋无文，深愧不敏，而杜、胥两君之拾遗订坠，使百余年文献不就湮没，心窃嘉尊。忆前年冬，黄、温两镇巡哨于寨头洋面，余往监军，曾至其地。群山拱峙，沧海环周，良田中开，青苍万顷，风俗纯朴，去古未远；举凡目之所睹，耳之所闻，志中一一可考。今而后，谈浙东形势者，固不独永嘉擅其美矣。抑又闻之，民生休戚，司牧者之责也。吾知后此之日，必有流风善政，为编氓所沦浹，而可采入斯志，以传播不朽、垂休无穷者，则又

大有望于胥君也。是为序。

光绪六年岁在庚辰十一月赐进士及第分巡温处兵备道山右
温忠翰撰并书

【作者简介】

温忠翰 山右人，赐进士及第，光绪年间署分巡温处兵备道



重修《玉环厅志》序

杜冠英

皇帝御极之三年，予监造镇海招宝山炮台告成，奉檄摄玉环同知事。念是邦山海交错，岛屿纷歧，受事后夙夜祗俱。幸文武和衷，民风质朴，凡所当兴举者，若学宫，若武庙，若名宦、乡贤、忠义、节孝，浚城河，设社仓、玉海书院诸端，皆赖官绅襄助，次第讫成。独念厅志为文献所关，自雍正五年展复时，同知张公坦熊草创成书，道光中，虽经汤公承烈续修，事未竟辄卸任去，稿亦无存。迨咸丰间，遭匪徒王玃之乱，厅中案卷复又荡然。百五十年中之典章、規制，既无以取法于前贤，复无以昭垂于后世，是以兢兢业业，不敢听其湮没不彰。乃集厅人士而告之曰：“《尚书》有《禹贡》，《周礼》有《职方》，郡国之志，于以仿焉。夫志者史之余也。史之要在礼乐刑政与将相贤奸，大书特书，词严义正；志之要在农田、水利、山川、隘塞，与贤人君子之德业，匹夫匹妇一行一节之美，例得直书，使后人观感而兴起焉。旧志仅载开创成法，其他缺如。况板已毁，书已残，宜重修之。”众皆忻然称善。爰命司铎沈君厚斋董其事，延新昌吕孝廉小寰总厥成，商定纲目，发凡起例，并检书籍有关乎玉环考据者，以授庞绅云骧、韩绅姬宗、王生磊、吴生藻、陈生鸣商、戴生尧仁分司搜辑。于四年二月开局，阅十一月而稿将成，适予有南田垦务之调，镇海海防之差，所未寓目者水利、艺文、杂记耳。赖胥君云松踵续成之，俾展卷而知昭代安内御外之略，山川险要滯泄之宜，户口物产之庶繁，名宦先贤之功烈，下至闾阎纤息之美，

灿然具备。玉环之文献其有征矣乎！书成，邮函问序于予，因志其缘起，以见玉民之尚义急公，诸生之踊跃从事，未始非予与胥君之厚幸也。是为序。

时光绪七年岁在辛巳春王正月总理楚军达字全军营务处兼办镇海海防事宜知府銜前署玉环厅同知太平杜冠英撰于威远炮台之闻涛亭。

【作者简介】

杜冠英 字微三，安徽太平人，光绪三年署知府銜玉环厅同知。主修《玉环厅志》



重修《玉环厅志》序

胥寿荣

府厅州县之有志，古外史之遗意也。纪其地之所有，以备问俗采风，而尤为守土者资治镜。盖考其得失，鉴其兴衰，求为宜民善俗之方，胥于是乎在，志亦安可少哉！玉环于雍正间汉阳张公创成厅志，零编蠹简，存者寥寥。前任杜君微三锐意纂修，延掌教吕君为秉笔，以厅之绅士六人佐之，经始于戊寅元月，至十月则事已过半，而余适来承乏，杜君谆谆以旧政相告，期于卒業。余与诸君重加搜访，次第续修，越明年六月而书告成。夫玉环自展复以来，距今已百四十余年矣。凡山川、都里、民风、物产依然如昔，而学校之新兴，兵制之更定，宦绩之不著，户口之增加，以及文学、科名、孝义、节烈后先继起，日盛日新，均为前志所未及。设非踵而增之，将故老无传，贞珉义碣又汨没于荒烟蔓草之间，则阅时愈久，征信无从，何以稽成宪而昭职守？杜君此举，可谓急所当务，而深达治体矣。然以余之碌碌，从事于斯，则蠹测之讥在所不免。惟念圣天子简用群僚，权重司牧，余滥膺斯职，方惧无以报称，今得从诸君子后，相与探索旧闻，且快睹成书；亦惟借助于志，而以志为治镜，则考其得失，鉴其兴衰，求为宜民善俗之方者，一一于志取之，庶几勉效涓埃，有补万一。然则是役也，余非有功于志，而志将有大造于余矣，非余之厚幸哉！兹脱稿已久，将付手民，为志其欣喜如此。

升銜补用知府知温台玉环理民厅事珊城胥寿荣序

【作者简介】

胥寿荣 江西金溪人，光绪四年升銜补用知府调授温台玉环同知。主修《玉环厅志》

重修《玉环厅志》序

吕鸿焘

玉之有志，始于雍正间张公坦熊。其时榛莽初开，草创成书，凡舆地、风物、制度、文章，举其大要，而其他多阙如也。道光间，汤公成烈倡修未竟，迄今又数十余年。旧书散佚，且遗梓无存。守土者往往鞅掌贤劳，未遑举事，然志之宜修，固急急也。

丁丑夏，杜公冠英下车伊始，辄以纂修为事。越明年，延厅之绅士庞君云骧、王君磊、韩君姬宗、吴君藻、陈君鸣商、戴君尧仁授馆分辑，而使余总其成。遂相与搜罗掌故，采拾遗闻。举旧书所载舆地、风物、制度、文章，阙者增之，繁者汰之，因者循之，革者删之，而又补从前所未及，编为十四卷，中为九十门。其间分条析缕，纲举目张，较之旧书似详且备矣。

顾吾尝闻之：志犹史也，作志犹作史也。作史须良材，作志亦须博学。余自维谫陋，何足从事于斯？惟仰体杜公肫肫求治之心，谓有志可以镜得失，辩淑慝，兴坠而举废。余重违其意，勉事操觚，而又得诸君子朝夕参稽，匡所不逮，以相与有成，亦厚幸也。若云意简而赅，词古而雅，有当于作志者之称，岂余所敢望哉！

先是修书过半，杜公卸篆去，胥公寿荣继之。今全稿已成，公将付诸梨枣，以垂示后来，而为观风者所采择焉，余益滋愧矣。

光绪五年岁次己卯嘉平月沃洲吕鸿焘撰

【作者简介】

吕鸿焘 浙江新昌人。举人，拣选知县。总纂《玉环厅志》

○训 教○

“惠及桑梓”额跋

庆 廉

咸丰三年夏，十昼夜淫雨成灾，民间盖藏一空，几致乏食。即经札飭厅县一体平糶，并劝令殷富之家贖资捐米以济民食。玉环绅士潘鑑、潘履祥、刘浩然、斌然、端然、国彦等，踊跃急公，遵即捐购，在城乡分局平糶，多获全济。并以去岁田稻歉收，今春青黄不接时，尚须采买接济，绸缪未雨，以备不虞。好义如该绅士，不独乐相为善，而乡俗之淳，民情之厚，更可概见。所愿阖郡士民交相劝勉，无分畛域，则造福于梓桑，岂有艾哉。因给予扁额，以嘉其志，并为之劝云。

义学劝捐文

康兆晋

尝闻序塾党庠，培养首兴夫学校；摩仁渐义，陶镛端赖乎师资。是以文翁治蜀，后进咸得渊源；安定居湖，成均取为法则。必使人获丹青之染，居安弦诵之常，然后良璞剖而美玉呈，幽兰扇而馨香发，信乎艺林之津逮，在于讲舍之鼎新。玉环山治僻浙东，境悬海外，草莱后辟，文献无征。然左联台岭，方正学为理学名臣；右接瓯江，王梅溪亦词林巨擘。况地道必孕夫灵秀，天荒曾破于英贤。果十三经不惮研思，即第一人何难继步。特是星明高下，芸窗悬照读之灯；瓦列参差，衡宇鲜鸣琴之室。亦有情殷负笈，传经之绛帐久虚，志切披帷，问字之元亭不设。以致寒峻抱材而沦落，儿童逐队以嬉游，匪惟都人士之羞，抑亦守土者之责也。今拟汇集经蒙，重开坛坫，惟覆篑之所需甚钜，而廉泉之分润无多。窃念金布祗园，尚烦长者；岂有钱输光学，不藉群公？敢告之通衢，襄其盛事。韬章具举，量鼓争操，惟冀众志成城，不惜十年而树木。从此三余砥砺，路可梯青，五夜观摩，室皆生白。圣人道大，君子泽长。食报无穷，验取瑶阶之兰玉；成功有庆，并观王国之菁莪。

【作者简介】

康兆晋 山西太原人。道光二十三至二十四年间署任玉环厅同知

补与鲍石芝台书

林芳

先生降前辈之清尘，作后生之介绍，匪独情殷梓里，抑且海切兰言，芳揣分奚堪，铭心曷既。谬蒙骏赏，快读鸿篇，珠玉错于行间，风云出于腕下，香薰班马，灰拨阴何，可谓诗杂仙心，文称圣手者矣。立言既堪不朽，寿世益复奚疑！芳聆此阳春，但知击节，仰兹大雅，定可扶轮。装玳瑁之书，未克寿诸梨枣；盥蔷薇之露，聊当报以琼瑶。所谓伊人，昨日阑风阁雨；言念君子，今宵绿酒银灯。毋闕空谷之音，已悬高人之榻，庸裁尺素，希释寸丹。

【作者简介】

林芳 字光锡，号芷生。居十五都楚门。清嘉庆癸酉科（1813年）举人，嘉庆甲戌（1814）三甲第九十五名进士，选湖北武昌县知县。道光八年（1828）充乡试同考官，得人称盛，蒋侍读元溥、毕中丞至皆出其门。任满保升知州，命未下，丁母忧回籍。服阙选山西洪洞县，调石楼知县，皆有政绩。卒于官。著有《芷生诗选》等。

答林芷生芳书

鲍 台

台嶽崎可笑人也，命同磨蝎，技学雕虫，自愧小巫，敢矜大雅？乃蒙藻鉴，赐以瑶函。譬华阳十赉之篇，珍宜什袭；等洛水百朋之锡，答少双南。非所堪也，窃有感焉。忆自鹿城访道，载咏清扬，斗岫寻春，幸邀雅覩。时则环桥草绿，曲巷花红，王夷甫之塵争挥，襄城君之手初握，茶话歇而琴歌续，郁华落而银蟾升，犹复才语蝉嫣，欢惊雀跃，不自觉其低徊也。良会几何，流光遂往。三年澧浦，思公子兮不言；一卧沧江，赋大人兮已晚。仆螻屈家巷，先生凤鸣神都，泥常忆云，璧宁投鹄哉！

兹岁缙室飞灰，招摇指亥，先生游梓里，台也幸协朋尊。榻下南州，灿烂芙蓉之席；觞飞北海，酣嬉鹦鹉之杯。所慨者脂车客赋，投辖人稀。识定嗣宗，顿改双眸之盼；望非元礼，偏难百尺之登。白眼睨之，黄鹄举矣。返马狼卿之辙，为赋倦游，仿庄鹊之吟，差为同调耳。独是下驷不敢与鸡斯并驾者，域于材也；款冬不得与葶苈齐芳者，囿于时也。先生柳汁沾衣，兰香竟体；仆则菰庐匿影，玉颜已缙。纵使夜光，犹虞按剑；况兹瓦砾，敢辱垂青。不图惠问频来，芳菲相送。香生字里，撷红豆于情田；秀出行间，粲清莲于慧舌。绿酒银灯之句，阑风阁雨之思，读之魂销，当之汗下。嗟嗟！仙如可即，一水愁牵，佛竟多情，三生缘浅，此台所以买丝欲绣而铭带勿谖者也。

方今兰沔夜雨，枫岸朝霜，携金策以飘然，泛绿波而竟去，惻

身望远，我怀如何？所冀女夷鼓歌，鸣驺再至，仆将藉邻人之过酒，请吾子之须臾焉。泛雪夜之船，能游剡水；命春风之驾，为至永嘉。缅彼贤流，其然矣。足下风期云谊，岂在古人之后乎！



刘氏“读书笃行之堂”序

徐树楠

刘文亭昆季读书笃行人也。其居地距城三十里而遥，足迹鲜入城市，而家传孝友，世守诗书，子侄英俊多才，克自振拔，庠序之声，累试不绝，余心仪者久之。癸丑冬杪，因公路过其地，荷下榻留，因得与晤谈竟夕。接见其子若侄，兰阶玉立，规矩肃然。时已岁暮矣，五夜寒灯，书声朗朗，枕听之余，悦而忘倦，爰额此六字以赠，亦聊志敬慕之私云尔。

【作者简介】

徐树楠 字让木，江西奉新人。道光乙未(1835)进士，咸丰二年(1852)由钱塘县调署来任。明年水灾，禾稼尽损，令绅富捐赈济荒，以纾民困。时海氛不靖，奸民勾通广盗，为害甚炽。树楠尽法惩治，内外肃清。又为民间子弟延师训诲，奖其勤于学者，以示劝勉。乐清土匪滋事，密迹邻封，人心摇动，树楠相机防剿，民赖以安，寻授东防同知。咸丰十年勤办省垣防务，城陷死之。事载《忠义录》。

送玉环厅朱勿轩序

王 邻

盖闻神明作宰，群兴来暮之歌；抚字铭恩，弥切去思之感。以故荆州瓜代，吏民遮道而留；鉴水棠甘，父老持钱以赠。稽诸往古，每多歧路之牵裾；例以今兹，讵乏舆人之额颂。况乎金钿山下，田以海为，木榴屿中，州如斗大，励清风于携鹤，万户腾欢；布春泽于有鸠，一麾欲别。际此攀辕而卧辙，能无蹈德而咏仁，则有如我勿轩公祖大人者乎！

公徽国延芳，中山挺秀，鸞飞涿郡，骐骋卢台。蓄文字之五千，撑肠挂腹；盼扶摄于九万，展翅扬翎。无如悬布再登，强台难上。年年头责，只恐著破蓝衫；岁岁舌耕，聊用誇张绛帐。既而腾蛟出水，展骥策云。方手掇乎巍科，香生桂籍；旋首擢夫高等，符剖花封。历五邑之岩疆，作万家之生佛，罔不丝牵百里，锦制九张。移风洽琴管之声，慈君共仰；易俗谱弦歌之化，循吏争传。然而代斫无伤，尚称小试，允升叶吉，弥展长才。福星荧荧，照到碧江南北；庆云郁郁，飘来青岭东西。七百里蟹舍渔庄，停驂而咨疾苦；廿二都蛮烟蜚雨，揽辔而志澄清。镜朗虚堂，案清累牍。处腴不润，合浦还得孟珠；居剧常闲，广州运来陶甓。百废具举，庶绩咸熙。且也念十载之寒窗，庇万间之广厦，爱才如命，视士若珍，乃复令肃秋霜，畏生夏日，勿艺兰而荣艾，必锄莠以长苗。清宵愧影之徒，鞭心骇胆；白昼攫金之辈，匿迹销声。固已音革鸢飞，祥征虎渡。扶风昼永，庆四民之二天；渤海春深，酿五风而十雨矣。亡何万里舳舻，易来王而来

寇；一方保障，切忧国而忧民。由是集霰崖怀，运筹在握，募招丁壮，训练甲兵，坚壁垒于偏隅，固藩篱于要害。时即么魔窃势，鼓棹中流，小丑乘机，扬帆巨浸，卒使烟销蜃幻，浪息鲸翻，鹤唳不惊，鸩安如故。岂非名轰铁锁，夙具文武威风；守瓊金汤，常作太平官府者哉！

邻等沐袁佛张神之化，依召父杜母之亲，忝列珊枝，同栖木越荫。兹以无肠公子酥啜六年，有脚阳春荣迁五马，将筵开乎七秩，旋水钱夫一杯。骊唱声催，征黄莫挽，鬼飞迹幻，借寇无从。孺子之慕何依？使君之怀靡极！仁风手拂，看虎林裁白傅之裘；捧日心殷，愿螭陛曳郑公之履。

【作者简介】

王 邻 字翼汝。居十五都龙王（今属楚门镇）。清道光壬午科（1822年）岁贡生。学问淹通，制艺及骈体文均为时传诵。书法摹赵松雪而得其神似。好游山水，以助吟兴，尝游历赤壁、洞庭诸胜而诗益工。晚年居家授徒。自刻《怀古田舍诗钞》，同知徐荣深契之，为跋其稿。后迁绍兴知府，

刻吴自肃作文家法序

黄秉哲

日月星辰之经乎天，江海之流乎地，有迟、有速、有留、有伏、有顺、有逆、有潮汐。上下错行，则为薄蚀、为灾浸，为淤塞横决。故凡经纬流通于天地之中者，其行止必依乎法焉。

七尺之躯腹承项，足生顶，不可以为人。生物之数万，内骨者、外骨者、侧行者、跛行者、蠕动喙息注鸣者，莫不有法。是法也，朱得之以运斤，伶得之以察律，庖丁得之以解牛，王良得之以驭马，孙吴得之以用兵，二帝三王得之以治天下。况乎文之为道，精于屠，妙于御，微于规矩音律，神于治兵，二帝三王之治，不能与之争久，而可以无法行乎？六经变而为史、汉、唐、宋，史、汉、唐、宋变而为制义，屡变不同，同于法。《书》之质，《诗》之婉，《易》之辨，《春秋》之断，三《礼》之博，法之所从出也。左氏之优柔，公谷之峭厉，孙武、韩非《国策》之晓畅，贾生之雄辩，龙门之奇纵，孟坚之温厚，昌黎之怪，永叔之逸，老泉、东坡之健，皆取法六经而又不名一法，所谓法自我立者也。制义仿北宋，极盛于有明以来四百年。化、治、正、嘉以理，隆、万以机，天、崇以才、以气，迭出争胜者不一家，要皆谨守成法，法史、汉、唐、宋以法经。其一二尤卓越者，并能稍变古法，而出以我法，所谓文成法立，铮然于法中而又超然于法外者也。

余少时从鳌峰书院得吴克庵大参《作文家法》本，其持议不越制举，而于文家起伏、提应、开合、断续、虚实之法已大备。嘉庆癸

亥以恩命升任浙之玉环。环开辟日浅，诸生从事于文者法尚疏。阮大中丞以经术蒸浙士，不忍环海一隅独屏弃于圣天子文治之外，既奏建专学，广增弟子员额，又因义学旧址立书院，以姚江司铎兹泉朱先生邃于经，工古今文，延主之。先生制义久脍炙海内，与诸生讲明乎文章之法者甚悉。惟是环地隔岭海，自附邑诸生外，朝夕得亲承先生之教者不数人，亲承矣如颜氏子之服膺勿失又无几。且先生官守所系，不能久居环，后此欲闻先生之教而不逮者，抑复可憾。爰取诸生时所得大参之本，付欵劖而广布之。其亲承乎先生之教者，既有以证其合；其隔乎地与时而不得亲承乎先生者，又可因是以求先生之教也。环山文教之启，绵延未有已乎！将授梓，以质先生。先生曰：是刻也成，毋虑疏于法矣。虽然，法，绳墨也，经史者，材也。虽有轮囷离奇之材，授之拙匠，不能成一器。然木石未备，栋梁不具，挟其规矩绳墨以号于众曰：“我将构大厦”，又孰信之？然则法之未明，惟无法之患；法之既明，不又死法空法之足虑乎？余曰：诺。爰将诸生应读之书开于后，以备用法者材焉。

【作者简介】

黄秉哲 福建人，嘉庆七年(1802)来署篆。玉环自乾隆间开考附于温州府学，至嘉庆间试士渐多，同知姚鸣庭详请建学，题准后，以秉哲能堪其任，调署来玉，鳩工庀材，竭尽心力。上官嘉其在任三年，始终勤事，非虚语也。学校既兴，刊吴自肃《作文家法》，分给诸生，培植士林，厥功伟焉。附祀张公祠。

○艺文○

天台、雁荡名胜甲天下，故昔人题咏如林。今玉环山水耸秀标奇，而纪胜寥寥，岂濂门渡险，骚人之游履有未到耶？抑名章隽句，荒山之搜罗有未遍耶？公余之暇，留心采摭，仅得古诗数篇，冠之于首，而近时文人咏歌，亦并附焉，以见山水之好，古今同情。自是以后，有探奇而至者，庆新疆之尽复，幸胜地之常游，从容登眺，悉寄讴吟，将清词丽藻，不独辉映岩阿，亦足鼓吹休明，益彰圣世之川原无美不宣尔。志艺文。

天开河赋

张坦熊

皇帝御极之五年，玉环既复，疆宇益恢。山峙水流，俯仰俱成形胜；禾稠桑茂，人民共享膏腴。薄海之讴歌，孰不念皇仁之浩荡，穷檐之鼓舞，亦还颂制府之谟猷。一德一心，有年有庆。属以城垣之初筑，不无土石之增高，揜捐之方兴，更资闾閻之宣力。然而东涂西岭，转运维艰，涉海逾山，程工匪易。詎意八年七月初一日雷辊电击，突加摧陷之功，雨骤风焱，倏成霁崩之势，于塘洋后坟之

间冲开河道，以便舟行，众咸利焉。敷天震启辟之奇，人思航海；率土戴怀柔之效，功迈翕河。臣张坦熊恭逢盛世，获睹奇祥，不揣固陋，乃作赋曰：

玉环山连台雁，水界瓯灵，渡海发学士之咏，涉川扬帝子之龄，知监之所临莅，少霞之所飞升，巨浪倏来，银涛四映，朝曦初上，金镜全呈。固已岛屿萦洄，极丹青之巧绘，烟波浩渺，俨图画之天成者矣。然而东瞰海涂，则坎墜以下陷也，漫漫乎若荆州之土泥；西瞻峰岭，则巖崑以上凌也，峨峨然似岱岳之山高。驾鹤舟而将进兮，徒咨嗟于泥泞，望鸟道而欲登兮，第踟躕于林岫。况夫城工伊始，版筑方延，运甃石于波间，汪洋际险，辇花砖于岭畔，峭崿参天，精卫不来兮，畴烟海以成路，巨灵已往兮，谁劈山而汇渊。维时少皞司晨，蓐收佐令，阿香车发，忽惊玉虎之声；谢仙火流，还闪金蛇之影，元云密其瓊璫兮，羌浓雾之冥冥；秋雨恣其淋漓兮，先疾风之凛凛。则有蛟蜃成群，鱼鼉结阵，乘风破浪，代疏沦以效灵，岩石影沙，喜决排以助顺。百丈波光，动摇匹练，满渠霁色，掩映长虹。锦缆牙樯，万舸径通夫城阙；风帆浪舶，一篙直达于山中。而其变斥卤为清川，如经夏王之浚浚；利舟航于沧海，不假郑国之穿渠。雉堞连云，俄收功于岁晚；谯楼耸日，将奏绩于冬余。凡以河源之既道，自致工役之俱纾。香粳红稻，东南之米粟毕来，毳服织皮，西北之毡裘咸至，无烦越岭而登，自可临河以济。若夫八桨巡游，全军驰骋，泊楼船于浦口，易伸杨仆之威，振飞翰于师中，壹禀南仲之令。舳舻径进兮风云比劲，狐蜮潜藏兮鲸鲵谁逞。此盖圣世之休征，太和之瑞应，岂独川无竭泽，物有感若之观，海不扬波，人荷安澜之庆也哉。曲终，乃为之辞曰：

圣主当阳，海宇奠兮。地辟人和，湛恩遍矣。长河载启，波滟滟兮。一苇可航，百度建矣。明良交泰，彰厥验兮。小臣拜手，愿刍尧以为献兮。

玉环城记

张坦熊

玉环四面滨海，形势孤悬。仰荷国家威德遐暨，展复招徕。官保制府李公，以其地为温、台之门户，高其城垣以资屏障。其制高贰丈肆尺，阔贰丈肆尺，尽用石条叠砌，费亦鉅矣。盖国家营建，惟欲工程之垂久，不计度支之殷繁。况玉环新复之地，扼要据冲，则城郭沟池，尤我皇上之所孜孜加意者。惟制府李公，仰承德意，于环城规式，既经指画，而凡有所需，亦有请即发，未尝少稽留焉。独是規制既大，石必取之他所，而玉环居深山大海之中，东涂西岭，不无苦于运辇之艰。维时节届秋初，雷雨时行，于塘洋、后垵之间冲成河道，于是运土辇石，人乐便易。工始于八年之秋，至十年三月而城已告竣。周围长玖百陆拾壹丈五尺伍寸，城堞陆百柒拾伍个，开四门，东曰靖海，西曰永清，南曰镇远，北曰宁涛。其名皆制府之所定，余因凿石以颜于城门之上。夫当开创之始，事鉅工烦，非我皇上至德深仁，上动天鉴，亦安望际版筑之期，获神灵之助，辟河载石，成功若斯之易易哉！迄今凭高四望，则烟火万家，既足以征民人之安辑，垣堞百雉，尤足以表形胜之轩翔，其屹然巍然驾青山而临沧海者，岂独为温、台之屏蔽哉？抑将为全浙之藩篱矣！坦熊备员于兹，快逢国家开疆复土，而筑城伊始，山海即为效灵。又承制府李公公忠体国，指授精详，敢不恪恭厥职，与文武各僚属保境安民，俾此城永为金汤之固哉。尤望后之官斯城者，同寅和衷，各体制府所以命名之意而为保障，无为茧丝，长使烽烟不作，波涛胥静，则虽海外孤城，竟为万年磐石之基可也。是为记

玉环新建关庙记

张坦熊

汉关侯之庙遍于天下，所从来旧矣。雍正六年，诏封其三代以上公爵，敞殿之后宫而祀之。于侯则具太牢加笾豆，春秋令有司斋沐以将事，祀典之隆几与文庙等，呜呼盛矣。玉环展复二年，官署民居以次营建，爰遵功令，卜地于府治之西建庙以祀。正殿后寝悉如規制，其外则缭以垣墙。用材木瓦石若干，雇工匠民夫若干。创始于六年之春，暨冬十二月而庙以告成。予乃为之记曰：自古忠诚义勇之士歿而为神，莫不功捍宗社，泽润生民，然未有若斯之赫濯者。侯之灵爽无不照临，而国家封典加隆，又复逾于往代，则宜侯之大有造于国家矣。况玉环新复之疆，庠序犹未建，而有侯之气凜然先作之肃，则凡此新集之民，以及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辐辏于兹地者，孰不瞻庙貌而生其畏敬，戢其回邪也哉。此海上编氓所由以资默佐者也。若夫狼烟鲸浪，荷天子之声教，海外久已肃清，而侯之威灵又永足以镇之，则侯之有庇于玉环者又岂小若哉。

玉环新建城隍庙记

张坦熊

玉环展复于今上御极之五年，赖国家声教四讫，薄海内外悉归版图，即以玉环久墟之地，一旦得胥宇以居，岂非边圉臣民之庆哉。乃于官廨营舍告成后，议建城隍庙于府治之东。工役材物悉出于公，不以扰民，凡阅九月而工竣。余谓郡县之有城隍，犹其有守令也。职虽赞幽，而实以佐明，于一方吉凶灾祥皆得专主之，其所司不与他神等，而民之俎豆尸祝，亦于神为最，亲如父母焉。苟有欣戚，未有不走相告也。而神以聪明正直之德，能烛其隐而愜其情，固理之必然，无足异者。独念玉环为新复之地，川原初奠，户口方归，其有待于经理而抚绥者甚详且亟。余奉命来治是邦，垦辟旬宣，亦既稍稍就绪，然时和年丰，与夫水旱疠疫之为民病者，何以愿无不遂，憾无弗消？此则维神之职，而有司之不能无待于默相者也。今殿宇鼎新，牲酒丰洁，神必能降临焉。上为天子理阴阳之化，俾风雨寒暑以时，下以奠新集之民相生相养，而无辛苦愁叹之声，皆于是乎在，而岂土木庙食无益于民者所可比哉！

环山胜境记

张坦熊

裨海四环，岙区中立，星躔牛、女，地劈温、台。翠岛孤悬，比琼州之缀粤；芳洲兀峙，等台郡之控闽。自昔仙灵迈轴之乡，亦为礼乐渐濡之境，附庸两浙、屏翰三江。自元末之陆梁见告，由明初而迁徙迄今。汉弃珠崖，难讳安边之失策；晋亡僭耳，益知柔远之无能。惟我皇上德叶乾符，道涵坤轴，湛恩汪涉，远被寰中；闾泽覃敷，遐暨海外。宫保制府李公弘宣圣化，式阐皇猷，进恢廓之嘉谋，陈绥怀之妙略。明良一德，言听计从，朝陛交权，功成事立。聚千里无依之赤子，仁浹于开天辟地之先；收累朝虚弃之江山，义昭于拓土启疆之内尔。乃设官置吏，冠盖如云；列戍屯兵，旌旗蔽日。肇凿山而通道，爰画井而分田。柞械拔而险阻平，榛莽芟而畦町错。官舍建而千仓立，民居广而万户盈。枝头鸣鸟，杂登登筑室之声；岭脚晴岚，发泽泽推耒之气。兆姓闻风而踵至，四方望影以知归。商鹇毛攒，氓编鳞次。登崖则担簦蹶蹶，途逢负襁之儿；投村而挈榼提筐，时遇饷农之妇。鹭鹭湾里亦有渔竿，机绢礁边尽多红女。闽曲啾嚶而难听，要是讴吟帝力之情，吴歛歛乃而多姿，无非咏叹皇风之意。

坦熊任忝司牧，职在劝农。揆日景而立屋庐，相土原而疏圳畛。波恬浪静，不烦弩射钱镞；日丽风和，恰好堤成苏轼。文惭赋海，敢著神皋纪事之书；志切观澜，愿编新域传正之记。是用升高遐瞩，涉涧冥搜，讨木石之幽情，领山水之佳趣。尔其为山也，倚天

矗长啸之台，入谷孕趺跏之穴，耸形似脊，爰字为冈，坎处如洼，聿名曰臼。或傍沧滨而栖岛，瀑喷珍珠；或依巖嶷岵而削崖，险惊星宿。或盘桓而积翠，似先生安乐之窝；或虚敞而通幽，比仙子娑娑之洞。舒嶂则屏风面面，若染丹霞；峭渡则石级层层，如穿涨雾。其为水也，沼曲如钩，浅能立鹤，池圆似带，深足藏蟾。或则亭远碧波，浸衣冠其楚楚；或则湫舍湫湫，影鳞甲而萋萋。溪则泊湘以纡趋，潭则淡泓而渊住。灵根天表，是流星太乙之源；液泻山阿，乃蜕谷神龍之洞。其为石也，凌空蟠踞之碑，向日敞棋枰之碣。或横亘而成梁，望如虹偃；或岩谗揜而肖窟，疑有蛟潜。其为木也，或郁葱而形如翔凤，或谲诡而貌若苍虬。青藤与绿树交纠，芍药共灵芝比秀。两千杈枒而复合，洵是名林；双枝桎栝以相连，斯称瑞木。甚而飞来怪磧，亦伦度索之桃；乃至满硖清阴，均类琅玕之竹。徘徊数载，气象万端，四明竞丽于天台，未足穷其彷彿；五泄争奇于雁荡，庸能拟此形容。吏名山胜水之间，襟情皆爽；处化日光天之下，心志都开。撮其大概，聊为舆志之绪余；附以卮词，庶备在輶轩之下采。

环山胜景记

张云

宇宙怪奇伟丽之境，非搜讨所能穷。而其暂开复蔽芜没于荒榛丛莽之间者，迟之又久，必待圣明之世，地辟壤开，而其奇乃因以复显。玉环地悬海外，为前代之所遗弃，几四百年矣。岁丙午，制府李公题请展复，垦艺招徕，不遗余力，然后其地始可耕桑。因得仙人张少霞洞于西青岭侧，其峭壁幽崖、奇峰绝壑，与夫古藤异木之盘绕轳轳于山中者，一经剪辟，无不轩豁呈露，极瑰奇绝特之观。予于辛亥夏因省视往游焉，甫至山麓，见碑石耸立突起，直逼霄汉。距碑而上，抵少霞洞，怪石森列，玲珑虚敞，清风自生，翠烟若留。徘徊久之，升千仞冈，川原万里，如在目前。指顾间，其视长啸台，不只泰山之俯崕峻矣。循台以北，侧闻水声潺潺若鸣佩玉，即凝碧潭也。近岸跌坐，岩左为丹霞嶂，青壁斗绝。复逾潭观仙人床，可枕可卧，岂少霞之所尝偃息欤？踞谈元座，凝神片时，旋上梯云渡，独立瞻眺，几忘鸟道之峻而高也。由渡而下，至双凤溪，见万年藤，轮囷离奇，姿态横溢。过溪有池，岩流倒泻，喷薄惊人。由池北入琅玕峡，夹道崭然。旋至虬树坡，观其昂首上生狰狞夭矫之状，毅然若壮夫离立相持不相下。自坡达石脊梁，峰回路转，遂至龙骨洞，坐蒲围映。溯屈曲溪，石色苍古，溪浪宛转，绝可爱玩。逾溪有翠云窝，罗阴四合，苍翠蒙密，休息其中，可以竟日。窝上瀑雨纷飞，每风回日映，其状难名，彷彿珠帘十二，常垂苍崖白石之间，以名珠帘岛，洵非虚语。及游白龙湫，石岛宛然龙形，下即一泓清

冽，如涵天镜，亦奇观也。由湫前见枰石，宽平如砥，可恣少憩。复寻芝药圃，其地奥美，多产灵芝芳草。傍有捣药臼，虽炼丹人远，而铅汞术苓之气犹似狼藉于臼傍者。更循画卦川，穷太乙源，清流浩浩，蜿蜒曲折，历珠帘岛下白龙湫，往复奔注，直达天开河而后止，凡山中之田亩皆由以利赖焉。余所见仙洞之奇胜有如此！独念东南山水之美鍾于天台、雁荡，下此穷乡僻邑，虽间有胜致可游，然皆不足与之相抗。玉环仙洞，其名胜宁让台、雁乎，何为湮弃埋没，经数百年而始出也？乃知宇宙怪奇伟丽之境，不遗荒远，惟必有待而后彰。今皇上德合高深，制府公鸿猷辉映，固宜山呈其秀，水效其灵。虽以海外弃置之地，为灵运履齿所不到者，亦若踊跃奋迅，争献其奇，以昭圣世开复之华。迄今游览之余，而仰其峰峦，足以凭眺望；俯其流水，足以资灌溉。举仙洞之山川林麓，皆可利济民生，则夫珥笔纪胜，适以显呈灵之振烁，而岂徒侈一日之游观已哉。是为记。

【作者简介】

张云 又名芸，湖北汉阳府汉阳县人。清雍正壬子科（1732年）举人。同知张坦熊子。

武昌西山苏黄祠记

王 邻

苏黄之称旧矣。昔黄山谷与张文潜、秦少游、晁无咎俱出苏门，天下号元祐四学士。独山谷名配东坡，称为苏黄。而武昌西山之以苏黄名祠者，盖别有说。宋元丰二年，子瞻得罪，于湖州逮台狱。子由上书，乞以济南官职赎兄罪，谪筠州酒官，乃出子瞻于黄州团练副使。以故东坡游寒溪寺，酌菩萨泉，筑亭九曲岭上，倚石撷卉，吟咏千篇，历往来于武昌之西山五年。时山谷虽已受知东坡，犹未结缘于西山，而颖滨即于东坡到黄之五月偕游焉，有《陪子瞻游西山》诗并子瞻《九曲亭记》在焉。崇宁九年，山谷由宣义郎鄂州在城盐税，九月十二日经涂中，系舟樊口，游西山，题松风阁，有“东坡道人已沉泉”句，盖东坡已于前年七月没于常州涂次矣。东坡虽没，而诗魂复滞于旧游之溪山。二年正月，山谷在鄂州梦与东坡游寒溪西山，以觞字韵唱和，是东坡精魂之所留者西山，山谷幽梦之所绕者亦西山也。乐哉斯丘，得无有死不葬之憾乎！

且夫西山之名古矣。三国吴都武昌，筑宫避暑；晋都督陶士行读书筑台；唐元漫叟归田退谷，史乘中具有可考。然屹于今，欲求其彷彿，皆为荆棘莓苔矣。独乐坡之九曲亭与山谷松风阁岿然尚存。颖滨虽无遗迹，而《九曲亭记》后人犹镌于屏，诚以翰墨可传，则踪迹亦亘千秋焉！西山三先生，自今以往，宜未有艾焉。

道光间，吾师林芷生宰是邑，公余寄兴山水，每登西山，辄流连有怀三先生。庚寅冬度山之凹，裁云凿石，构楼数椽，以栖东坡、

山谷之神而配以颖滨。然则苏黄祠者，以二苏一黄而名，而非独称东坡、山谷云尔。祠成之日，落而奠焉。吾师与宾客倚楼而望，北极蔚秦，波澜浩淼，而水云飞处，袅袅炊烟，既东坡晓迎子由之巴河也；西顾黄州，城郭列眉，而其间轻笼薄霭，小若青螺，即山谷与张文潜拂拭东坡宝墨也。大江东去，一鹤西来，西山得苏黄而地以胜，苏黄得吾师而神以歆，吾师得西山而名亦永。邻日从游，故为之记。



题温州府海防营汛图

郭钟岳

玉环厅孤悬海岛，界于温台之间。东西相距五十里，南北相距九十五里。东南四十里坎门。西南三十五里普竺。东北四十五里杨岙。西北五十五里芳社。芳社北可陆路至太平县。出西清港五十里，两潮至江下界；又五十里，两潮至白沙溪界，约三十里。一潮至铎锹渡，约四十里；一潮至蒲圻，约七十里；两潮至石马等处入乐清界，此至温之水路也。

温州处浙之边境，东临大洋，其山川之形势与夫防守之机宜，余于《瓯江小记》中已略言之。昨从友人处见《海防营汛图》，假归细读，明如掌上罗纹。窃叹作此者之为有心人也。因篇幅太大，难置行篋中，爰缩临一本。其中地名有二三舛错处，如温溪误作安溪，大渔误大洹，初从其旧，后则询诸土人，方知其误耳。若舆地之方向，营汛之罗布，固未尝轩轻紊乱也。各县四至、计里，书于下方，海中汛地亦以线界之。

按《皇朝中外一统舆图》，温州正东为琉球首里王城之山，北通故城；东北为琉球之大岛、日本之七岛；东南与台湾相峙。台湾今属内地，琉球为日本所并，我中国之守在四裔者，东则以日本为先矣。日本乃三韩古倭国，明季时扰浙边，今幸与中华辑睦，固无远虑。然安而不忘危，此君子之心也。昔马伏波聚米为山，详知敌人形胜，夫岂立谈之倾，而可仓卒而语哉！

光绪五年端阳前一日署温州府海防同知江都郭钟岳绘并识。

附图跋：

温州府治在浙江省之东南，去省一千八十里，东南至福建省八百九十里，东北至台州城四百八十里，西南至福建建宁城八百一十里，西北至处州城三百六十五里，东至海岸九十里。

所属县五，康熙年新设玉环厅，以同知治之，其地则分三县之民实之，雍正七年始定。五县者，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泰顺也。玉环所分之地，永嘉、乐清及台之太平县也。府治永嘉（县）。

永嘉东南至大海一百里，南至瑞安县界二十里为丽塘，由丽塘至瑞安县六十里，西至安溪九十里为处州府青田界，北至桐溪岩头三百里为台州府仙居县界；又南至桐岭三十五里为瑞安界，由界至瑞安六十七里，东北至馆头驿三十里为乐清县界，由界至县五十五里，西北至青田界一百里。

乐清县在府东北八十里，东至海十里，沿海至湖雾一百二十里为台州府太平县界，南至海岸五里，越海至玉环乡南社一百三十里为海洋，西至楠溪桐岭六十里为永嘉县界，自界至县六十里，北至接莆岭为永嘉县界，又北至仙居界一百九十里，自界至仙居县一百九十里，东南至大海十里，西南至永嘉界馆头五十里，东北至黄岩县界一百二十里，自界至县一百二十里，西北至仙居界二百里，自界至仙居县三百八十里。

瑞安县在府南八十里，东至海岸十里，西至龙门山二百里为泰顺县界，自界至泰顺县一百里，南越飞云渡，至平阳界十五里，北至永嘉县界五十二里，东南至海岸二十里，西南至平阳县五十里，西北至处州府青田县三百五十里。

平阳县在府西南一百三十里，东至海岸二十五里，西至箬帽山一百二十里为泰顺界，南至庐屯山二百二十里为福建福宁府界，北至散屿三十五里为瑞安县界，东南至海岸五十里，东北西北至瑞安县均五十里。

泰顺县在府城西南二百九十里,东至瑞安县界一百里,西至福建寿宁县界一十里,至县三百里,南至寿宁县界、福安县均三百里,北至处州府景宁县界一百里,由界至县二百十里,东南至平阳界八十里,西南至瑞安界八十里,东北至处州府青田界一百十里,西北至处州府景宁县一百十里。

【作者简介】

郭钟岳 号外峰,自号天倪子。江苏扬州府江都县人。监生。同治(1862-1874)间任温州司马,光绪间署玉环厅同知,升温州府海防同知。因庚子教案,光绪十九年(1893年)降任代理乐清知县,1901年离温。书法家。工诗词,能鼓琴及刻印。书法各体皆妙。著有《和天倪斋词谱》、《东甌竹词百咏》、《东甌小记》等。



○逸 事○

书张朗湖廉访逸事

袁 枚

公张姓,名坦熊,字男祥,号朗湖,湖北汉阳人。康熙辛卯科举人,发浙江以知县用,后迁至云南按察使,有善政。初知桐庐时,过柴埠,有路死者,颈有重伤,吏请报虎伤掩埋,可免缉凶处分。公曰:“为民父母畏处分而置民命于度外,可乎?”命作验明:贴身布袄有小钞袋扯落。又见尸场有一人在众人颈后,不看尸而专看官,心异之。即唤二役随到树下更衣,公徐步到山凹,谕役云:“场上有一人穿蓝色衣,隐在人颈后瞧我,汝等可访其人平日是否善良,一人来禀,一人仍尾之,勿使逸去。”公再到场验毕,即命装棺。出山五里有一小村,公佯腹痛,要在此寻一寓所。众曰:“有土神庙一间,无门窗,多虎,不可住。”公曰:“用大席拦遮,何害?”即入庙。二役来告曰:“尸场瞧爷者,名郎凤奇,乃分水人,历年来此卖粟,与死者同奸一有夫之妇,事实有之,死则役不知也。”公即带郎凤奇至,问:“汝为何把人谋死?”低声答曰:“没有。”公命锁押再讯。

仍到庙中密谕役曰：“汝寻一间房，要前后各半间，潜窥听他是何言语。”又将其所奸妇人之夫系纵奸者亦带讯，送人凶犯同房。纵奸者见而哭且骂曰：“你为何带累我？”犯人曰：“有我在，不要怕。”房后役闻之，即来告公，公命速带犯人讯。吏曰：“爷教他认了救他性命，不认定行夹死，彼自肯认。”公曰：“万一犯人认了，我如何救他？”吏曰：“此不过诱他认，非真救他也。”公曰：“官长可失信乎？处决之日，何颜对他？况我在桐非止一年，此等之事非止一件，万一又有此事，犯人必曰此官惯骗人，不可真认取死，是此案幸免参处，将来有案仍不能免也。不若平心再鞠。”随赴犯人寓搜寻凶器、银袋不获，即带房主问讯。土民曰：“此是好人，决无同谋之事。”公曰：“此人年逾七旬，原可不问，无如凶器在伊家楼上，止隔一破柴篱，下楼谋命之事，彼安得推为不知？”批其颊。郎凤奇摇手曰：“毋苦此老，犯与死者争奸一妇，故毆杀之。”问：“凶棍何在？”曰：“掷在隔山。”“银袋何在？”云：“藏在谷树皮内。”乃亲往取出，复讯定案。

柴埠报：“船上有少年女尸，验有掌伤，头上一孔石伤。”众民聚看。问其船？号小脚船。问尸何来？众云上游流来。问何处人氏？云不知。公曰：“桐邑妇人好穿大袖。此女袖大，是本邑人，但头脚乾净，是良家女也。面侧有伤，必此妇跪地有人从后批颊提发，故其痕左斜。”问是否船上人，抑是死后送上船者？众云不知。公曰：“此非船上人也，必是楼上住人死后送上船者。”众云何以得知？公曰：“所穿新鞋底有微泥，而针眼黑色，是以知之；若是船上人，新鞋何至有泥？”吏曰：“公言极是。但此船离富阳止一箭远，不如将船一拨顺流而下，免得承招缉凶。”公曰：“作朝廷官，逢凶冤必雪。照如所行，万一邻县再拨往下流，即入海门大洋矣，冤沉海底，我心忍乎？”即命收殓。密谕役将船连夜放至东门盐船帮内，轮流窥看，有何人弄船，即拿来。越五日，头役拿一弄船者来，乃罗礼

房之子也。公询：“汝何得谋死妇人？”其子不服。其父云：“是渠弄船，何得推托？非重刑不招。”公向其子笑曰：“父不为子隐，汝尚何说？”乃供曰：“此船因朋友某托借船买货，我向相识之盐船借与之，借毕尚未送还，故代为收拾，不料即被拿住。”公拘讯借船者，云：“实系借船买货，货完将船缚在江边，送还船主。次早忽闻柴埠有此事，不敢作声，是实。”公将借船之人一并看守，谕头役查缚船之岸上无人家？答云：“有皇甫唐秀才家。”公即差役带讯，嘱云：“同皇甫秀才出门后，众人有何言语？”役敲门往唤，误至一寡妇家。寡妇见役即曰：“此事与我家无干，要问间壁许妈方知。”役诘云：“尔既系间壁，若不早说，定遭连累。”寡妇云：“死者许妈所买少孤之女，因其叔年老无子，将此女配之，阳为弟媳，仍为己用。日前磨腐，此女偷食，许妈打他，喊救于我。谁知许妈平素与我不和，恼他喊我，怕我遮拦，遂取地上石子打去，错打顶心，喊声息而人死矣。见小船泊岸，半夜抬放船中，任他流去，但我不便质他，差头替我代说，替死者申冤。”役飞报，即差拿妇犯与死者之夫，讯明招拟。

公署富阳三日，忽接公文，有典吏金某奸占乳妇，其夫马姓控府一事。公思杭州太守魏公定国正人也，必料得好批，果追取部札责革。其旁另有文书一角，系本府同知某顶详求免。公思魏公不应二三其说，应为改正。商之幕友，友曰：“三年才署一篆，定要开罪本府。似乎不可。”公曰：“稟明何妨。”友色忿然。公曰：“君欺我不能作揭乎？”乃握笔将后详折留，取前批入袖。次日排衙，典吏俱来参谒，各呈扎付公，将金姓吏扎检放案上，取袖内本府前批示之，金战栗而退。次日接待绅士，门子告云：“此地有杨绅者，历任官与交好，每年馈遗数千金，现在赴省，故未来见。”公素知其恶，晒而不答。早堂后，抚军黄叔琳檄公海宁验伤，公退堂，先牒本府云：“金吏不法，坦熊久已访知。不料马氏一案究批先后互异，坦熊

竟遵前批迫扎发落,其后批一角同部扎呈缴。”旋即束装就道。半路见一华舆,彪彪然仆从数十人,疑往来大官,拟即下轿。门子云:“此即本邑杨乡绅。”公曰“是杨六先乎?”门子云:“杨绅已下轿矣。”意欲公出轿行礼。公在轿看书不动,而轿夫业已将轿杆放下,公在轿中呼杨曰:“现在上宪行文传汝赴省,何以反回?”杨惊问:“何事?”公曰:“”不知汝才在省来,何以反来问我?”随谕多役:“好护送杨乡绅交与捕衙,候文起解。”遂至省,先见本府。自思本府定不喜我,然丑新妇终要见公婆,何怯焉!及至府署,名纸投入,则中门大开请进。公曰:“此必怒极,故挪揄我也。”徘徊不前,而旁门已闭,不得已于中门侧身行。魏太守迎至暖阁门,公云:“下属如何敢当。”魏曰:“只管走。”公从宅门趋进,跪曰:“坦熊有罪,太守过谦。”魏笑曰:“君有功无罪。赖君所投一禀,保全老夫颜面,故敬君迎君谢君,不敢以常礼待,非谦也。”坐定细述,乃知马姓又已赴院具控本府批详互异。抚军不信,云:“魏太守贤吏,何得有此。”着将原卷发府。适公所缴金吏之部扎已到,遂加牒送上。抚大喜曰:“果然非魏守原文,同知舞弊。”由此凡杭属州县缺出,魏即力求公兼摄,订成知交。次早见抚军,抚军云:“富阳有一大猾,汝知否?”公曰:“正为大猾求见。”问:“何人?”曰:“杨六先。”抚军曰:“汝署事三日,何以得知?”曰:“桐庐与富阳接界,闻之已久。私收公粮,结交官府,占人妻女,通邑忿怒而不敢发,故路上相逢即擒收监。”抚军连声呼好官,赐饭而出。公回富阳,提六先出狱,通县城乡百姓探听审期,雇船来城争看,男妇千人高声呼曰:“今日遇青天,杨六先果有报应。”初公署富阳,到任时,月选官业已出京,路上病故,改选一官,故得摄篆,两月除此二恶人,以为天意云。

雍正六年公兼摄太平县事,点保长,见王姓者面有凶状,欲惩之。因其人未犯事,强忍而止。未几有讼三分地亩者,即批此保查复。半月不复。公大怒,召至重杖革役。幕友谏曰:“公过矣,三分

地土原不可拘审,查复半月何至杖革?”公心亦悔,曰:“如此性情不可为官。”即日减膳,立意告病。逾月,忽报一妇投水,呈称有县差上门催粮,不知何故自尽。公往验毕无伤,召粮差曰:“汝虽办公,然报呈有催粮二字,汝必有不妥处。”即与小笞,收殓而回。阅半月,忽报某乡雷击死一人。公闻雷击人或背或胸必有天书十余字,未知果否,差闻者往看。大骇归曰:“一雷打出一个奇事,雷击者即爷前所杖责之保长也。渠怀恨爷,适本村夫妇口角,妇气忿死,尸亲索其夫买好棺做斋了事,不必报官。夫已依允。有革保王某献一策曰:‘何不借他尸作一好事,只说催差逼死,张某系署事官,不敢再催,换新官来,约有一年,留此粮项可生利息’众人从之。不料爷验后半月,天忽风雨,雷提革保至相验处击死,岂不是个奇事。”

公迁玉环同知,《环山志》载开垦事,原议本山造城内用土墙,不意观风整俗使某条议必用方石大砖。玉环四面高山,山石粗脆,外洋石又不能运来,当事者忧心如焚。忽起飓风,白日天黑,大雨如注,但闻风声水声树声并龙吼声如洪钟大鸣,屋瓦皆飞,官民相见啼泣。公即开仓赈济,往勘各岙灾伤,见洋岙陡门前忽开小河一道,直通大洋,城石从此运入,因名之曰天开河。

旧史氏曰:余八九岁即闻仁和令张公之贤,及长入都官翰林,与公之子名云者交好,约略闻公政绩。时公方秉臬云南,无由得见,中心钦钦,常想书其善政为后人法,而省记不全,心为纾郁。今年余八十矣,忽在扬州遇其女夫查宜芳,得观公自编行状,乃择其荦荦大者为辑而存之。方知循吏声名,天终不使泯没,而当其时之令行禁止,亦平素之恩威有气焰以取之也。不然,今之从政者无仁心仁闻,而徒悻悻然鹵莽为之,其能皆如其意以成事功哉?盍亦反其本矣。

【作者简介】



袁枚 (1716~1797) 字子才,号简斋。汉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乾嘉时期代表诗人、散文家。倡导“性灵说”,主张直抒胸臆,写出个人的“性情遭际”。为文自成一家,与纪晓岚齐名,时称“南袁北纪”。

袁枚少有才名,擅长诗文,乾隆四年(1739)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七年外调,曾任沭阳、江宁、上元等地知县,推行法制,不避权贵,颇有政绩,得当时总督尹继善的赏识。三十三岁父亡,辞官养母,在江宁(南京)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过了近50年的闲适生活,世称随园先生。晚年游历南方诸名山,与诗友交往。生平喜称人善、奖掖士类,提倡妇女文学,广收女弟子,为当时诗坛所宗。

著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16卷及《补遗》10卷;《新齐谐》24卷及《续新齐谐》10卷;散文,尺牍等30余种。与赵翼、张问陶(船山)并称乾嘉性灵派三大家。

屠成荣传

吕锡时

屠成荣,字瀛洲,西青街人也。生富簪力,性不喜读书,好驰马试剑,有英英古烈丈夫风。平日为人守静默、寡言笑,及接物,蔼如也,与人交,无好为臧否,以是乡里皆贤之。而其至性则又有足多者。少失怙,事其母谨甚,弟昆相友爱,奉其兄如家督,言无不从,事必禀命。兄成华以行伍起家,授职外委。荣亦随兄从事行间,补额外,乃巡哨于楚门之海口。前丙子岁,台州桐树山有贼匪谋啸聚者,上台飭玉环郑参戎会拿贼匪,荣以备员行间,例宜往。至则拔帜先登,直捣贼穴,绝无畏缩状,一时称勇略者,皆无能出其右。今年夏,贼又夜犯楚门,荣以巡哨故,盘詰綦严,贼知迹败将不免,遂挺刃相迎,举发火器,一时受伤者十余人,死者三人,荣独以力斗不敌,亦死之,身受创者几十数处。

嗟夫!吾见夫世之称贵弁者,当国家无事,入则拥高爵食厚禄,植花木以自娱,侑歌觞以为乐,出则乘肥马建大纛,武夫呵前,从者拥后,赫赫然顾盼自雄,意甚得也。顾国家于我厚矣,亦思我职居何地,而不为修幢舰,简军实,预备不虞。又复侵削兵饷以饱私囊,隐报浮额以欺上官,甚至有船无兵,有兵无器,名曰防盗,直犹开门而揖盗也。一旦有事,足缩缩如茧蛄,气如尸居,不复有前日雄武状。及贼退,则复纵谈筹画,逍遥自若,何其智也!又恐事闻,上台谴责立下,饰辞解免,并请练防,岂真为补牢计哉?又将藉为弋利之资耳。吾不知其所谓国家之干城腹心者,果安在乎!若而

人者，所在多有，闻成荣之风，亦可少愧矣。其同里庞君藕汀为余言成荣终始事甚详，属余为之传，余曰：成荣有此，得死所矣，可以传矣。余虽不文，遂不辞，爰笔其事而乐为之传。



刘则言传赞

林芳

刘公讳须鹑，字则言，闽之福鼎人也。祖籍福州，五忠八贤，载在志乘，科甲蝉联，为闽中望族。公始迁玉环，今传五世，子姓繁衍。道光岁乙未，余服闋改官山右，亲诣辞行。时外兄西洲、外弟牧坡二君因家谱告成，以则言公传赞囑余。余览其谱，悉颠末。公祖以白公，于福鼎沙庭开设白成行号，累资巨万。缘海寇虏其胞侄辉谦，罄产以赎之，其笃于亲也有如此。洎公父易谦公，善承父志，迁至点头，贸易有无，旧产复振，仗义疏财，好行善举。曾检得他人欠券数千金，聚而焚旃。尝见一卖菜少年，只身无依，名曰魁者，怜其孤露，抚为螟蛉，留家课读，冀造就之。越数年家计渐蹙，而魁者学虽未成，已习书数，爰代推毂至商船为伙，装货抵宁波，船东见其状貌愧伟，招为赘婿，财产悉俾掌管。魁者不忘所自，逾岁运资返闽，躬亲存问，且欲招公偕往以提携之，公以亲老不忍远离。后易谦公逝世，丧葬毕，束装赴宁。维时玉环初辟，先有堂兄则闻来玉，请帑筑塘。公便道省兄，则闻正在孤立无助，曲意挽留。公念切孔怀，遂家焉。公幼而颖悟，好读书，长尤通晓治体，兼善会计。厅治初设，掌记需才，有司察公练达诚笃，以粮局垦升科务囑公总其成。公自委身公门，日以国计民生为念。所司钱谷，出纳惟谨，丈量开垦，勒弓模于石，以杜争竞。所历东青、古顺等处，则壤成赋罔有畸轻畸重之偏，民咸安之。尔时客民鸠集，报垦纷纷，有乐成誓者严佑仁谓玉环旧隶太平、乐清，其展垦亦为两邑居民起见，而闽、

广无籍之人匪我族类，势难杂处，捏词越控制府。奉批概行驱逐。檄下之日，群情汹汹，遵批则尽弃前功，抗命将激成事变。公见其势难遏，其情可矜，力向有司婉转吁求。当道素器重公，遂以所言达上游，事乃寝。公念刀笔吏终非久计，再三稟辞，始赋退闲。自公承办垦务，兴利除弊次第施行，种种便民可垂久远，迄今感其德者，犹称道不衰。公产丈夫子三，传家忠厚，教子有方。长子表正公韶年冠童子军入泮，公犹及见之。厥后中子表勋公，及孙浩然、超然、魁然、斌然、端然、华然、褒然暨曾孙辈，或明经，或授教，或食饩，增广入庠序成均者累累。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今观刘氏之昌，宜未有艾，其即公累世积德之所致欤！芳情关桑梓，宜托葭莩，懿行所在，耳熟能详，不揣固陋，谨濡毫而记，以志向慕云尔。

赞曰：懿维刘公，孝友足风。八闽望族，系出五忠。累世种德，励行饬好。环山初辟，史典是充。丈量开垦，勒石遣弓。招徕安集，力折瞽矇。客民乐业，不伐厥功。急流勇退，食报令终。贻谦裕后，信砥道盅。兴宗发族，椒聊斯螽。书香代绍，鹏翮腾翥。余庆未艾，遗泽庞鸿。于万斯慎，萑禄来崇。

驱虎记

王 璉

盖闻山林藪泽，不逢不若，猗欤盛哉，非夫休明之世，曷克有此。玉环山孤悬海外，重峦复岭，绵亘七百余里，前此荆棘蒙茸，草木繁繁，狼、豸、豺、虎倚为窟穴，登兹山者，往往不寒而栗。岁丁未四月十月八日，予以协理玉环，再抵西青，忽见猛虎负隅，白额黧斑，厥状狰狞，凌风咆啸。余抚髀厉声曰：“猛兽不速斫，民何以堪命。”麾下举枪围击之，始犹奋猎格斗，不胜阘怒，余鼓众并力搏刺，旋即中枪而毙。更赖圣天子洪福翔洽，惠爱元元；制宪李公轸念海疆膏腴尽辟，以故深要崇箐中有伏匿不出者，亦皆渡港远徙，人尽见之。自是山中晏如，田歌樵唱，遥应崖谷，俾榛莽硗确之区，皆成稔黍桑麻之地。余之书此，亦聊以纪一时之迹耳。

【作者简介】

王 璉 乐清营副将。雍正四年(1726)，奉委协勘玉环山，并拔兵巡查弹压。

○寿 节○

叶节母冯孺人传

林 芳

余读礼家居，茂才叶小若为母索传。余接孟氏芳邻，心钦柏操，耳熟而能详矣。

节母冯孺人，庠生陟南公之胞姊，乃处士金生公之德配也。淑慎端庄，索姻内则，以族从旧戚，遂谐伉俪。孝舅姑，睦妯娌，敬戒无违，闺房琴瑟，称静好焉。于归未三载，处士遭疾，调汤药，割股肉，无所不至，卒不起。吁天号泣，悲恸欲绝。诸姑姊虑其志烈也，昼夜防护之，孺人泣然曰：“余命不辰，祸延良人，复何敢以无益之死为高堂二老戚？倘蒙天眷，俾腹中孕辛获生男，延一脉以报泉下人，死亦瞑目矣。”越数月举一男，即小若，人谓孺人节孝之所致也。

余尝读古史，见所传贞烈妇女，或断鼻毁耳，或投纆赴火，决一旦性命者，未尝不壮其节，以为难继之事。今以孺人较之，更有难焉者。盖誓从终于山海，视生死于等闲，彼有志者亦易易耳。孺

人则上有幡发之亲，下有遗腹之子，奉亲抚字，责不易副。假亦如断鼻毁耳，投纆赴火，拘拘然决一旦性命，志非不烈，而所以善成其志者，犹有遗议也。乃孺人心冰肝雪，境类桓嫠，而勤同独母，纵孤灯夜雨，不无酸心，然未敢出声贻堂上人知。以视古之节烈，其难易不亦彰明较著乎哉。且教子以义方，熊丸获画，慈母不啻严君。至于宴宾供祭，必极其丰，恤孤怜贫，恒过于厚，则又可为吝嗇者风。以故论闾范者，咸啧啧然称之。嗟乎：士生斯世，洁身修行，当途不闻表章，乡间不知评鹭，何可胜道。不意巾幗中有如是芳声！设輶轩采风闻其事于朝，有不为圣天子所表扬、辉映彤管者乎。奈大典未沐于金阙，而淑魄忽坠于银蟾，呜呼哀哉！

孺人卒于道光丁亥年九月三十日巳时，距生于乾隆壬子年七月十三日亥时，春秋三十有六，盖孀居一十五年矣。子小若，庠名佩蘅，蜚声黉序，駉駉有国士风，异日腾骧云路，必旌孺人之节孝焉。爰执笔而为之传。

刘母陈孺人六十寿序

黄体芳

昔汉刘向叙录《列女传》，次贤明于仁智贞顺诸传前，其颂义小序有曰：“咸晓事理，知世纪纲。”称之若是其博，而尊之若是其至，何也？盖世之人或稍稍思振其术业，刻厉自烹而内顾无助，甚且为所牵制而不能自遂其意所欲为者，尝有之矣。以余观古书传，士君子之有志行才能者，其内率有贤妇人焉。非直其身之足以型之也。天之将淑其躬而昌其家，必善为之助，使晓达通，方志同道合，凡所施行，坦然相得，而无几微阻阂于其间。及其行成而名立也，为之助者，亦因以集福厥躬，播誉于后世，理固然也。刘母陈孺人，玉环刘美士公之德配也。公家世绩青箱，幼习举业，屡困有司试，发愤弃去，援例入成均，延师课子弟而躬以治生为务。未几家日起，子弟有声庠序间。公以好义乐施为邑吏民所推重，而孺人则善事舅姑，助公治家，摒挡经营，井井有条理。自舅姑相继逝，逾数年美士公又以病歿，孺人遂独持门户。当是时，哲嗣旅庭巍然能自树立，其三子者，亦以次渐长成成人矣。人之登刘氏堂者，见其诸父昆弟间言笑相得，日以读书修行相砥砺，怡怡无闲言，无以异乎美士公在时也。邑有善举，旅庭辄奉母命倾资输助，无少靳惜。同仁局、育婴会、乡团、义仓之属，吏民相聚议求笃实敏练者司其事，则旅庭必与焉，其亲爱而尊信之又无以异乎其于美士公也。夫人之心乐于循理，而才识长于应事者，世固有之，然寥寥矣。习于其所闻见，遂若循其固然而无难，而人之视之则已极慕焉，以为盛事。

《大戴礼》曰：女者如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孺人能如美士公之教，而又能使旅庭如美士公与孺人之教，古之号为“咸晓事理，知世纪纲”，而以贤明属之者，若孺人无庶其有合也欤！今岁孺人春秋六十，子若孙英妙修谨循其家法。环之庶士景仰徽音，属余为文以寿孺人。余嘉孺人之贤，而又幸余庆之有未艾也。于是乎书。

【作者简介】

黄体芳 字廷芳，居坎门钓舫舫，清道光岁贡生。



潘节母传

陈 燧

坤以妇道兼臣道，不知妇道之难有未与臣道概论者。臣当时事艰危，惟知授命，否则去之而已，若妇道则不然，举按无依，黄口在抱，将摩笄以表其谅乎，抑茹苦含辛以成其志乎？虽龙逢微箕处此，亦戛戛乎其难之，以所闻节母如林太孺人者庶乎可矣。

孺人榴屿世家，归于潘氏，年十八而寡，号泣呼天，誓与同穴，尊章力劝之，得以义生。其无识者或阳为许而阴不韪之。噫嘻，是岂知孺人之志哉！夫孺人不过一妇人耳，继则俨然家督矣。宗祀之延，千钧一发，势几岌岌，悦稍有不慎，破卵随之。孺人竭尽心力，毁体以疗姑病，且抚二子成立，门户日益振，而以礼义世其家，非有可托可寄临节而不可夺者，其能之乎？今孺人已寿终，文孙东屏将以明经筮仕，殆所以报孺人焉。窃闻清霜白敷日，烈而愈明也；孤峰绝嶂，峻而愈秀也；长松巨柏，朴而愈茂也；忠臣节妇，贞而愈寿也。顾忠介遗裔犹有隐匿不出，与流亡而不知姓氏者，独清孺之子孙则无勿昌。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人道也，亦天道也，于孺人何憾乎！

戴节母坊表赞

王 邻

秦有巴妇，怀清台筑；汉有桓嫠，行义传录。柏操诚坚，兰芬不灭，輶轩采幽，棹楔旌节。有戴节母，稟质离瑜，明诗习礼，不栉而儒。瓜年迨吉，桃月于归，文鸾并宿，彩凤双飞。先生二女，遽丧所天，欢谐伉俪，仅得五年。鸾伤破镜，鹤怨离弦，天倾莫补，海阔难填。堂上尊章，思儿泣下，而母孝者，婉言慰藉。容驷门高，冠盖时至，而母贤者，酒食是议。冈头折箸，田园千顷，而母能者，持筹管领。焦邻芻戚，呼寒啼饥，而母慈者，推食解衣。庙貌兴茸，桥路修治，而母惠者，乐助其资。室家之壺，形影相随，谁为之后，幸有比儿。守逾卅载，年届六旬，圣朝旌表，雨露恩深。凡百贞孀，俱宜振励，一矢冰心，流芳百世。

纪李烈妇事

张英风

烈妇梁氏，玉环古城头人李正德之妻也。家甚贫，日以纺绩自勤。道光四年，环山岁大歉。次年春，其夫佣于台之黄邑，家惟妇与姑在焉。萧条四壁，度日维艰。有邻媪胖山嫂者谓妇曰：“桐林春花大稔，二麦登场，日可拾穗斗余，盍与偕往！”媪盖嫁自桐林，因妇有姿，将遣之以为奇货，而妇未之知也。请于姑，遂与同行。至则田原麦尽，心疑媪之给己。然距家已百里，仓猝未能遽反，不得已，投宿于双屿之林嫂家。林亦媪党也。次日，随媪乞食，途遇一人，媪与之私语，妇微闻其将囑以鬻己者，跪而求之哀，其人遽去。逾夕，有壮少五人来诱妇，妇坚拒之。又纳妇钱，妇掷之于地，且詈骂焉。恶少既散，媪佯为慰劝，妇饮泣终宵，誓不欲生。天甫明，即启户出，投于河。媪疑其逃归也，乃迹之于其家。适一恶少渡河，见河泊一桴，桴旁一尸僵立，谛视之妇也。大骇，归而谋诸其党，思所以灭其迹者。夜以瓮系尸腰贮石其中，将载而沉诸外海。至大门，则风雨交作，遽委之。大门水深流急，直趋外洋，意其不沉璧于渊，亦必随鸥而去矣。亡何一物冲舟过，则尸竟逆流而上，刺以篙不能及，听其随波飘荡，无可如何。比晓，有舟自陡门港来者，见尸浮水滨，将为之醮钱以殡。恶少闻之，疑其为妇尸，潜往窥之，尸果在焉。是夜，与其党携锄揭畚将往葬之，则又寻觅不得。次早，前之舟中人来，出其尸，见身系瓮索，错愕不知所为。时其弟适与媪偕至，弟知妇之有冤也，向媪穷诘之，始泄恶少之事。既而其母亦至，恶少赂

之金以求寝其事，遂殓妇于棺。旬余，其夫自黄邑归，号泣而鸣诸官。恶少闻风避匿，拘之未尽获，即所获亦未得其情。由是辗转上诉，事终不直，而妇冤以沉。呜呼！以妇之轻信人言，致为引诱，因而自危其身，亦似咎由自取；然事因饥寒所迫，且将得升斗以奉其姑，情固可悯，志更堪嘉，至于愤不顾身，毅然自尽，则又非烈而何？惜乎遗恨重泉，终含冤而莫白也。悲夫！

【作者简介】

张英风 字海甸。居十六都桐林南山（现属沙门）。清道光岁贡生。性敏而勤学，制艺简练，揣摩屡试冠军。秋闱历荐不第，以授徒终其身。曾捐建凤鸣书院。



